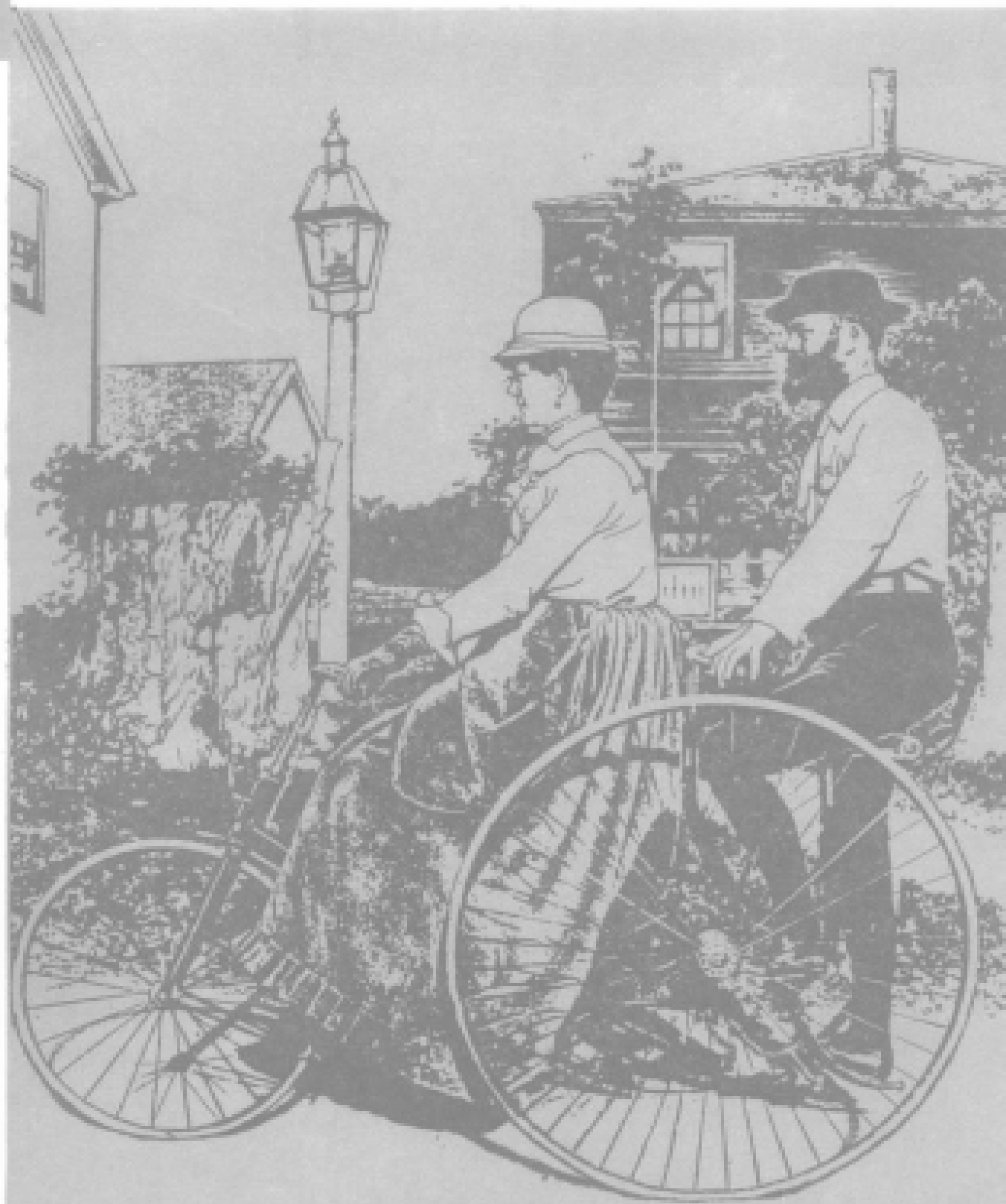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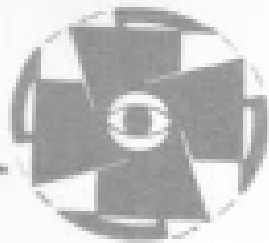
张德彝

欧美环游记(再述奇)

· 同治五年随蒲安臣志刚巡回出使欧美的见闻 ·



K919/14



走向世界丛书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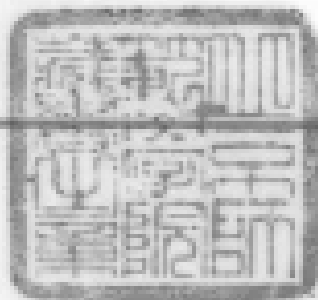


20829940

张 德 彝

欧美环游记〔再述奇〕

左步青点 米江农校



湖南人民出版社

829940

张 德 彝
欧美环游记〔再述奇〕

责任编辑：钟叔河

装帧设计：易 地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45,000 印张：7.75 印数：1—21,300

统一书号：11109·192 定价：(平装)0.72元 (简装精装)0.95元



上图：张德彝像，从使团官员合影中翻拍。（封面图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自行车。）

| | |
|---|---|
| 目 | 录 |
|---|---|

25.5.15

《走向世界丛书》总序..... 1

·文与其人·

一个同文馆学生的观察

——张德彝的《再述奇(欧美环游记)》.....钟叔河· 5

欧美环游记(再述奇)..... 张德彝· 21

叙(钟骏声).....21

自序.....23

经日本东渡记.....25

同治六年十二月.....25

同治七年正月.....29

同治七年二月.....32

同治七年三月.....44

合众国游记.....45

同治七年三月.....45

| | |
|--------------|-----|
| 同治七年四月 | 53 |
| 同治七年闰四月 | 60 |
| 同治七年五月 | 74 |
| 同治七年六月 | 84 |
| 同治七年七月 | 99 |
| 同治七年八月 | 110 |
| 英吉利游记 | 111 |
| 同治七年八月 | 111 |
| 同治七年九月 | 118 |
| 同治七年十月 | 129 |
| 同治七年十一月 | 138 |
| 法郎西游记 | 144 |
| 同治七年十一月 | 144 |
| 同治七年十二月 | 148 |
| 同治八年正月 | 160 |
| 同治八年二月 | 177 |
| 同治八年三月 | 185 |
| 同治八年四月 | 192 |
| 同治八年五月 | 206 |
| 同治八年六月 | 216 |
| 同治八年七月 | 223 |
| 归程记 | 227 |
| 同治八年七月 | 227 |
| 同治八年八月 | 227 |

• 图片 •

-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自行车.....(封面)
张德彝像(1868年).....(扉页)
1868年初使泰西之中国使团.....(插页)
《再述奇》稿本书名页及首页.....(插页)

总 序

人们常说，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rapidly shrinking world）。在电视卫星、激光通信和波音747时代，地球上各个部分之间的距离，好象越来越短；各国人民的互相接触和交流，也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

可是，仅仅在几代人以前，“异国”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古代欧洲人说，中国用小米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五年虫肚子胀裂开，就从里面取出丝来（波桑尼阿《希腊纪事》Ⅷ.ⅩⅩⅧ.6—9）。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西方有一种羊羔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脐带还连着大地（《旧唐书·西戎传》拂菻一节，清代康熙朝御制《渊鉴类函·边塞部九》）。这类“海外奇谈”，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过去上千年中，却一直被当作可靠的知识，记载在欧洲和中国的史书上。由此可见，人类文明的发展，确实是经历了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

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

活，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象纪念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一样，历史将永远铭记着张骞、玄奘、鉴真、郑和、马哥波罗、哥伦布等不朽的名字。可以这样说：一个国家和民族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往往也就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原始森林里徘徊。而自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中国却渐渐地落后了。在西欧（后来还有美国和日本）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后，中国还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范文澜称林则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林则徐首当其冲。他亲身感到世界在缩小，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把外国隔开了。

封建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内中国而外夷狄”的精神世界里闭锁了许多年。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顽固守旧派的办法是学鸵鸟，象慈禧太后的大学士徐桐那样，见到“洋人”就“以扇蔽面”。庚子年间他焚香跪请骊山老母下凡来“杀尽洋人”，结果骊山老母没有下凡，自己的命却送掉了。林则徐、魏源等则不同，他们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那就是：学习外国的长处，来对付外国的侵略。要学习，先得了解。于是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编了《海国图志》。虽然他们没有亲自出国去考察，书的材料靠

间接收集而来，难免有许多谬误。但无论如何，地里长羊羔之类的神话毕竟是逐步让位给常识了。

林则徐、魏源之后，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闭锁的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游历和出使。容闳1847年留学美国，斌椿、张德彝等1866年游历欧洲，志刚、孙家谷1868年出使泰西，这是最早的。出国的人数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而去的政府官员，但一去就不会不接触近(现)代的科学文化、政治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产生影响。

《走向世界丛书》专收早期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关于外国的记述。“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除了这一派人物的作品之外，有的人主观上虽不怎么追求进步，但所处地位重要，写的书又有历史价值和文学兴味，丛书也酌予收录，以饷读者。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方国家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先进，确实值得中国人学习。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总是要压迫剥削比他们落后的民族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触西方，既有一个如何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又有一个怎样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错误的。对于某些作品中流露的这类观点，我们将在“文与其人”专栏文章中，适当地作些分析，请读者

注意。

“洋为中用”是我们今天的主张，也是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也是“洋为中用”吗？当然，随着接触和认识的深入，人们慢慢地看出：仅仅学一点“长技”，搞一点坚船利炮，还是不行的。“要救国，只有维新”；维新行不通，就只有革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在1878年出国以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才立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

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代后期的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但是，世界的发展越来越快，我们的经济、科学和文化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这就必须继续打开眼界，走向世界。打开眼界以后，还要学会分析，分清好的和坏的。一切好的东西，要“拿来”为我所用；一切有害的东西，要实行抵制和预防。在这方面，前人的观察和体会，有一些也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谨将这套小小的丛书，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学、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希望它能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是为序。

编者

一九八〇年七月

文 与 其 人

一个同文馆学生的观察

——张德彝的《再述奇(欧美环游记)》

· 钟叔河 ·

本书为张德彝一生所写八种海外述奇(游记)的第二种,原稿题名《再述奇》,叙述他于同治七、八年间(1868—1869)随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使团出国的见闻。

蒲安臣使团先经日本到美国,然后过大西洋到欧洲。在欧洲历经英法两国后,张德彝因故提前回国。他出地中海,过印度洋入南海,正好自西徂东环游世界一周,行踪则主要在欧美。因为《再述奇》、《三述奇》……等书名,不能反映书的内容,所以在收入《走向世界丛书》时,另外给本

书取了个名字，叫做《欧美环游记》。

蒲安臣使团成员留下的记述，现在所知道的，还有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和孙家谷的《使西书略》，都已收入本丛书。志、孙二人为皇帝特派的“钦差”，所记多系外事活动和政治经济方面的情形。张德彝则为随同出国的同文馆学生，出国期间还曾在伦敦进私立学馆读书；他主要是从青年人的角度看外国的社会和文化，其记述是别具一格的。

洋务运动的产物

张德彝（1847—1919）的八部海外游记是：

《航海述奇》四卷：记同治五年（1866）随赫德（Robert Hart）、斌椿游历欧洲。

《再述奇》六卷，即《欧美环游记》。

《三述奇》八卷：即《随使法国记》，记同治九年至十一年（1870—1872）随崇厚出使法国。

《四述奇》十六卷：即《随使英俄记》，记光绪二年（1876）随郭嵩焘到伦敦使馆任翻译，直至光绪六年（1880）归国，其间1878—1879并曾奉调随崇厚赴俄。

《五述奇》十二卷：即《随使德国记》，记光绪十三年（1887）随洪钧到柏林使馆任随员，至十六年（1890）回国。

《六述奇》十二卷：即《再使英伦记》，记光绪二十二年（1896）随罗丰禄到伦敦使馆任参赞，至二十六年（1900）回国。

《七述奇》：稿佚，当系记光绪二十七年（1901）随那桐

到东京使馆任参赞事。

《八述奇》二十卷：即《使欧回忆录》，叙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1902—1906）起任出使英国大臣，及其间专使日斯巴尼亚（西班牙）和瑞士等国之经历。

这八部游记叙述了张德彝自己一生中八次出国的情形。从同文馆学生到出使大臣，张德彝的一生是职业外交官的一生，也可以说是和清季外交活动相始终。两百万字的述奇，记录了中西交往史上许多有趣的细节，同时也反映了在洋务运动中出现的第一代“向西方学习”的人走向世界时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

张德彝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62年（同治元年）创办的同文馆的第一批十个学生之一。经过三年学习后，他和另外两个学生被选派到欧洲游历，目的是让他们“增广见闻，有裨学业”。游历回来不到一年半，志刚和孙家谷参加蒲安臣使团出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决定“应带同文馆熟悉西文西语学生一二名作为通事”，张德彝又被选上，这当然是因为他学习成绩比较优良，同时又曾经出国的缘故。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同文馆，都是洋务运动的产物。过去清廷把外国看作藩属，外事活动由“理藩院”管。在打了败仗之后，皇帝却还要求英、法等国的使节行“朝贡”之礼，向自己跪拜。咸丰见美国国书以平等相称，居然在上面批道：“夜郎自大，不觉可笑。”

这种对世界形势的盲目无知，从咸丰的父辈和祖辈起就是如此。1820年，嘉庆皇帝在谈到英国时说：“天朝臣服

中外，夷夏来宾。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并论！”而当1840年英军打进大门来时，道光皇帝要臣下“查明”的是：“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可见，对于这些“蕞尔夷邦”究竟“蕞尔”到什么样子，万岁们是一点也不知道的。

在西方新兴的资本主义面前，腐朽颓废的封建皇朝已经一败涂地，而统治者和士大夫们却还撑起“天朝臣服中外”的臭架子，抓着“用夏变夷”的破烂精神武器不放手，硬是不肯睁开眼睛看现实的世界，硬是不肯使自己的脑筋适应变化了的情况，真正“可笑”的正是这里。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进了北京。“洋务派”首脑恭亲王奕訢在奏折中分析了究竟应该用“剿”（战争）还是用“抚”（外交）的办法来对付外国的问题，他的意见是：

窃谓大沽未败以前，其时可剿而亦可抚；大沽既败而后，其时能抚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战守一无足恃，则剿亦害，抚亦害。就两者轻重论之，不得不权宜办理，以救目前之急。

如何“权宜办理”呢？他认为外国“志在通商”，“并不利我土地人民”，而中国“餽竭兵疲”，实在无力开战，所以只能“抚”：“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于是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和外国打交道的工作，同时负责推行学习西方的“技艺奇器”。

总理衙门的设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洋务派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派别。他们办洋务，主观上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封建统治，而不是为了削弱它。奕訢在奏折中就明明把太平军和捻军视为“心腹之害”，提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政策。因此，洋务派的一切设施，无不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他们办的同文馆，以及同文馆培养出来的张德彝等人，也莫不如此。

同文馆出来的人

1861年建立的总理衙门，在第二年就办起了同文馆，想用它来培养办洋务的人材。这个目的，一部分实现了，大部分则未能实现。

洋务派办同文馆的第一个目的是造就翻译人员。李鸿章说：

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言语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翰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外国公使、领事均有译员，而中国唯有通事传语，其人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价目与俚浅文理。

李鸿章所指的，就是在西方的商人、教士东来后，在澳门、香港、广州、上海等处通商口岸上最早出现的买办、西崽之流。这些人流品甚杂，格调不高，不仅不通西洋文化，也不通中国文化。曾纪泽出使前奏对时便说：“通事、刚八

渡^①等人，大半惟利是图，断无忠贞之悃，臣不敢轻易携带”。培养通晓外国语文的“官员绅士”，这时便成了当务之急。

奕訢在前述奏折中说：“与外国交涉事情，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能望其妥协？”于是，请“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学习英、佛、米^②三国文字语言，……如能纯熟，即奏请给以优奖。”这就是翌年开办同文馆的缘起。

同文馆开办时只招到满族少年十名，张德彝（当时叫德明）便是其中之一，由懂中文的英国牧师包尔腾教英文，称为英文馆（班）。第二年增开法文馆、俄文馆。本来洋务派的目的不限于传习外文，还想逐步扩大同文馆的教学规模，把“西学”的各项内容都包括进去。1867年（同治五年），奕訢等奏请增开天文算学馆，招取满汉举人、贡生“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岁以外者”，以及“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愿入馆学习者”，并要求翰林院的编修、检讨、庶吉士等也参加学习，讨论新学。这个对传统知识分子和年轻官员进行近代科学技术训练的计划如能实现，无疑会对学习西方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顽固守旧派对此表示坚决反对，终于使洋务派的想法落了空。

围绕着同文馆要不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员入馆学习天文

①刚八渡：Comprador，即买办。
②英、佛、米：即英、法、美三
国，其实美国使用的也是英文。

算学这件事的争论，实质上是中国近代史上关于要不要学习西方的第一次大辩论。洋务派的主要论点是：

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查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利，互相师法，制作日新。东洋日本，近亦遣人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造轮船张本，不数年亦必有成。……独中国狃于困循旧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遂可雪其耻乎？

道理虽然很对，无奈这时还是戊戌变法前三十年，封建士大夫阶层的主体，还远没有睁开眼睛看世界。西洋、东洋的情形，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团漆黑。他们跟曾纪泽在《文法举隅》序文中说的那样：“守其所已知，拒其所未闻，若曰，事非先圣昔贤之所论述，物非六经典籍之所纪载，学者不得过而问焉”。他们无法从道理上驳倒洋务派，叨叨不绝的无非是：“文崇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词馆曹郎，皆以下乔迁谷为耻”这一套滥调。然而，他们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作靠山，有强大的社会舆论作后盾。据翁同龢日记所载：

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办同文馆一事，……京师口语藉藉。或贴纸于门前，以俚语笑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结果，顽固派于凌臣得意扬扬地宣称：“天文算学招收正途人员，数月于兹。众论纷争，日胜一日。或一省中并无一

人愿考者，或一省中仅有一二愿考者。一有其人，即为同乡同列所不耻。”奕訢也不得不承认：“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至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遂无复有投考者。”

把同文馆办成西式学堂的计划夭折了。同文馆这棵“西学”的幼苗，插在排斥它的封建主义土壤里，被顽固守旧气氛笼罩着，自然无法长成郁郁葱葱的大树，结出繁茂硕大的果实。它虽然保留了教授外国语文这一功能，后来并且还陆续开设了一些自然科学课程，但历任总管、专管大臣和提调多是腐败的封建官僚，他们贪污公款，勒索学生，而置校务于不问。学生在馆三年，大考后保授八、九品官衔，如果真要做官，还得学习八股时文、封建糟粕。光绪九年有个叫陈锦的官员揭露同文馆的弊端说：“开馆多年，而通晓洋文、汉文者寥寥无几，殊属有名鲜实”。学生与主持馆务的官僚教习“讲联络者，试则前茅也，食则全俸也，叩以算学则茫然无知也。其不讲联络者，虽文理优长，名次概行列后。”

因此，同文馆从1862开办到1901并入京师大学堂近四十年中，并没有造就出象严复那样真正通西学的优秀人物，最多也就是为总理衙门培养了一些懂外语、办外事的人员。张德彝还要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因为他不仅在外交界一步一步做到了出使大臣，而且在地位相当的二十多位前后同学中，唯有他留下了二百来万字海外述奇，为后人提供了研究清季中西交往的丰富史料。

“犹抱琵琶半遮面”

洋务派的历史，说明了一个道理：在不允许触动封建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官僚机构的条件下，想要建立起新的经济和文化，那是徒劳的。同文馆就是一个例子。

张德彝的一生和同文馆密切相关。他十五岁进同文馆，就靠馆里发给的银两养家。考得八品官衔后，随赫德、蒲安臣两次去西洋，他的身份仍然是同文馆学生。以后总理衙门派他出国，奏保官衔，也一直把他看作是同文馆的人。从1884年起，他又回到同文馆充任英文副教习（教习是英国人）。1890年从柏林返国后，他担任了总理衙门英文正翻译官，1891年冬又当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都没有离开同文馆。1895年（光绪乙未年）他替自己为同文馆编的英语语法书《英文话规》做序说：“使学者豁然贯通，了如指掌，庶不负余之在馆三十四年也。”可见他自己也很看重“在馆三十四年”的历史。

可以说，如果没有同文馆，就没有张德彝的一生，也就没有这二百万字的海外游记。

同文馆的两重性，一方面在讲习西方语言文化等新学，另一方面还是封建气味十分浓厚的旧人，在张德彝这一本游记中也有所表现。他一方面津津有味地记述了在美国和欧洲接触的新文化、新生活，另一方面却又念念不忘自己是一个封建士大夫或准封建士大夫，不断发表一些散发着封建气味的议论。

因为张德彝是一个懂得英语的青年学生，他同外国社会上各方面人的接触交往，远远超过其他早期出国的官员。初到纽约时，在一处游人会上，他就和二十多位曾经旅行东方的美国人作了交谈。在华盛顿，他又到过旅馆对门麦汉家，以及三德兰、魏廉、陶达等美国朋友家作客，和美国青年们讨论过地球上的寒暑四季，和青年旅行家阿丹谈过写旅行记的问题，并访问了男子学校和女子学校。到伦敦后，他接触过七十多岁的贵族、著名的诗人、大主教夫人、开业医生、饭店男女仆役，并应邀参加过教堂集会和人家婚礼。有一次“忽遇二哑人，指手延入其室”，他也因“曾习西洋手谈哑文，以指代字，遂与交谈甚得”。

在伦敦，他还曾在海大圈（海德公园）北柏灵坦街一家私人学馆进修了一段时期。这位英国教师除了张德彝外，还收了六个英国学生。张德彝在那里，“一切起居饮食，与他生徒等”。为了帮助张德彝熟悉英国生活、掌握英国语文，英国教师经常带他参加社交活动，参观博物馆和公园，听音乐会，听说书，听故事会。如同治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卫溪班堂内听书，“所说者皆名人诗词小说，声音洪亮，字句清楚，能肖男女口音，一切喜怒歌泣，曲尽其情”。十一月初四日至西敏德大学院中观剧，“剧文系古拉丁国语，因本院生徒学习拉丁文字，一年有成，借演剧以炫其能”。

到巴黎后，他的接触面更广，包括了教师、商人、职员、新闻记者、美国游客、英国牙医、意大利画家、奥地利妇女等各色人物。有一次他和几位侨胞在巴黎大街上，

和一些不同国籍的青年人交谈，同时使用法语、英语、俄语、华语和拉丁语，“五国言语，互为翻译”。还有一次，“往蒲钦宪之友高安家少叙，座中有合众国之霍格、巴柏尔、佛福斯，英国之周安、阿立蒂格，法国之祖威、倭尔得等男女共十余人，彼此谈饮甚欢”。他因而发表感想道：世界各国之人，“衣服虽诡异，而喜则亦喜，忧则亦忧，情无或异；风俗虽不同，而好则皆好，恶则皆恶，性实大同。……固遐迩一体，天下一家矣！”

对于他广泛接触的西方社会和文化，张德彝的观察是比较细致的，记述也颇详尽具体。但由于他思想认识上的两重性，他对事物的评价往往充满着矛盾。明明事实证明了资本主义文明对于封建制度的优越性，他却往往从封建的观念出发，对某些新事物吹毛求疵，加以指摘。

举几个例子：

欧美人居处很讲清洁卫生，“虽浴室净房，每日必勤加洗涤”，这一点给张德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对于欧美人“将新闻纸及书札等字，看毕即弃诸粪壤，且用以拭秽，未知敬惜”，却大为不满，发了一通牢骚。其实所谓“敬惜字纸”，不过是封建社会把文字神秘化的一种反映。我们今天不也有将字纸“看毕即弃诸粪壤”，甚至“用以拭秽”的情况吗？

在纽约“十四条胡同”（十四号街）参观男子小学，“十三条胡同”参观女子小学后，张德彝对美国学校“弦歌诵读，绝少佻达之风”颇有好感。但当两所学校请他发表讲

话时，他却向学生大谈“忠孝节义”，“宣讲中国圣教”。虽然据他自己说，“诸生似有领悟”；但我们想，美国的“幼童幼女六七岁初学者”，恐怕是难于“领悟”“忠孝节义”之类的“中国圣教”的。

更可笑的是，他在巴黎见到早期的避孕套，“闻外国人有恐生子女为累者，乃买一种皮套或绸套，贯于阳具之上，虽极倒凤颠鸾而一雏不卵。”这和他前年在《航海述奇》中所记的“英国衣”、“法国信”，都是中国关于西洋避孕器具最早的知识，在科技史上自有其价值。可是接下去却又是一通议论：“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位刚满二十岁的小青年，对“无后”、“斩嗣”如此诚惶诚恐，不免使我们感到滑稽。其实，这也不过是封建宗法思想的一种自然流露罢了。

“犹抱琵琶半遮面”。饱受封建意识薰染的张德彝，1868—1869年走向世界时，正是这样一副神态。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话虽如此说，张德彝毕竟远远不同于同治年间的一般读书人。他毕竟学会了外语，又有机会首次到美国、二次到欧洲，直接接触到一种新的生活、一个新的世界。封建思想体系这面“琵琶”，早已断弦折板，弹不出有生命力的曲调，也遮不住中国读书人的眼睛了。尽管张德彝头脑里盘踞着那么多“敬惜字纸”之类的陈腐观念，新鲜事物却

一件接着一件跳进他的眼帘，印入他的脑海。这部《再述奇》，在记录新事物，新印象方面，大大超过了《航海述奇》。它保存了许多中外交往的宝贵史料，大部分是除它以外再不见于其他著录的。现略分几个方面，举例如下：

（一）关于文化交流方面。如同治七年二月在日本，见税关二年轻日人读《桐叶封弟辨》。又同船日本医生能作汉诗，“殊清雅可喜”。双方语言不通，但可用古汉语笔谈。“询伊曾到中土否？伊云：‘有志未逮，以阮囊羞涩故耳。’”他们将带的橘子赠送日人，而日人不识。又如七月十八日在纽约藏书阁，见有英译《康熙字典》、《汉英合璧字汇》，又有《中华风土记》二册，“图画精细，注解详明，如拜佛诵经，婚嫁宴会，耕樵歌唱，以及儿童玩具，靡不完备”。八月初七日在伦敦，见到一种中文报纸名《飞龙报》，内容有“国事人情、地图景致”和广告，“镂版细致，刷印精工，而文法不甚佳，盖耗通笔墨者所撰也”。同治八年六月初二日在巴黎，见侯爵德理文家中收藏中文图书甚多，并“延川省李某为记室”，将《离骚》、《原道》翻译成法文。前一日在巴黎观剧名《茶花儿》，“男女装饰如粤人，屋宇器皿亦如粤式”。作者本人曾注意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英、中日文法，并系统介绍标点符号的用法。据我所知，要算是最早的了。此外，出于青年人对体育、游艺的特别爱好，书中还以不少篇幅介绍了技巧运动、游泳和儿童游戏，这在体育史上也是颇有意义的。

（二）关于国家关系和友好往来方面。如同治七年四月十二日，在美国国务卿徐尔德家，见到和硕恭亲王（奕訢）

和总理衙门各大臣的照像和各国国王、王后的照像悬挂在一起。七月初三日使团到达波士顿时，一路皆插美国花旗和中国黄旗，美国人民“免冠摇巾、击掌飞花，口呼‘贺来’。有举中国雨伞者，有摇中土绣花绸缎者，有铺红被列烟具瓷盘于窗下者，有戴中土秋帽者。总之，凡有些须华物，无不炫之。沿途人多，竟有骑墙跨脊，攀树登梯者。”翌日“通城商贾工匠，入堂参谒中国钦差。钦差立于正面台上，台之左右有阶，左升右降。先见者班、韦二总督，……自巳至未，升台谒见者已有五千余人，而台下立待者仍不减少。”五月初八日在纽约一家香水厂，见到准备运销中国的香水，瓶上粘有红纸，印着中文金字三行：“孖梨烟林文付流梨地·上品花露水发客·奴约林文烟监制”。第三行的“奴约”即纽约。这和后来巴黎钟表厂、皮鞋厂请求中国钦差发给执照，“命为供奉中国官表局”、“命为供奉中国官靴局”一样，都是中外贸易史上的珍贵资料。此外，书中还记载了不少海外华人的情况，如在波士顿开茶铺已娶美妇的粤人王阿秀，来美七年“学习传教”的中国教士，在巴黎经营中日货物致富的宁波人王承荣，“以笔度日”、通拉丁文的四川人郭怀仁，替法国人当书记的山西人丁敦龄，在欧洲各国表演杂技的浙江人田阿喜等等。

(三)关于外国的珍贵史料。如同治六年二月初到日本时，听华侨介绍日本情况说：“刻下市镇萧条，商贾裹足；缘日本各郡土王贰于大君，因而彼此鏖兵，……”记的就是1866—1867年日本“尊王”各藩反对幕府的战争。四月

十四日在美国国务卿徐尔德家，听徐尔德谈三年前他陪林肯总统观剧，目睹林肯遇刺，自己下颏受伤，在家养伤时又一次遇刺脱险的情形。七月二十日记美国“分尊卑党”与“平行党”竞选总统，“‘平行’者欲举二人，一名戈兰达，一名寇法斯；‘分尊卑’者欲举二人，一名希墨，一名布蕾。”这恐怕是美国两党最早的中文译名。又如同治七年五月初二日在巴黎记，“闻昨晚亥刻，马达兰大街有贫民二百餘名，齐声歌唱，喧哗作乱。……官兵前往弹压，被伤损者六七人，拆毁商铺、气灯若干。……”初六日又记：“闻悍民作乱，连日被获者九百餘名，皆押入提督署内。……官兵于各街巷阻止行人，约以三通鼓后，如有逗留不散，无论良莠，尽皆拿获。”这就是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前三年，中国人见到的巴黎城内的紧张局面。

（四）关于泰西的“奇器”和“技艺”，始终是洋务派注意的重点，张德彝对此也津津乐道。如同治七年六月十三日起，在纽约参观各种生产事业：印刷厂“列火机四架，每架中一大轮，外绕六小轮，形似菊花。大轮敷墨，小轮置板，自刷自印，自行叠折而送出。在上者一人送纸，在下者一人接纸而已。一时可印二万餘张，每日得十万，得洋银五千圆”。毛织厂“自洗绒至烙毡，皆用火机”，“纺线以一手可纺六十餘条，极轻快”。农田机器，“有割谷器如车”，“车随行，则所割者自然成束而遗于地”，“打麦器形若巨箱，内含齿轮皮带”，“皮带随齿轮而转，自然粒出于左，而流入于仓矣。槌净壳飞，各有所在，精巧之至”。此外

如看显微幻灯，“蚊虫睛大如轮，六角形，花纹甚匀”；看化学实验，“以水气与生气和，……以火燃之，则轰声如爆竹”；看产科手术，“刀割其腹，以钳出其衣包，……以钢针银线缝之”。所有这些，都使作者大开了眼界。

总括起来看，张德彝认识上的矛盾，确实妨碍了他在走向世界中接受新思想的洗礼，但是却没有妨碍他对新事物进行观察和作出记录。《再述奇》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记述了中外交往史上许多有趣的事实，而且也在于它生动地反映了象张德彝这样的一个人，即使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只要他被历史潮流卷上了走向世界的道路，也就不可能不承认新的、多样化的世界确实是客观存在这样一个事实。“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就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明：由闭关自守到实行开放，是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本书完全按张氏本宅藏稿校点排印。对个别校点者认为是错了的字作了改正，但仍将原字保留在方括弧里。稿本原分六卷，现在改按旅程分为五篇，但仍然在原来各卷终处注明，以存原貌。

扉页前的张德彝像，系从蒲安臣使团人员合影中放大的，正是他这次旅行时的面目。

作者的后人、石家庄市第十五中学教师张祖铭同志，对于本书的出版很高兴地表示支持，特在此附致谢意。

欧美环游记

叙

大海之中，有须弥山焉。入水出水，各八万四千由旬，其去地亦四千由旬。顶为阿耨达池，水四分环之，绕大海而流。东弗于逮洲、西瞿邪尼洲、北郁单越洲、南阎浮提洲^①也。大洲四，小洲八万四千。然则四海之大，曷有既乎？“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非不论也，罕见故也。在初氏屡奉使涉重洋，大都为瞿邪尼之地，每役必手记之。曩尝读其初编，兹又介同年李苟洲驾部以二、三编见示，且囑为之叙。予惟中土正气也，海外馀气也。集中所述各

^①东弗于逮洲等：这些都是印度佛经中的地名，又称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北俱芦洲、南瞻部洲，此处借指亚、欧等洲。

国风土人情与一切怪怪奇奇，均得之目睹。然古所称奇肱、长股、无肠、聂耳，概未之见，何也？天体圆广，周六亿十万七百二十五步，大地厚四十八万由旬，其水轮厚六十万由旬。昔人云：“昆仑中气蕴焉，犹人之脐为海也。”海外诸洲，其肢节乎？本大而末小，内重而外轻，是之谓固。闻在初氏将又随使泰西各国，其详究政刑之大纲，典其强弱得失之故，著为四编，余更将读而称之。

仁和钟骏声

自序

天下土宇，分五大洲，邦国数百，人百亿兆，风土人情之迥殊，衣服饮食之异宜，隔海离山，距我朝率千万里，欲遍览焉固难；况遍览焉出于一人，不更难哉？前寰海诸书，固已言之甚悉，但所言徵实者，不过十之二三。德明两次奉命随使航海，东西绕地一匝，计里十馀万，历国十有三，即耳目见闻，择前述之未备者日记一二。凡事徵实，不厌其赘，非敢率尔操觚，亦茶前酒后聊持此破睡魔云尔。

同治壬申仲夏铁岭德明在初氏叙于述奇馆

经日本东渡记

大清同治六年^①丁卯十一月初二日，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派花翎、二品顶戴、前任贵州石阡府知府、记名海关道、镶蓝旗满洲志刚（克庵），花翎、二品顶戴、礼部主客清吏司郎中、安徽凤阳府寿州孙家谷（稼生），员外郎衔、候补主事、使团成员同文馆英馆八品官、正黄旗蒙古凤仪（夔九）、镶黄旗汉军德明（在初），主事衔、同文馆俄馆八品官、正蓝旗汉军塔克什讷（木庵）、镶蓝旗汉军桂荣（冬卿），主事衔、同文馆法馆九品官、正蓝旗蒙古廷俊（辅臣）、镶白旗汉军联芳（春卿）；供事二员，前任兵马司吏目、安徽徽州府祁门县庄椿龄（松如），同知衔、以知县用、江苏苏州府吴县亢廷镛（砚农）；医官一员，候选从九品、江苏常州宜兴县邹宗灏（秋帆）；武弁二员，千总果庆瑞，把总雷炳文等；同

^①同治六年，1867年。

原任合众国正公使、改授中国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蒲安臣，暨左协理、英国翻译官柏卓安，右协理、九江副税务司法人德善等，前往合众国及欧罗巴各国，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奉旨：依议。是年十有二月初旬，治理行装。蒲大臣、德协理均约待于沪。柏协理约于本月十四、五日会于涿郡。

丁卯冬月
十一出京

十一日庚寅，晴。巳刻在署齐集，午正登车，道出崇文门、广德门，过肥城、芦沟桥，行三十五里，酉正抵长新(辛)店宿。

十二日辛卯，晴。早，家兄永修饯别回都。巳刻，阴。午正起程，行二十五里，申初至良乡县宿。入夜大雪。

十三日壬辰，仍雪。卯正起程，一路粉琢银堆，不减灞桥风景。行五十里，至窦店早尖。午初雪止，渡琉璃河，四十里，申正抵涿州，宿临郡。过三长桥，仰见“千间大庇”、“皇洞风清”匾额，“日边冲要无双地，天下繁难第一州”楹帖。

十四日癸巳，阴晴不定。因候柏协理，仍住涿州。地为汉昭烈帝、张桓侯故里，井庙咸在，英风飒飒，父老犹称道弗衰。晚，冻云遮月，盂水结冰，相与围炉，谈至烛尽。

十五日甲午，晴。大风号木，败叶击窗。午后风止，稍暖。申初，柏协理至。入夜微阴。

鸡声茅店

十六日乙未，晴。寅初起程，诵“鸡声茅店”一联，情景逼肖。行六十里，至新城县早尖。又行七十里，至雄县宿。

十七日丙申，晴。寅初起程，行六十里，至任邱县早

尖。又行六十里，至河间县宿。

十八日丁酉，晴。寅正起程，行六十里，至献县早尖。又行四十里，抵交河县富庄驿宿。

十九日戊戌，晴。寅初起程，行六十里，至漫河早尖。又行七十里，至刘智庙宿。

二十日己亥，晴。寅刻起程，行七十里，至曲鹿店早尖。又行五十里，至平原县二十里铺宿。

二十一日庚子，晴。寅初起程，行七十里，至禹城桥早尖。又行五十里，至堰〔晏〕城宿。连日早起，残月当天，馀雪载道。城北百里，一带萧疏，因前黄河漫口，陷坏田庐无数。

二十二日辛丑，晴。寅初起程，行三十里至齐河县渡黄河，在头店早尖。又行二十里，至杜家庙入山路，复行五十里，抵长清县章夏宿。一路山石峻嶒，溪水泠泠，北风凛冽，只增征人冷况耳。

二十三日壬寅，晴。寅正起身，行五十里，至泰安县佃台早尖。又行五十里，至泰安府东关宿。晚步至岱庙，虔谒山神。殿宇高大，石径雕甍，竹房松壁，幽静可观。仰瞻东岳，则层峦峭壁，上出重霄，真有可望而不可攀之势。

步至岱庙
虔谒山神

二十四日癸卯，晴。寅初起程，行百里，至羊流店早尖。复行八十五里，抵新泰县鳌阳宿。一路柔风和暖，地气上生，松青柳绿，路坦田肥。

二十五日甲辰，晴。寅初起程，行百十五里，至垛庄

早尖。又行四十五里，抵青驼寺宿。是日山路崎岖，颇形险阻。

二十六日乙巳，晴。寅正起程，巳刻出山，行九十里，至沂州府早尖。街市男女结群，携筐荷柳，同贺新年。而赋皇华者，不觉又触乡思矣。午后阴。戌初渡河，岔行四十五里，至兰山县李家庄宿。入夜大雨。

记：山左各村镇，多垒长围以备伏莽，亦先事预防之意也。

二十七日丙午，仍雨。巳初止，即就道。行六十里，至郯城十里铺宿。沿路远草铺青，新波漾绿。

二十八日丁未，阴。寅刻起程，行六十里，至红花埠早尖。又行六十里，过龙须沟。未刻，日出双耳。申正，至岢峪宿。

二十九日戊申，晴。寅初起程，行六十里，至顺河集早尖。又行六十里，抵宿迁县仰化集宿。各处因遭兵燹，人烟寥落，市井萧条。

清江浦街
市繁华

三十日己酉，晴，冷。子初起身，过黄河，左畔长堤亘虹，寒风刺面。行百十里，至渔沟，尖。又行四十里，过王家营。申初抵清江浦，下车登如意官船。是处街市繁华，仕商云集。晚间灯火烛天，管弦盈耳，洵天下之第一名区也。志、孙两钦宪谕令雷、果二员武弁携绿营兵丁六名回京。

同治七年戊辰新正月

初一日庚戌，晴。寅正随志、孙两钦宪登岸，乘马至清河县安澜门外，同张子青漕督（之万）、欧阳健飞总戎（利见）暨府县各官恭拜圣牌，午正回船。

初二日辛亥，晴。巳正开船，行二十里，至淮安关停泊时许。午正一刻复开，行二十一里，至淮安府山阳县。再行五里许，至下一铺停泊。

初三日壬子，晴。辰初开船，逆风行八十里，至宝应县停泊。又行二十里，酉正至魏阙楼住船。

初四日癸丑，晴。卯初开船，顺风。辰刻渡高邮湖左口，沿堤芦苇，泛鸭浮鸥，景物宜人。行百里，子正至高邮州住船。

初五日甲寅，晴。辰初开行，顺风。巳刻过露筋祠，相传入夏他处皆蚊，而庙中不见。匾额辉煌，贞风千古。行百一十里，申初抵扬州住船。饭毕入城，峻宇层楼，半被发逆^①烧毁，昔日繁华，令人徒增感慨耳。惟运司街市廛尚属整齐，城外则帆樯罗列，波浪萦洄矣。

凭吊扬州
昔日繁华

初六日乙卯，晴。卯正开船，行四十里，未刻抵瓜州住船。是处无城，舟楫多而闾巷少。相传昔时有城，后因河水漫口，陷入长江云云。

^①发逆：清统治者对太平军的污蔑之称。

初七日丙辰，晴。卯初开船，入洋〔扬〕子江，过金山寺，亦多被发逆蹂躏。行十五里，午初至七濠口停泊。午正驾小舟入镇江府城，铺户星罗，人民鼓击。回游焦山、甘露寺及恨石、将台、驻马坡等古迹。申初风起浪涌，阴云密布。

初八日丁巳，阴。风浪尤大。巳初，镇江税务司社德维邀饭，辞未往。申刻乘京口救生会船，行约二里，因浪大舟小，几覆者数次。后登火轮船名“飞似海马”，系明轮，

飞似海马
号火轮船

长二十七丈，宽二丈许，有中国客舱以及饮饌，上品者无非牛肉二碗、白菜一盘而已，其烹饪已可想见。即时开行，逆风，簸扬殊

甚，人多呕吐，金铁皆鸣。亥初大雨。

初九日戊午，阴。早出长江，过狼山，入申江。未刻稍晴，酉刻抵吴淞口停船。冷。

初十日己未。早，细雨淋漓。开行入口，至旗昌码头傍岸。午后下船，乘肩舆至夷场大马路洋泾浜理事公廨，楼房高接天际，耳目为之一新。

十一日庚申，阴。午初，拜应敏斋观察（宝时）及王莲塘大令（宗濂），中初回寓。

十二日辛酉，大雨。未刻，拜蒲钦使暨陈宝藻司马（福勋）。戌正雨止。

十三日壬戌，仍雨。午刻，拜江海关税务司狄妥玛与帮办学生葛显礼、辛朴逊。申正晴。

十四日癸亥，晴。午正，拜叶秋萍（承铨）、孙砚农

(文田)暨丁冠西之友姜辟理。酉刻阴。

十五日甲子，晴。巳刻，有陈宝藻、叶秋萍、孙砚农暨洋人葛显礼来拜。

洋人来拜

十六日乙丑，晴。未初，有狄税务司与辛朴逊来拜。入夜细雨。

十七日丙寅，早，微雨，未刻止。闻德协理自九江到沪。入夜复雨。

十八日丁卯，大雨，午后止。申初，孙砚农约在一桂轩观剧，颇佳。亥正回寓，见二马路宝善街一带闾巷，人犹稠密，灯烛辉煌。

十九日戊辰，阴，巳正晴。午后往拜德协理，回寓知有应敏斋、王莲塘、陈宝藻来拜。

二十日己巳，晴。申刻，叶秋萍约在丹桂轩观剧，屋广九楹，参以洋式，铺陈华美，布置分明。楼之上下，悬灯百盏，每当良夜，为游不夜城也。所演曲调颇佳，闻梨园子弟皆来自京。亥正回寓。

二十一日庚午，天气颇凉，阴晴不定。未初，德协理来拜，又孙砚农约在新新楼晚饌。

二十二日辛未，阴。见障川门内外，道途平坦，商户整齐，堤岸桥梁，修筑坚固，戏园酒肆，朝歌夜弦，华丽壮观，甲于天下。酉初晴。

上海印象

二十三日壬申，晴。早，会周人祉、徐兰农、何四庵，皆顺天大兴籍，坐谈移时乃去。晚则寒风料峭，砭人肌骨

矣。

二十四日癸酉，晴。午后，辛朴逊折柬约于二十七日申正看涌泉。

二十五日甲戌，晴，暖。夜梦与家君、先慈相见甚欢，喜极惊醒。惟闻远巷柝声，邻鸡初唱，不觉泪下凄然。

二十六日乙亥。卯初，风雨大作，酉刻止；亥初又细雨濛濛，凉风飒飒。

二十七日丙子，晴。申刻，同辛朴逊乘四轮马车，自大马路东行十馀里，至涌泉，形如满井，而沸流如滚水然。一路层楼高起，细草初生，林木青葱，幽静可喜。

二十八日丁丑，晴。巳刻，柏协理来拜。午后风雨交加，入夜尤甚。

二十九日戊寅，晴，暖。午后，东行里许，游目骋怀，景物融和，馀寒似尽。

二 月

初一日己卯，晴。早，理行装。巳刻，各处辞行。是夕诸友咸来送别，终夜不辍。

登美国
轮船

初二日庚辰，早大雨，午后雨雹大如豆。亥初，乘肩輿行八九里，至大虹口码头，登美国轮船名“戛司大力嘎”，系明轮，长三十馀丈，宽二丈七尺，极明净宏敞，无需赘述。

初三日辛巳，微雨。午初开船，出口东行少北。申正停轮，海面大雾，数武不见人。

初四日壬午，晴。丑初开行，风起浪涌，势甚危险，心胆为之摇落者数刻。

初五日癸未，晴。船仍簸扬，遥见对面风篷一只，以千里眼^①望之，其行如矢，迅不可当。

初六日甲申，阴。风浪尤大，午初稍稳。入五岛门，正北一带山峰绵亘，迤邐长约二百馀里，日本国极南界也。总名“戈兜”，译即五岛。群山遥望，树木丛杂，田畴交错。未正东北行，微雨一阵。行山峡中，层峦起伏，令人应接不暇。距船一矢之地，风阙鸾冈，苍翠耸拔。申正入长崎岛口，山岭环绕，如壶腹然。楼阁悉仿洋式，番舶往来如织。本地有三板舟，前尖后方，行若马驰。

停泊后，有二日本人前来察货，一姓有吉，名诸佐，年二十六岁；一姓檀野，名荣太郎，年十八岁，皆系充役税关。言语不通，以笔代之。据云，此地古名深江浦，又名琼浦，更名崎阳。是岛^②共分九国，想即九郡也。手出古文一编，首篇即《桐叶封弟辨》。由此观之，彼土亦渐被车书之化矣。二人皆大领阔袖，围短裙，不着裤，足登木屐，肋插长刀二柄，甚利，一大一小，大者三尺，小者半之。而有吉两肩缀以圆布，径约寸许，绘以八角黑纹，云系战时为识者。其人容貌温和，颇知礼义。闻有华商二千馀人，在此贸易。亥初，晴。

日本人读
中国古文

①千里眼：望远镜。

②是岛即九州岛。

记：由上海至深江浦，计水程一千四百五十五里。

初七日乙酉，晴，凉。丑正开船，出口南行。寅正，北行稍西，左右连山突兀，怪石嶙峋。午正，山之在东者直插云汉，势不可跻；在西者忽断忽连，遥望之高不盈尺。卯正抵日本国长山长州①赤间关②，土人呼为“阿喀吗嘎塞及”。其地屋宇鳞比，舟楫如云。时同船有日本人藤原字得所者，以笔代言，伊呈口号一章云：“归帆阻雨赤间关，江

日人呈诗
伏乞斧正

上羨听鸿雁还；此去家乡三百里，夕阳老母倚门颜。”后书“伏乞斧正。”询伊曾到中土否？伊云：“有志未逮，以阮囊羞涩故耳。”

是夕绿波平净，桂影辉煌，天水一色，俗虑顿忘。四顾无山，惟海面一叶铁舟而已。日本人有陈子敬者，与粤仆同名姓，携其友田翠岳者来。陈言彼系胜朝陈金翁之裔，现充日本英译司，田系办理交涉事务。闻其国大官曰摄政，曰关白，曰总督及大将军等。是时国王年一十六岁，名统仁；大将军名源庆喜。③

初八日丙戌，晴。入播摩洋，前后左右，重峦环列，海路曲弯。大小山峰，如送如迎，相距皆不甚远。中有童然枯岛，孤悬海面。其屋宇列于山阳者，悉随山势结构。未刻，抵日本东界兵庫地方停泊。虽非水陆通衢，然而三面环山，幽静峭拔，清气扑人眉宇。

①长山长州，长门国，在今山口县。 ②赤间关，下关。 ③此处记述不合，按同治七年为日本明治元年，幸仁天皇统仁已于上年（庆应三年）逝世（在位二十年），幕府将军为德川庆喜。

是日，藤原复口号二章，其一云：“遥峰青一线，不识越耶吴？欲向篙师问，模糊影欲无。”其二曰：“船脚疾于矢，鹏程一日还。晓辞琼浦港，暮入赤间关。身与青山静，心随白鹭闲。风波犹可涉，奈此世途难。”诗殊清雅可喜。至晚，水凝素练，月印冰轮，只见夜光寂寂，帆影沉沉而已。

有龚慎甫者，年甫三旬，系浙江杭州府人，解日本语，颇悉其地情势。自言因避乱至此，以硯耕为生活，数年来幸不饿莩；然每触故国风味，辄自悲感。又云：“刻下市镇萧条，商贾裹足。缘日本各郡土王贰于大君，因而彼此戩兵。大君败师，业已削发为僧，时图恢复，待时而动。”

遇一华侨
谈日本事

计由深江浦至兵库，共计水程一千二百里有奇。

初九日丁亥，晴，凉。昨夜见冰四分许。早与日本人谈。据云，日本自开国以来，不设科取士。无论文武，皆系世袭；更有捐纳虚职。官恒为官，民恒为民。官与兵皆佩刀，极其尊贵。民见市肆有佩刀者，则俯首长跽。素时平行之礼，则双手抚膝，躬身俯首而已。国人服饰，男着长服，大领阔袖而无襟，腰缠粗带，足作疏脂，着蓝布袜，卍字木屐，并不着裤。而年老有须者少，顶门剃发二寸许，作月牙形；亦有不剃者，全发剪尺许长，以桩实油束起叠成乙字。冬夏皆无冠帽，惟君与大官有之。女子蓄发作髻，有如银锭形者，耳无环，首戴簪。服短衫，大领阔袖与男子同，惟袖后有口，不知何用。亦无裪裤，围紧裙，赤足着草底木屐。

男女皆
不穿裤

男女同礼。其嫁者剃眉，染齿成黑色。处子蓄眉，不染齿，妓者亦然。男女像貌与中土同。通国大半操宁夏音，而身体多短小者。是时庆应四年二月初九日，奉正朔与中历合。

申刻，志钦宪与同船日本医生名兴津者谈，赠伊七绝一章云：“长门海上逢名医，异国同文即是缘。采药倩君寻徐福，任教传语有神仙。”兴遂步原韵和之，云：“闲谈飞船里，邂逅是神缘。最喜新诗句，今朝见谪仙。”问今将何之？答以省亲。询以家乡，答以河波国，地在王京之东南。适坐

间有橘，举一枚赠之，伊问此果何名？答：

日本医生
不识柑橘

“昔三国陆绩怀橘，即是此果。今赠此果，

聊以慰孝思耳。”伊云：“惭愧君言，然双亲性喜果，受赐良多矣。”伊又询橘之原委，钦宪悉举橘柚柑橙数种，详细答之。

酉初开船南行，遥见其地近山，三面环若弓背。山下瓦屋林立，约数万家。南面一带长岬，远望迷离，长逾千里。出口水平风顺，但见十数渔舟，飘荡乎汪洋之上。戌正入海，则海阔天空，渺无涯涘矣。

初十日戊子，晴。终日泱泱大风，船甚摇荡，至夜尤甚，格磔震响，令人咋舌。

十一日己丑，晴。巳初，抵日本国之横滨，又名江户。口岸宽阔，舸舰交冲，营造楼房，几无隙地。其西南北三面一带皆山，近者苍崖滴翠，远者断壁出云，堪称水秀山清，令人临眺叹赏。人勇铁利，物多精巧，是天地钟灵之气，皆聚于此矣。口内北风甚劲，波涛汹涌之声，昼夜不

绝。

由兵庫至横滨，计水程六百二十五里。

十二日庚寅，晴，凉。向西起见富姿山^①，高约一千三百丈，土人呼为“福思雅玛”。国王岁时修旅祭之礼，国人敬之如华人之虔奉泰山。上有积雪，终年不化。每晨起远望，青云一缕，横亘山腰，令山之上截如悬天际然。

富士山峰
如悬天际

记日本人呼兵庫曰“消沟”，深江曰“那嘎撒吉”，横滨曰“由勾哈玛”。

亥初阴，微风甚冷。

迺来同日本人晤谈甚愜，而同舟诸公若有微词。明对以生斯世也，随处皆足徵学，无人不可贡忱。古人云：“游不废学”，良有以也。况险阻艰难，身之所历，尤非托诸空言。今既远游万里，得履其地，得见其人，则其风土人情，有不厌详加记载者，非敢谓刍蕘之采，聊以备数晨夕耳。而或以为不可，亦殊不解甚矣。再，出使绝域，为古声教所不通，我既待以朴愿，彼必浹以真诚。孔子云：“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诸君盍之(三)复斯言。

对接触外
国的看法

十三日辛卯，终朝阴雨，大雾迷离。

记：日本有卵形金钱，面上下各一花印，中二长印铸“一两光顶”四字，上下共二十四横线；背一方印铸“正”

^①富姿山：富士山。

字，三圆印铸一“吉”字、一“大”字，末一横飞蝴蝶。银钱重二钱五分，长约七分，宽七分，厚约二分，带纵立方体形，面铸“定银坠常是”五字，背铸“一分银”三字，名曰“支布”。铜钱大如鸡卵，中一方孔如环积，面铸“天保通宝”四字，背铸“当百”二字，下一花押。

晚餐得食平果，味微酸。

十四日壬辰，早，大雪，继以骤雨。午初，乘小舟行二里许，登合众国大轮船，系明轮，长约四十五丈，宽十丈，名“斋那”，即英言中华也。极其宽广明净，前半有二等客之叠起铁床一千五百左右，则羊厩鸡埘，秽味不堪其扰，有人圈之目。中则厨房、净房、整容吸烟之所，专为华人而设。后则上等客舱与饭厅，式与他船同。

记：同船洋人男女二十四名，华人男女老幼一千二百三十七名，多是粤东者。

洋船苦役

十五日癸巳，晴，冷似孟冬，凝冰寸许。早见对面船中出日本人百馀，皆囚首垢面，散发披头，状如冤鬼，以目直视我船，其状可畏。询之，系充洋船苦役，衣则臣虏，食则犬彘，尽力毕生，其苦亦良可吊矣。回忆更闲，忽闻鸡鸣犬吠，鸦噪雀吟，杂以人语，如在故乡。俄而篙师荡船，铁缆落地，其声碧然，惊醒则仍在舟中，情景宛然在目。

未初一刻开船，出口南行，左右皆山。夜入太平洋，又名大东洋。

十六日甲午，晴，平。水色深蓝。同船有日本人往合

众国新埠学经纪者，能英语。伊云其国字有三种，曰文字，曰平假字，曰片假字^①。文字即中华汉字，有真草隶篆各体；平假字共四十八，笔画清楚，如ナガサキ等；其片假字，系将平假改成蝌蚪，形似蚰蜒，如ながさき等。此八字实乃奈、加、色、贵，国人念曰那、嘎、撒、吉。又云，国俗每岁三节，皆有灯火歌曲。惟值七夕，闹热尤甚，通城小儿聚二千馀名，服彩衣，吹笛箫，沿街歌唱。入夜则各执五彩花灯，样式不一，歌声满耳，男女观者如堵。国有孔圣庙、关王祠，每年五月十三日举行祀礼。是晚皓月团圞，迎船而照。

日本文字
和风俗

十七日乙未，天色朦胧，阴云叆叇。东南行，水平气暖。午刻晴，申正仍阴，逆风起而细雨落矣。

十八日丙申，晴，暖。未刻大雨倾盆，天海一色，万顷迷离。

记：日本古称倭奴国，在大东洋列三大岛，地形长若半规，横亘南北，环抱华洲。南者曰九州，北者曰叶娑，中之大者曰日本，王居其中。都名“弥耶谷”^②。三岛南北长约三千七百余里，东西犬牙相入，各约六七百里。天时寒暖如中土，所产花木极多，有乳香、松柏、漆、铁等类。他如碗盆、箱匣，彩绘精妙，惟钢刀严禁出售外邦，以其锋芒之犀利，咸称天下第一。

十九日丁酉，晴。终日狂风巨浪，船甚簸扬。

^①平假字、片假字：平假名、片假名。 ^②弥耶谷：意为皇宫所在地。

记：日本屋宇纯以木构，逗筭不严，时虞风雨之患，然殊洁甚。民无偷盗而力勇，女不贞静而心精。凡铺店多女子掌记。客入酒肆，有女使跪而进之。国有一种珍玩，

川宝藏

名曰“川宝藏”，以极小木篋，启则有物窜出，长约三寸，挺然直立，盖伪器也。以为孩童玩具，虽妇女亦以手握之，不以为耻。头系象牙所造，茎则铜丝盘绕，缠以红纨，与真逼肖。每值朔望，国人昇伪器高丈许者以徇于街。男女同浴，于今稍异。国人每晨起彼此问讯，则曰“良宵几度春风？佳境想必更进？”

二十日戊戌，晴。船东行，西北风极劲，浪势层叠翻卷，横冲逆撞，令船左翻右覆，前掀后坠。其声则奔腾澎湃，格磔硃訇，日无假晷。远望则乱山巨壑，突兀险峻，排空而来者非石也，乃大水也。午初，后舱倏然震响，海水由舱顶撞入，各屋皆湿，地上水深半尺。未刻，中舱前有木楔，长二尺馀者被水激出，飞高二丈，几伤船户。

二十一日己亥，晴。大风如昨。浪由四围攒拱而起，渐起渐高，矗若峰岭。浪花在顶，陡然而落，如翻雪喷花，加以海水吸力，令舟身乱抖。客人登厕须急返，否则狂涛打入，遍体皆湿。

飓风大浪

二十二日庚子，晴。飓风大作，尤烈于昨。浪则奇峰争出，船则蜿蜒奔腾。其触凸峰也，回视则舵尾若埋；其陷凹壑也，俯看则鷄首若沁。仰望于天，则天忽坠。而云亦趋。舟中之物，

则纵纵铮铮，丁当铛鞑，圆者转，方者折，立者倒，悬者摇，叠放者坠，浮置者飞，沾濡淋漓，处处皆然。欲知船之簸扬何若，则看船面中檣设有仰半规，中垂线坠，以考左右欹倚之分数。是日其线坠竟溢出于半规之外。入夜稍平。近日风浪险恶，虽老于风波之舟师亦无不惊骇。并云幸而此船宽广坚固，倘舟身稍减，放入此洋，一遇暴风，恐不知飘泊何所矣。明思此大东洋也，又名太平洋，风浪如此险恶，似名实不副矣，可名曰“险阻洋”，或名曰“飓风洋”。然人之名是洋曰“太平”者，或因其险阻，而故名“太平”，以安其畏难之心；或他洋有更险阻于“太平”者，而以“太平”予之，均不得而知也。“斋那”坚利非常，钢身铁腹，其力可载万万馀斤，驰驱怒浪之中而不畏其颠摇者，非幸也，宜也。盖海洋之大，途路之遥，苟无是舟，其何以济？然乘之而不遇风浪，乌知航海之难？是故遇狂风逢巨浪，几几掩覆者三口，非不幸也，亦宜也。

二十三日辛丑，晴。风平浪恬，忧者喜，病者愈，同船称庆，食始下咽。前此三日，昼夜阴阳不辨，体健者梦魂悠悠，抱恙者气息奄奄，命悬顷刻，惊断肝肠，几无再生之望矣。

二十四日壬寅，晴，暖。午后逆风，东行偏北。大海苍苍，绿云扰扰，入夜微凉。

二十五日癸卯，晴，逆风，船微簸扬。是夕与日本人高确字一贯者谈，伊呈七律一章云：“二十四年愁我痴，远游万里知为谁？

欲索西洋
霸业治

养将东海季明气，欲索西洋伯业治。亲子别离岂莫恨，国家恩泽深相思。功名富贵非吾事，愿以精神贯四夷。”

增加后二十五日甲辰，晴，逆风。闻西人云：此船自横滨抵金山，途中必增一日；自金山抵横滨，途中必减一日。盖迎日周行，地球每日必缺数分；顺日周行，地球每日必增数分。若不计其增损，则抵某处之日与历不符。

二十六日乙巳。天色朦胧，细雨斜飞，阴风怒号，船复摇荡。亥初晴，冷。

二十七日丙午，晴，大风。水色深蓝，前后舟摇见底，左右浪卷如山。

二十八日丁未，早，雨。午后晴。逆风稍敛，始免倾覆之虞。是夕，通舟泰西男女皆易吉服，约于船面大舱，鼓琴歌曲。入夜欢饮畅谈，天明始罢。

日人读华
书之异同

二十九日戊申，晴，平。日本虽被同文之化，而诵华书句读偶异。如“孟子见梁惠王”句，左右识以义点，易为：

孟子見梁惠王

读则：“孟子梁惠王见”。

又如：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读则：“王曰：‘叟！千里远不而来，亦将以吾国利有乎？’”
其书编序注解与华同，惟此少异。

三十日己酉，早，微雨，逆风极大，巳初晴。水色深蓝。午后，改为大旁风。

三 月

舟行日志

初一日庚戌，晴。仍旁风大作，浊浪飞空，轮舟摇荡如前，方向不办〔辨〕矣。

初二日辛亥，晴，旁风稍定。晚见新月出于西北，距海面高二丈许。

初三日壬子，晴。水黑色。是日海平如油，船急于矢。入夜微阴而冷。

初四日癸丑，晴。旁风甚稳。水光接天，苍茫万顷。午后甚暖。

初五日甲寅，晴。南风平。水蓝色。是晚云淡风清，群客咸聚于舱面，高谈低唱，彼此互答，乐甚。

初六日乙卯，晴，平。东北微风。至此始见飞鸟掠波，游鱼吐沫。此船恐煤不敷，曾以铁链系小舟于船尾，长约五丈，宽三丈，封煤备用。不意于前二月〔日〕轮舟摇荡，铁链折而小舟失去。

初七日丙辰，晴，风平浪静。未初，正北百里外遥望风篷一只，掩映之间，惟见点点白帆而已。

忆自横滨登轮至今三旬之久，万里之遥，所见惟天与水而已。至此远见一船，人皆欣然探望，足见航海之不易也。饭毕，众皆起立，奉觞祝颂，其意以为安渡重洋，可伸庆贺，于此更见是洋之难涉。入夜，洋人皆易白眼，冠高冠，系以纸叠成，形式不一，罗列成圆，随走随唱。

横滨至此始见一船

合众国游记

初八日丁巳，阴，冷。午后，见北面一带高山。未刻，南北峰岭连绵，相距不远。申初入口，左右山多金黄色，土人云，遍山皆黄花也。申正傍岸行三十馀里停泊，两岸屋宇林立，隐显于山坳之间。酉正下船，乘四轮马车，行十五里入店，店名敖克希丹，大楼高七层，颇宏敞。地名金山，土人呼为“三弗兰西司皋”^①。由日本横滨至此，共计水程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九里。

初九日戊午，晴。记：是地系合众国之西界，省名“嘎力佛呢亚”^②，天时早暖晚凉，冬不苦寒，夏无溽暑。时有暴风，扬尘迷目。地极肥沃，百谷皆生。

初十日己未，晴。午后街游，其风景稍逊泰西，所有闾巷市廛、庙宇会馆、酒肆戏园，皆系华人布置，井井有条。其大街土人

旧金山的
唐人城

^①三弗兰西司皋：圣佛兰西斯哥，即旧金山。

^②嘎力佛呢亚：加利福尼亚。

称为“唐人城”，远望之讶为羊城也。

十一日庚申，晴。亥初，骤雨一阵。据土人云，此地
在十七年前尚属旷野，榛莽丛杂，因广产五金，搜奇者不
惮辛苦，咸集于此。刻下土人二十六万，华人八万九千，
熙熙攘攘，称名都焉。

十二日辛酉，晴。未刻，乘车行二十馀里，至凯福房，
有木楼二十馀间，前临大海，后倚长冈，对面有三小岛，
作草书“六”字形，极其峭拔。忽见数十海狮爬出水面，伏
于石上，向日而眠，身如鱼，有冗毛，色灰紫，首如鼠如
犬，两腿似鱼之分水，有大于牛者，吼声如犬而洪，狰狞
可畏。登楼远眺，只见沧海红日，万里银涛，汹涌之声不
舍昼夜。遥指天际，惟有风帆沙鸟数点而已。登车回寓，
沿海绕行二十馀里，潮水出于车下。在车左者烟鬟堆翠，
在车右者雪浪叠纹。后则盘山而行，一路红紫斗芳，香袭
襟袖矣。

加州之蔬
菜与水果

十三日壬戌，晴。土产蕪菜高约四尺，
根粗周逾七寸，他如波菜、白菜、豌豆、扁
豆、萝卜以及葱、蒜、茄、瓜各菜蔬，无一不备。
果则橘大柿小，落花生暨榛实大于指，栗与瓜亦较内地稍
大。果实之宜熟食者，只于火旁煨之而已，味不甚佳。

十四日癸亥，晴。晚餐得食西瓜、平果，味皆甘美。
入夜阴。

记：外国幼童玩艺颇多，有玩石球者，法共十三：一
曰“一塔”。系以海面白石作球，亦有玻璃者，绘以五彩，

起自荷兰。地画一圈，中置四球作三角形。玩者手持一球，卧于地面，距四球远近随人之力，由一尺至十尺不等，以大指横行弹去。着则将圈中球皆移去为胜，否则负。

二曰“三坑”。系于圈内掘三小坑，圈周约五尺，圈外画一直线以为界，长六尺。先后以次而弹。弹入第一坑，始许弹第二坑。若第二坑不中，则退；继以第二人弹。若中，其球与前不中之球相距甚近，则以己球击彼球，愈远愈妙。若不中，则令第三人弹。总之，以连中三坑者为胜，否则负。

三曰“九孔”。主人以多球作小桥形，留以九孔，孔仅容球。孔皆记数，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字，孔亦有无字者，或一无或二无或三无等类。掷者立于九尺之外，球若穿孔而过，主人即按某孔所记之数偿银，若穿无字之孔则否，若击孔边则球为主人所有。亦有自五起数，如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等字，穿过者照数给银。否则不惟失球，且每次给主人一银钱。更有以气枪放球击孔，是更难能而可贵。

记儿童
玩弹子

四曰“击球”。一人持大石球，立于二十步外。对面数人，按次以球相击，中则胜，否则负。中者即时拾球，切勿抛弃，否则胜者亦负。

五曰“猜拳”。一人手握数球，令一人猜对则胜，或多或少，负者赔补整数。假如手握八球，若猜三则给五以成八，若猜十亦给二以完十，或用桃仁、钮扣等物亦可。

六名“反击”。先一人掷球于墙，令撞回在六尺之外。第二人向墙击球，以能反触其球者为胜；否则留其球于地，第三人击；不中，则第四人击。以次而击，中则止；即将地上之球以奖胜者。若不中之球在应触球之前甚近，则后击者须运巧思绕越不中之球以反触之，斯为妙技。

亦用钮扣为戏

七曰“遥掷”。系离墙近掘一坑，坑外面画一直线以为界，长八尺。预约用球若干，每次掷球几个。假如二人每次人各三球，则先掷者手握六球而齐掷。球之入坑者偶数为胜，如二四六，奇数为负，如一三五。胜者拾球后，出球另掷，此一法也。又法：假如六人，掷序预为拟定，第一人先掷，入坑者为其所得；第二人掷第一人所余，入坑者为其所得；第三人掷第二人所余，以次类推。然亦有第一人将所有之球齐掷坑内，则余人出球另掷，此又一法也。此玩亦用钮扣。

八曰“对击”。如中国之踢球然。甲先掷球，乙以球击之，不中则甲拾球反击乙球，中而后止。

九曰“奇偶”。系由兜中取出小球握于手内，令猜奇偶，对则得球一，否则输球一。

十曰“弹球”。古名铃铎，未详何义。法系地画一圈，周盈二尺。人各置一球于内圈，外画一直线以为界，长三尺。以大指弹球以击众球，凡球之出圈者皆为弹者所得。若一球不出，则将其球置于圈内不许再弹，第二人则弹圈内所余之球。或第一人竟将全球击出圈外，或只剩一人而圈内之球尽数击出，则每人再各置一球，以备二次弹击。

更有将球放近墙篱，其间仅可容足，则由膝下而弹；如有阻碍，则由膝上而弹。此须力巧兼至者得。

十一曰“陀罗”。法系置多球于圈内，一人手拈陀罗令转，凡被触之球出圈外者，皆为拈者所得。又法系令陀罗旋转，一人乘间以球击之，待陀罗定，计击中若干则加倍而赢。

十二曰“方城”。法于地上画一方城，中微凹，置一主球。距城二尺，作一方形，其四隅各置一球：一方，一圆，一四等面体，一二十等面体。每二球之间置一圆球。此八客球按次击主球。其主球被击而出，则胜矣。客球出于城外，则击序周而复始。若客球留于城内，须俟他球击出，方许再击。

多面体的“球”

十三曰“悬击”。人各置一球于小圈内，令成堆垛。击者以大指与食指夹一球于目下坠球堆，其被击出圈者皆为击者所得。若击者之球不出圈外，则留之以待第二人悬击。

十五日甲子，晴。未初，有同“斋那”轮船之粤人陆松者，约食于远芳楼。山珍海错，烹调悉如内地。同座四客，其一叶佐棠，余未详其姓字。酉初回寓。

十六日乙丑，晴。土人见华人皆呼“朱安”。“朱安”者，西洋小儿乳名也。

十七日丙寅，晴。申正阴。叶佐棠约看广东新新凤班戏出，颇佳。入夜大雨。

十八日丁卯，晴。巳正，随志、孙两钦宪往看造钱局。局甚宽大，楼高四层。其造法多用火机。先将矿砂入槽成块，去其渣滓。

参观造钱局

再将熔块入水成屑。次入强水炉，识别金银铜三种。以之造钱。夹金于二辊轴之间，轮逼轴转而金块成板。再置板于轧机，机如卯榫，机动板行则圆饼落下，而馀铜大片圆空相连，流入他箱。饼成挤边，边得而印文。印机如盖，下凿阴文。盖之起落，饼之往来，纯借轮机，不需人力，快极。另有木板上凿百槽，槽之浅深与钱之厚薄等。钱成则任手撒之，令满则得洋钱百圆，倾于他处，较之手数便易多矣。造银钱、铜钱亦准此。未初回寓。

十九日戊辰，阴雨。晚，乘车行里许往看假黑人戏。黑人出于南阿美里加，服与北方同，惟面黑如漆，齿白如银。此系土人乔装，排列九名于台，曳胡笳，弹八角鼓，歌调新奇。坐卧跳舞，形同沐猴，语杂诙谐，殊觉可哂。戊初雨止，回寓颇凉。

杏香楼

二十日己巳，晴。午初，叶佐棠约食于杏香楼。楼高二层，陈设古玩画轴匾额颇多，皆名人题写，幽雅可观。

二十一日庚午，晴。巳初，随志、孙两钦宪往看造船厂。厂傍海而立，系以火药轰石，斫穴成槽，前方后圆，长逾百丈，深数丈，宽二十馀丈。槽口设有铁闸，背列木阶百级，以便工人升降。船只造成，则开闸放水，水入船浮而自出，船出闭闸。槽下掘井，下通涵洞，其左右设有轮机。机动轮旋，汲水出槽，复入大海，省力之至。未初回寓。

二十二日辛未，晴。巳正，随志、孙两钦宪往看织毡

局。其造法，系用轮机先洗绒于木筒。洗毕，放于平盘，流归挂轴。轴面粗糙，挂绒冗细，则归于练轴面，绕斜路由左而右，以练细绒成粗缕。再入撮轴而成线，线成则织。穿梭上线，统用轮机。十座铁机，只须一人监守。

铁机十座
只须一人

二十三日壬申，晴。辰正，乘双马车行三里许，至渡口上轮渡名“阿拉门达”。长约九丈，系明轮，可载人数百。两轮之间，客舱之下，小巷一条，可容马车数辆。船行十里过金江，登轮车行六十六里，至地名“黑窝”。一路树林阴翳，田园茂盛，有聚米仓房百馀间，宽大整洁。内有收田机器，形若梳篦，暗藏镰刀，左有铁轮关键。以马曳之，马驰轮转，其器自能割刈，并能束捆成排，委积田畔，人坐车旁领路而已。看毕，复登轮车回行三十五里，换马车至管理轮车官舍，少坐辞去。

马拉收
割机

又行二十馀里，至鸥兰庄，酌于茶园。园内屋宇数间，满池杨柳，前临小湖，右襟长冈。冈湖连以铁桥，左带橡林，后依园囿。时则天光清朗，春色融融，列鼎陈花，临风酩酒。复行十馀里，至火轮车客厅少憩，土人瞻望，络绎不绝。登轮车行十四里至渡口，上轮舟名“娃收”，式与前同。申正一刻回寓，得食白葡萄，味颇甘美，后因灯下无聊，一时技痒，偶拟《鸥兰记》，文曰：

鸥兰记

鸥兰，译言橡田也。其地景致清幽，倚山坡设酒肆，为游人休息之所。戊辰春，明随使是邦，得游其地。是日也，天光开霁，淑气扇和，华使六七人，西士五六人，乘车至肆。小亭环以清溪，长案荫于花架，大烹饕客，列坐于群芳供养之中。于是酌三鞭①、饮加非，手拈刀叉，味兼膻臊，从俗也。远视绵亘凸凹，蔚然深秀者，肆前之山冈也。楼台点缀，野芳幽香者，肆后之名园也。一水如镜，波浪不兴，环抱东南者，肆右之小湖也。肆冈之间，如游龙，如彩虹，横卧湖面者，长桥也。佳木葱茏，绿影参差者，肆左之橡林也。万紫千红，绚如烂锦者，三春之嘉卉也。俄而娇声啁啾，如莺啭簧者，番妇进食也。声音错杂，丁当而响者，众人食而刀叉动也。男女杂坐，履舄交错，起立喧哗者，座客乐也；鸬鹚冻冻者，番人语也。已而茶罢酒阑，杯盘狼藉，夕阳在山，清风飒飒，鸟鸣上下，林木颼颼。太太先行矣，曳长裙如狐尾拖地，竞体香气袭人，虽莲船盈尺，亦具袅袅婷婷之态。而俄延瞻望不复言别者，众客醉矣。众客醉，而星使归矣。爰为之记，以传〔博〕一笑。

华人西服不得参见

二十四日癸酉，晴。见门楹粘一帖云：“华人之着西服者不得参见钦差”。是帖未知何人所贴，然华人贸易于此之着西服者，百无一人。

二十五日甲戌，晴。午后，有日本国高确来拜，坐谈移时乃去。晚与同店之合众国纽邦人姓巴尔三者联床夜话，其人年约五旬，言语温和，询知金山田亩虽肥而频遭地震。

二十六日乙亥，晴。辰正大风。街市虽广阔，而路途石堦沙漆者少，故风则扬尘，雨则泥泞。入夜风止。

①三鞭：香槟。

二十七日丙子，晴。见对门一肆，专售一物，可名搥衣器。系一锡盆，周约九尺，高八寸，旁有木柄铁机。将所浣大小衣衫放于机内，以手推柄而机动，则湿者皆干矣。

见出售衣服用干机

二十八日丁丑，晴。巳初，有日本商携大小倭刀各一来售，云：“敝邑刀虽严禁，而远人时有戒心，故私带数柄以备不虞。今因旅费告竭，敢以献之吾子。”询其值，大者二十五圆，小者十五圆。灯下阅之，漆其鞘，牙其柄，锋铄夺目，寒光凛凛，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矣。

二十九日戊寅，晴。午初，陆松携其友五人来拜，持纸求书，辞不获，为之涂鸦而去。

三十日己卯，晴。巳刻，同联春卿与塔木庵乘车南行四里许，入肆照相。楼悬美人小照，高约三尺，宽二尺，面镜而坐，前后毕见。其人凤眼鹅眉，发长委地，腰如细柳，手约〔若〕桃花，询之乃金城巨商之妇。是日午后微雨，申正晴。

四 月

初一日庚辰，晴。虔谒关帝庙进香。殿宇宏丽，匾额辉煌，系粤商敛资所建。圣帝之威灵，无远弗届矣。

初二日辛巳，晴，极热。巳刻，有粤东六馆司事来拜，并请翌午酌于岗州会馆。

初三日壬午，晴。午初，随志、孙两钦先乘双马车行二里许，至岗州会馆，面晤六馆司事。是日鼓乐喧天，锦绣铺地，悬花结

侨胞宴请

彩，华丽绝伦，有朱笺楹帖三幅：一云：

圣天子修礼和邻，化外蛮夷浑若赤；
贤使臣宣仁布德，天涯桑梓视同家。

一云：

沐清化以食德天朝，作客多年，漫云戴月披星，无关圣泽；
捧丹书而停驂旅馆，相逢异国，怎不荐芹献酒，共叙乡情。

一云：

遐方紫气从东接；
一片彤云自北来。

少叙而归。

初四日癸未，晴。午正，六馆司事回拜。入夜甚冷，
着皮衣。

〔编者按：稿本此处有“记外国小儿力学三十餘式”之“跃蛙”、
“飞线”两节，与卷四正月二十四日所记重复，现予删去。〕

初五日甲申，晴。午后，随志、孙两钦宪往郊外一十
五里看熔化金银厂。熔化纯用火机，与他国同，惟见铁滓
蓝靛数囤。土人云，以之种田，能阻害稼之虫。

总督约请
盛大宴会

初六日乙酉，晴。酉刻，随志、孙两钦
宪往芒格菜街利克房中赴宴，系总督黑公所
约。楼房峻丽，灯烛辉煌，正面高悬大清龙
旗与合众花旗，左右则英法各国彩旗，随风飘漾，绮浪叠
翻。琴瑟鼓钟，上奏雅乐；杯盘簠簋，下列盛筵。是日官
商五百，华商暨六馆司事七人〔编者按：七人系五十七人之误〕
每人刷〔酬〕金十一圆，计六千二百七十圆。饭毕众兴称祝。
丑初告别，鸡既三唱矣。

时许而没。

初十日己丑，晴，暖。水平船稳，如履平地，远见长鲸吐水，甚高。

十一日庚寅，晴。东面一带连山，石青林密，郁乎苍苍，水天一色，群鸟高翔。

十二日辛卯，晴。午初见山，高逾百仞，远出云端。日光似火，热不可当。

十三日壬辰，晴，平。水色深蓝，月小山高，天清气爽，四顾寂寥。子初过金山海汊，遇轮舟一只，未记何名，系北行去金城者。

十四日癸巳，晴，暖。午后阴云冥冥，昏黑如磐，遥闻隔岸殷雷，声振林木。

记：同船男客八百七十九，妇女一百二十，小儿九十六名，皆合众国人也。

十五日甲午，晴。东面山岭若迎，忽而白沙峭壁，忽而绿树山冈，而船行如矢，疑在虚无缥缈之乡矣。午后，闻后舱内病死小儿一名。其母新寡，又因伊长子曾溺于水，是日哭痛几绝。时值酷热，船主令人开导，移至船面，前阑以障，以便养痾。

吕宋遗种

酉初，入一山口，群岛竞秀，万壑争流。少刻，住船于阿拉嘎白拉沟^①，地系墨西哥国之南西界。土人黑如印度，相传为吕宋遗

^①阿拉嘎白拉沟：阿卡普尔科。

种，服色与泰西人同。天气蒸炎，土脉肥沃，四壁苍山，亭亭峭立。芭蕉艾橘，景似锡兰。或云其地果品极多而美，如波罗蜜、西瓜、橘橙等，味甚甘，异邦之人食之弗良。土人惰而不耕，刻木为舟，炙牛为食。幸山中出金银，借以安居乐业。船上下货物毕，子初开行，出口甚平。

十六日乙未，晴。水绿而平，地近赤道，天光热于红海。东面沙岸无涯，不知几许远矣。申正，阴。夜半大雨倾盆。昼行向东南，入夜则东行而迤南。

十七日丙申，早，细雨淋淋。午后晴，水平船稳。有巨鱼长约九尺，尖嘴细鳞，游泳海面，性极驯，惜不知其名。

十八日丁酉，晴，水平如镜。闻同船少年名屈达拉者，与幼女姓包名似苇荷于昨宵赴桑中之约。女年二七，男才十三龄耳。众人虽知，殊不置意，盖他国风俗使然也。

十九日戊戌，晴。旁风起，船微摇荡。遥望西北青山障空，悬崖欲坠。午后见一大龟，周约丈许，飘乎波浪之中，其色黑而间青，有斑纹，洵灵物也。酉刻阴，复见海猪，两耳直立，浮于水面。

二十日己亥，早大雨滂沱，午后微晴。见东面连山不高，其上密树如云，遥看不见一隙。晚饭食有墨西哥土果，名曰“蛮果”，形似桃而长，色如杏而赤，味比面瓜，内有巨实，丛枝大叶，倒生于树。晚复阴，亥初大雨。

“蛮果”

二十一日庚子，早仍大雨。午正缓行，向东稍北。长

山傍海，林密如烟，上下横以白云，苍翠隐现于中。仰观不见其巅，莫名其妙；俯视不见其麓，莫名其妙。申初，见左右二小岛，一方一圆，色如蝶粉，四围海浪白花，攒拱若莲。戌初，雨止稍凉。子初，抵巴拿马，地属墨西哥，系南北阿美里加连胫之地。民皆杂种，黑白不一。由金山至巴拿马，计水程九千八百四十五里。

二十二日辛丑，晴。辰刻，有火轮渡名“巴勾大”者，来载通船男女客人以及行李。巳初开舟，东行十馀里，抵西岸，登火轮车，行百四十一里。一路天阴，细雨连绵。

换乘火车
过巴拿马

深山细水，丛竹密林，遍地苍苔，时防泥滑。树叶大小，飞鸟黑白，鲜花粉紫，瓜果红黄，所能识者百无几种。房皆竹作间架，叶代陶瓦，矮小鄙陋，逊于西贡多矣。人则面目肥大，匾〔扁〕鼻大骨，黑黄不一。男女老幼，望之如鬼，骇然可畏。所食者，只山蔬牛肉而已。午后抵东岸，地名阿斯滨额^①，人多如市，路途泥泞，臭气触人，不可向迤。下车上轮船，名“阿里搜那”，长二十六丈，宽三丈，系暗轮。申初开船，出口入大西洋。

二十三日壬寅，晴。东北行。巳刻风起浪涌，前后簸扬。此地虽未及赤道，然望日则向北，人影短而向南矣。子正风定，稍平。

二十四日癸卯，晴。正北行。水色深蓝，风浪更大，

^①阿斯滨额：亚斯奔威尔，现名科隆。

人多呕吐，卧而不起矣。

二十五日甲辰，晴，稍平。辰刻，见西面小岛一区，面平似案，东面亦遥见远山绵亘。申初，过古巴海岛，长约千馀里，地属西班牙国，广产烟糖，佣食者多中土苦民。

二十六日乙巳，晴。据同舟西人云，外邦有贱男贵女之说。男子待妻最优，迎娶以后，行坐不离，一切禀承，不敢自擅。育子

外邦男子
待妻最优

女后，所有保抱携持皆其夫躬任之，若乳母焉。盖男子自二十岁后，即与其父析产，另树门墙，自寻匹配。而女子情窦初开，即求燕婉，更数人而始定情，一则财产相称，一则情意相符。故娶妻求完璞，实戛戛其难之。乾卑坤尊，亦地气使然也。

是日午正，见东面一带平原，长约三四百里，其色青青，名卧特令岛，系前明宏治年间，西班牙国哥伦伯^①乘舟西寻新洲始得之。

二十七日丙午，晴。风平波息，水色葱绿。申刻阴，夜半大雨。

二十八日丁未，阴雨，甚凉。申刻，骤风暴雨，四围天水迷漫，浪过船顶。船身前后簸扬，中舱水深盈尺，奔腾澎湃之声，终夜不息。

二十九日戊申，天阴。浪涌如昨。巳正忽晴，浪小舟平，一帆风顺。

^①哥伦伯：哥伦布。

闻后舱一客不起，船主令四名黑人裹以白毡，抛诸水内。入夜极冷。

闰四月

纽约码头
六十七处

初一日己酉，晴，平。卯刻北行偏西，见左边一带白沙长岸。行百馀里，距岸渐近，有村镇码头。入口转东，见东西北三面楼房鳞比，两岸相距约三十馀里，往来轮渡极多，风篷火轮尤夥。地在新埠，又名纽约，为东西两洋海面通衢，三面码头计六十七处。午初停泊，有合众国委员襄理文者迎候。未初登岸，乘四轮双马车行二十馀里，入“卫四德敏四达”旅舍，颇宏敞，亦整洁。由阿斯浜额至新埠，计水程六千七百里有奇。

初二日庚戌，阴雨。记：新埠与省同名，为合众之东北界。新埠城周约七十五里，居民一百五十万。街道宽阔，楼房净丽如巴里^①；人烟辏集，铺户稠密似伦敦。闾巷千

纽约胡同
229条

百，按数而名者，有自头条胡同至二百二十九条胡同。亦是朝朝佳节，夜夜元宵。其通衢驰驱车马，昼夜喧阗，而徒行者每有銜突之患，则架空横一铁桥，桥式上平、首尾跛，两边之两端各设二铁梯，一登一降，往来毫无阻碍。路途之不洁者，有兵晨昏洒扫。每日各巷皆有一车经过，车后横一圆刷，

^①巴里：巴黎。

长约九尺，周八尺，车行刷转，则地净矣。酉初雨止，凉。

初三日辛亥，仍雨。戌初，乘车行五里许，入一戏园观剧，颇佳。有人游海底，月照湖山，水旅鱼国，蜻蜓飞仙，层层变化，妙难尽言。丑正回寓。

初四日壬子，阴。午后，有房后十七条胡同姓布名拉格者来拜。晚复邀看画楼，同与步行里许，至莱兴坦街入楼，见其楼之大、油画之多，与泰西者同。

初五日癸丑，微晴。未刻，随志、孙两钦宪乘车北行二十馀里，至一园，名“正中”。内车路百馀里，极曲折，甬道平坦，左右石栏，青山绿水，花木楼台，车马相藉，游人不绝。河心横亘九孔长桥，高一十三丈六尺，前通河海，日有轮渡往来。酉正回寓。

薄暮，随志、孙两钦宪步至哈米坦家，在画楼间壁，伊令家属参见。伊云，长子哈斯尔在北京总税务司署内学习华文，屈指半载，尚未接得安报，不胜悬念。其妻女鼓琴酌茗，以佐清谈。亥正辞回。

初六日甲寅，晴。午初，乘车行里许至义社，系富室古柏尔建造，费数万元。高楼

义社与
义书堂

周十馀里，广置天下书籍画本、石人泥像，令郡内居民学习，或读或画，或塑或刻，听其自便，一切支应皆伊供给。又行三里许，至义书堂，名“阿司德尔”，亦系名人建造。周十五里，白石层楼，内储各国古今书籍七万五千馀卷，国人乐观者，任其流览，以广见闻，惟禁携带出门，与点窜涂抹而已。

后至大街一银器铺。铺系巴克耳开张，珠玉铨石^①，极天下之宝贵，无不博采旁收。而银器之新奇者，亦无不镇金错采，蔚然可观。晚，有邻居布拉格约茶，伊友杨昂陪座，戌正回寓。

初七日乙卯，晴。申正乘车至由年坊，见众兵蜂拥而来，器械鲜明，步队齐整。询之，系伊省义勇，约千人，皆绅商充当，如中国之团练，服灰色，异于官兵。彼见中国钦差，皆压旗扬刀而立，以示恭敬。

孤儿院

初八日丙辰，晴。午后，随志、孙两钦宪乘车行十馀里，至河岸登“福来”轮船，行三十馀里，至兰达岛。周数十里，四面花园，中建大楼十数处，养郡内孤独无告之人。女子教以针黹，男子教以兵法。男女各有读书燕息之所，饮食衣服，一律周备。每楼同居者齿相等，如八岁与八岁居，十岁与十岁居，通计一千五百馀名。外有中国男儿一名，年九岁，未详名姓。所演幼兵一队，约五十馀人，领队者十四五岁，各执刀枪，步伐齐整，可谓童子军矣。演毕，无不击节叹赏。

登舟行十二里，至其布拉乌岛，广建园囿楼房，养疾病残废痴呆之人，百方疗治，愈则送归，男女皆然。执盗贼不法之人，令其作工，终朝不息，给其衣食，使无饥馁，俟其向善则释之。酉正回寓。

^①铨石：钻石。

初九日丁巳，阴，午后晴。戌刻，随志、孙两钦宪乘车西北行三里许，至梅地仙坊赴游人会。登楼见男女如云，举国若狂。有曾游历中土者二十余人，能华言，相谈甚得。丑初始散。

初十日戊午，晴。午初，布拉格携其子女约与街游。出巷口，入小园，花木不多，铁凳成行，男女老幼，乘凉纳爽，或谈或歌，或作针黹，或看书文，小儿则击球打圈，游戏无猜。四围绿荫，暑不逼人，亦消夏之一道也。酉正一刻回寓。

〔稿本卷一终〕

戊辰又四月十一日，己未，晴。辰初起程，乘马车至河口驾轮渡行三里许，抵岸即登轮车，西南行六百九十馀里。酉初，抵合众国京都华盛顿。一路田畴交错，村镇壮观，过江河五，其铁石桥梁长皆二三里。入都行三里许，至盘邦街，宿于“梅斗柏立田”店，楼高五层。其男女奴仆系二百年前阿非利加人之遗种，面黑而微黄，发短而冗，洋人呼“卜拉克司”，译言黑子也。盖自前明正德间，英得阿美里加，后因地旷人稀，遂于国初时由阿非利加贩黑人为奴，价颇廉，虽一尺花绸亦可换人一口。至嘉庆十三年，英以贩人为海盗目之，遂永革禁。现合众国人分三种，或土母白父，或黑母白父，或黑母土父，彼此面色不同，故其后裔有黄、黑、红、紫之各异。店中各屋皆设蚊帐，式与华同，因地近江河，巨蚊丛生，备此以避蚊患。

华盛顿旅
馆多蚊子

黑人

见正总理
徐尔德

十二日庚申，晴。午初，随志、孙两钦
宪拜合众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①。南行里许，
遇窠理文云，该大臣公出未归，遂回车绕议
事公廨北行。其公廨系百尺高楼，周约三里，汉白玉石，
雕刻玲珑，四面围以花园铁栅，树木成云。回寓，至未正
一刻，复登车行十馀里，至合众国总署。其正总理徐尔德
率伊子副总理徐赖力门外拱候，延入公堂，待以上宾之礼，
款接良殷。屋中设地球大于瓮，系泥纸所造，球面不平，
凸者为山，凹者为水，馀系平原。据云，合众国极北有地
名阿拉思戛^②，原属俄国，现售于合众。其价七百万圆，
地多不毛，亦甚冷，其地距中国一万六千馀里。申正回寓。

壁上高悬
恭亲王像

戌初，徐尔德约至其家，见其眷属焉。
是时，俄国正公使在座，徐公具达来意。屋
内铺陈古董，供养鲜花，四壁恭悬和硕恭亲
王暨总理各国事务各大臣照像，以及各国之国王、王后小
照。外有中土历代古钱，如半两、五铢、嘉祐、建兴等暨
大清“同福临东江”二十字之制钱，皆钉于纸板之上，放于玻
璃罩内。又有阿美里加与亚细亚二洲之间海岛小国人像。
其国无文，定约之据系一鱼牙，长一尺，黄紫色。又一烟
具，长三尺，周二寸，形如拐棒。若行军凯旋、和约免战，
即将此烟燃着，每人各吸一口则已。馀有许多中外奇物，
不暇记载。子初回寓。

^①合众国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美国国务卿。 ^②阿拉思戛：阿拉斯加。

十三日辛酉，晴，未刻细雨。有新埠新闻纸使^①来此，挽明同其入厨，看华人造饭，将所用刀勺、菜蔬，悉以铅笔约略绘之，询以何名？如何用法？明遂逐一答之。其人拜谢而去。

十四日壬戌，晴，稍凉。酉刻，徐尔德约观剧，先至其家，登楼导入卧室。伊言三年前平复南邦之后，与统领凌昆^②观剧，有刺客以手枪轰其统领，铅丸穿透。又伤伊之下颏，回家延医调治。夜，忽一人登楼，对其子云：“系医生令见尊大人有面商之事”。其子不允，彼遂转身下梯，回手一枪中其颏，急抢入屋，欲以匕首刺徐之头。因屋内昏暗，伤其下体。彼时阖家惊起，其人遂逸。三日后被获，审之系亦南人主使。由是出入有官兵护卫，以备不虞。是夕看剧颇佳，男女歌舞与他国同。子正回寓。

林肯被刺

十五日癸亥，晴。午刻，随志、孙两钦宪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徐尔德至统领府，谒见统领朱温逊^③，即合众语伯理玺天德^④，年约五旬，与庶民同服。蒲钦使先达出使之意，朱统领令徐尔德覆答之。言毕，呈递国书，握手问讯，泰西礼也。朱云：“贵钦差辱临敝国，本统领当竭力襄办，一是不可令有不便”云云。

詹森总统

①新闻纸使：新闻记者。 ②统领凌昆：林肯总统。 ③统领朱温逊：詹森总统。 ④伯理玺天德：总统。

日本国玺

语毕辞出，复回总署少坐，见各国条约、国书、地图数十种。日本国玺系篆书，文曰“经文纬武”，往来文移半草书。

记：朱温逊少有大志，隐于缝匠，所有天文地理、治国安民之书，罔不精心攻习，国人敬之。前任统领凌昆卒后，众遂推彼登位，故国人呼为缝匠统领。其府周约三里，系汉白玉石建造，外绕花园。土人呼曰“白房”，嘲语也，盖国中呼厕为白房。

十六日甲子，晴，热。午正，明同凤夔九持丁冠西荐书，谒其友巴克尔，未遇而归。申刻，寓之东厢有优女倚窗而坐，二八名姝也。询之，开其姓，丽姝其名。洵人属歌，伊佯羞不肯。促之再四，伊乃低手抚琴良久，按谱而歌，其声袅袅，若有馀思，聆之令人魂消几许。亥初一刻，随志、孙两钦宪往徐尔德家赴约，会见各国公使及本国诸大僚二百馀名。园内各树，张挂红绿彩灯，大开盛筵，设有乐工侑食。登楼忽见一人，黑发黄面，貌如亚细亚人。

见一华籍
传教士

明以为日本使臣，及谈，始知系上洋人，来此已七载矣。询其何干，云：“学习传教。”曰：“汝尚欲回中土乎？”曰：“然。”“然则汝发已剪，何得回耶？”曰：“蓄之令长可也。”伊又云：“公等旋归，可将西国风俗政事之善者以劝华人之不善，不数年间，华人必效西国矣。”明言：“汝既中华人，当晓中土事。夫各国

③白房：白宫。

皆有善政美俗，以彼移此，尚有宜与不宜，况中国历来数千年，古圣先贤，所遗嘉言懿行，不可胜数，何必取彼数百年之善政，以易我数千年之善政乎？然则汝知中国有孔圣乎？”曰：“知。”“汝知大清国有同治皇帝乎？”曰：“知。”曰：“汝既知，则吾告汝，但恐汝皆忘却也。夫大清国之禁律，男子剃发长服；今汝已剪发异服，则吾不以华人视汝矣，必以为欧罗巴及阿美里加者也。然汝学习传教将何为？”曰：“必得其真实善道，以劝我华人同登善道也。”

斥责教士
忘本逐利

曰：“予惜汝何其愚哉，何其愚哉！夫所谓真实善道，非尔所知。耶稣者距生于一千八百六十年前，汉平帝之世，彼有善言教化西土，欧罗巴各国人民咸被其泽，世奉其教。孔子生于耶稣五百五十馀年前，在周之世，所遗嘉言懿行，传流教化亚细亚各国及附近岛屿，如日本、琉球、安南各国人民咸被其泽，世尊其教。汝亚细亚人也，何弃此而归彼哉？然则汝先祖即天主教乎？”曰：“非也。”“汝父为天主教乎？”曰：“亦非也。”曰：“然则汝之随天主教也，非为行善，乃取利耳。汝今为取小利而乱大义，忘却尔祖尔父，汝死后将何以见尔之先代祖宗乎？尔之祖父亦必不以汝为其子孙矣。嗟乎嗟乎！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其人大惭。

旁有某氏女见明怒色不止，乃劝下楼往园中一游。少刻复回，侧闻各国公使议论，皆轻贱其人，未尝有以明为不是者。丑正回寓。

携店中黑
仆出游

十七日乙丑，晴。未刻，携本店黑仆名朱安（年约三旬，铁面银牙，双目荧荧，如黑棋子然），北游十馀里，转东，一路园林花树，楼阁飞泉，颇觉悦目。是时天阴，复东行里许，忽大雨倾盆，苦无雨具，急入一家避之。其眷属三男三女，系翁媪与其子媳。霎时云际瞥过巨电，少妇仓皇失色，手指肩头作十字形，系默祝天主之意也。明尝闻泰西人云：“雷电皆系电气所致，毫无神灵。”今见少妇如此，则西人亦未尝不畏雷击也，雷则仍有灵矣。俟雨微止，翁云：“去此北行不数武，可觅海车。”遂同黑仆冒雨至第七条胡同候之。车至时风雨更大，兼有冰雹迷漫，甚冷。申正回寓。

十八日丙寅，晴。巳正出街，东北行三四里出郭，连游名园十二。处处茂林蔽日，络绎数十里，不数武即有铁凳，以备游人休憩。一路土房不高，然皆齐整，居住多是黑人，

黑人区
所见

见明独步，众皆扭怩吃吃而言，不知其为何国人也。少坐，即有男女来窥。小儿群立，以目视之，去则跳跃追随。或云是女，或云是男，或云服色新奇，或云彼发黑于我面，趣甚。盖合众国二百年来，已化阿美里加三十六邦。已化者男女令为奴仆，服与众同，惟语音稍异，为另种土语。其面有如铁者，有微黄者；发皆细冗，其色灰赤。其未化数邦，仍穴居于野，攫兽为食，面图五色，身着翎毛，别之为西印度。因前明宏治年间，西班牙人哥伦伯乘巨舰西行，新得此地，不知其另为一洲，以为亚细亚之西界，故有是名。

十九日丁卯，晴。午正，随志、孙两钦宪乘车行二里许，至合众国议事厅，又名上会堂^①。步阶而入，屋宇宏敞，修饰洁丽。正中大厅圆形，北一高台，上坐正副首领，下列木凳，排坐各邦绅士二百七十馀名。楼上陈座千馀，系为國中男女听论者。钦宪入，众皆起立。蒲钦使与正首领寇法四立谈，彼此答谢。各绅士皆出位列为两翼，一一与明等拉手道名问好。拉毕自觉手腕酸楚。次每人各出一纸，令书名字，不胜其扰。闻合众国人人各有小书一本，凡所交结，皆令本人书名于簿，以留笔迹。竟有与朝中大僚无一面之识，亦可使人送簿于门，求其笔迹，以便后人看其名簿，知某大官某名士曾为其至交也。故明在旅邸，每日男女求书者接踵而来，即仓卒相遇于途，亦自兜内取笔令书名字而后去。出圆厅周游各屋，入一书室，共存书一十七万五千馀卷，又有石像画轴等物。看毕回寓。

参观美国国会

酉初，复随志、孙两钦宪往白房赴宴，系前于十五日折柬相约，云：“大合众国伯理玺天德朱温逊夫妻恭请钦差大人于本月十九日酉刻晚酌，特此谨订。速候回音，是荷。”是夕，同席有各国公使及徐尔德父子。统领对明云：“诸钦使光临下邑，本统领不胜荣幸，一切事宜，无不尽心照料，以臻美善，而敦和好。俟贵国与西洋各国交久，自见合众国与中国友谊厚

白宫宴请
总统致词

^①上会堂，参议院。

薄。合众原与大清相隔一水，实比邻也。中国农人有稼穡善法，合众人可学；而合众有耕种省力机器，中土亦可仿。是则两国择其善者而从之，岂不日见其盛哉。”子初一刻，席散回寓。入夜阴。

谒华盛顿墓和故居

二十日戊辰，细雨阵阵。申初随志、孙两钦宪乘车行十数里，至漠沟河岸登官轮渡，曲折行四十八里至卧南山。一路浓阴绿树，阡陌云连。下舟拾级而上，步行四里许，抵华盛顿新移之墓。砌以红砖，前如山字，后如桥背，内长洞列二石棺，系华盛顿夫妻合葬。外有月门铁栅，左右石碣六七，皆伊子侄辈所立，表扬功德。复东北行过其旧墓，系一深坑，外以砖砌如长枕形。绕至山顶，见有石楼数间，朴素不华，后有廊榭园圃，地势极宽，乃华盛顿之故宅也。前临长江，拱如玉带；后倚青山，立若锦屏。松杉枫柳，花草新奇。守墓者皆本土黑人。下山仍驾小舟登轮渡。同舟与合众人罗理谈，年近五旬，自言能解百五十国语言，并能模写，如满洲汉字皆知。戌正回寓。

二十一日己巳，阴雨。巳刻，有扎克逊者，约风夔九与明乘车出游。其人曾与南邦对阵，失去左臂，国出银百圆买假手以续之，每年给养贍银四百圆。当日出郭，过木桥，长四里。行二十馀里至阿陵屯，系南邦叛首李义之家，后因彼败，遂以此筑京观，而慰忠魂。四面花树，中建石楼极巍峨，前临河而后倚山，遥望无际。房右一大石冢，高一丈，长一

南北战争阵亡将士

丈四尺，宽六七尺，上书：“内葬无名无考阵亡兵勇二千一百一十一名，系由沙场检白骨以瘞之。”此后义冢林立行行，共二万七百餘名。墓前标以白牌，上勒某营某队、某名某籍，春秋官为致祭。白牌上挂鲜花，有作成圆圈者，有十字形者，皆国人来此吊望，供花以祝升天之意。是时凉风细雨，四顾无人，游子天涯，能无堕泪！昔云：“一将成功万骨枯”，观此则中外一辙，武功顾可耀哉？

去此行四十餘里，过铁锁长桥，河名波多麻^①，一路所经之地多沃田，然开辟者少。道旁茂林蔽日，横亘数十里，然间有大片损伤，系战时被樵采所伐者。扎云：“八年前，黑人咸服役于合众。北邦因驱使者伤天害理，恐为国患，乃约各邦集议，欲放黑人为齐民。而南方各邦不允，遂搆兵夺去数省，波河以南为其所有，以立尺满城^②为京，鏖兵四载始定，黑人由是放出。南邦虽败，其大酋李义并未见诛，今在威至雅邦^③莱杏坦城为大学院之教习，在彼严锢与监禁同。”盖南邦之人耽于安逸，所有起居饮食，需人而理，故禁黑人而不释，职是故耳。刻下黑人既弛其禁，即各听其便，富者安居，贫者佣力，洵合众国之第一仁政也。

解放黑奴
第一仁政

酉初回寓。戌刻，随志、孙两钦宪乘车至布国公使高某公署。伊约至十五条胡同马素公礼拜堂，内设长案，上

①波多麻河：波托马克河。
邦，弗吉尼亚州。

②立尺满城：里士满。

③威至雅

列花草糖果，暨各种小儿玩具，有少妇十馀在彼售卖，值一钱者讨四钱。而买者率富户，亦不较其值。盖因堂费不足，借此以取偿之。子初回寓。

带兵总统
曾到中国

二十二日庚午，晴，热。午后，随志、孙两钦宪拜客。一带兵总统固慎，前于道光十八、九年间曾到中土，论及中外事体，甚属公平。一带兵总统韩皋，公出未遇。一总署总办葛士力，见其妻女，茶罢而归。戌刻，往宽街大戏园观剧，所演系俄罗斯伯多罗王^①在荷兰学铁木匠，工成回国，百官来迎，荷兰始知为王故事。丑初戏散。

二十三日辛未，晴。记：合众国因南邦之乱，军费太多，除嘉邦^②行使银圆外，其余三十五邦一律改用官票，其银数自数十圆至半圆至一角不等。大者长半尺，广二寸五分；小者长二寸，广一寸；面印金图黑字，背则绿色花

“绿背”

纹，俗呼“绿背”。按实银每圆重六钱二分，而官票每圆值银六钱一分以至五钱、四钱不等，市价日更。晚，有邻人马拉斯者约观剧，是时本系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八年，而所演者乃假造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事，亦不经之甚矣。

二十四日壬申，晴。午后，独步东行里许，过木桥入大园，石楼内储各国古董与鸟兽鱼虫之骨。游人入门，咸书名于簿，以备稽查。楼外四面绕以花树，花有木槿、红

^①伯多罗王：彼得大帝。 ^②嘉邦：加州(加里福尼亚州)。

蓼、风尾、杜鹃、芙蓉、玫瑰、芍药、牡丹。又有洋花数颗，名曰“麻娄立雅”^①，叶大如蕉，花色白，瓣长五寸如莲，其味清香。草、木则松、槐、榆、柳、苔苻、地槭而已。

二十五日癸酉，晴。记：合众人喜食西红柿，或生或煮，伴以油醋，或以白糖。又食甜瓜，尝佐以盐与椒面。嗜好不同，于斯见焉。闻国人有私怀手枪者罚银五圆，溺于路旁者罚亦如之。

西红柿

二十六日甲戌，晴，午刻阴，细雨一阵。未正至一官署，如中国之户、工两部。楼高六层，汉白玉石建造，四围距楼六里，层层官舍，半理田亩之事，半理工匠之事。凡国人创造一物一器，准其将图式报官存照，四年后方许他人仿造，以便创者获利。楼内存贮大小器皿百万万件，每器粘签，上书年月暨造者名姓。凡炮台、火轮、机器，以及些须玩物如风筝、纸人、绫花、磁果等，无不具备。其中大物之不能置玻璃柜中者，皆造以楠木、象牙，与真无异。

专利权

二十七日乙亥，晴，热。记：合众国自乾隆四十年苦英苛政，叛而自立，于今百年，已化三十六邦。民主其国，公立统领一人为首，在位限以四年，每年公俸银二万五千圆；副统领佐之，每年公俸银六千圆。统领四年任满，集众议之。众以其贤，则再留四年；至多不过十二年。否则

^①麻娄立雅：magnolia，木兰花。

推其副者为正；副若不协人望，则另行推举。凡国人年至冠时，皆有荐举之权。其举法系众人书其所举之人，投诸匭内。毕则启匭，择其多者立之；或官或民，不拘资格。其退位之统领，与庶民同。议事厅之正副首领与各绅士，亦由公举。而议事厅又有上会堂、下会堂之别。国有大事，则集众议。先呈下会堂，择其善者转呈上会堂，末则公递于统领，若统领不允，则仍交上会堂再议；如仍执议不移，则统领亦曲从焉。

荐举统领

二十八日丙子，晴，午后阴。未初一刻随志、孙两钦宪乘车东行数里至教军场。正面兵房如蜂穴，以木板高搭看台，中竖合众国花旗，左右立二中国龙旗。钦宪初到，连施七声大炮恭迎。有演兵大臣韩阔者，引登看台，谒见统领并大官百员。是日，演马步兵千名，号令严肃，军马整齐。又演救火激筒，筒行如炮，后接皮龙，不需人力，水出如雨。

**擦皮鞋声
与卖报声**

二十九日丁丑，阴。每日楼下有黑人手提木匣，口念“黑君皮鞋！”盖代人理靴之不洁者。晚间小儿卖新闻纸云：“晚报三仙！”盖每报一纸值三仙。按合众国一圆抵铜钱一百，命一钱曰仙。

五 月

初一日戊寅，晴，未刻阴，申初大雨。酉刻，随志、孙两钦宪拜副统领戈兰达，会见合众文武大员暨各国公使。

戈年逾三旬，寡言慎行，文武超群，为国人所矜式，敕封胜南将军，其绩伟矣。后被理刑官柴泗约至其家少坐。亥正回寓。

初二日己卯，早晴，午初大雨。戌初起程上火轮车，车前有火炉、冰筒、脸盆等物，惟入夜所有自上放下之床褥、枕被、幔帐，一切与轮船上等舱同。急行一夜，草地萤火如星，风吹不灭。

初三日庚辰，仍细雨空濛。卯初抵纽约。下车过渡，仍入前店。颇凉。申初，邻人杨昂约晚酌，同座有马立孙、布拉格、巴安驷、裴立等十余人，皆新邦富户。谈间，见新闻纸绘一幼女鬓发如云，仿华人编辫长二尺，游于市，被马衔去。乘马者夺辫而还，女子俯首赧颜受之，盖秃女饰假发以修容者也。又闻有富户某雇一仆，更深，主人欲寝，仆往送烛，见主人鼻牙右腿皆无，骇然而走，惊怖无措。盖主人肢体不全，饰假体以壮观者也。按西国有巧匠，善作五官百体，与真无异，不知者鲜有知其伪者也。酉刻回寓，入夜晴。

假发假肢

初四日辛巳，晴。酉初，随志、孙两钦宪乘车行里许，入代拉莫呢扣店赴宴。缘前五日在华盛顿接电报云：“新埠阖邦绅商是日在此恭请中国钦差晚酌。”当夕设长案九张，作门字形，坐有二百九十余人，作乐侑食。食毕，齐立称觴，恭祝大清国大皇帝，次祝合众国伯理玺天德。后蒲钦使与纽邦总督起

额卜额卜
贺来贺来

立，代达中外和好，言罢众皆举酒大呼曰：“额卜额卜额卜，贺来贺来。”^①以示宾主欢洽之意。子正回寓。

初五日壬午，为中国端阳令节，终朝大雨滂沱。得食蟹馅饺、茄子，豇豆、黄瓜等。晚有同店土商麦克璐约观剧，所演系组邦风土人情，颇佳。亥正回寓。

初六日癸未，晴。辰刻，布拉格约至十四条胡同看男官学，共大小幼童一千二百馀名，弦歌诵读，绝少佻达之风，其教习多是老姬。又至十三条胡同看女官学，共大小幼女一千二百名，颖悟聪明，半属闺门之秀。二处布公浼明宣讲中国圣教，以励诸生。明即勉以忠孝节义等语，诸生似有领悟。按二学俱有楼，以便栖止。楼各三层，以示区别。凡幼童幼女六七岁初学者，在末层楼，为第三等；逾十岁勤学者，升至二层楼，为第二等；十五岁以后深学者，超至首层楼，为第一等。明对诸生云：“愿诸公不日更上一层楼，则使臣有厚望焉。”众闻大喜，击掌称妙。

对学生
讲演

末初，复随志、孙两钦宪乘四轮四马车，行四十馀里，过正中园，入翟鲁木园。周约五十馀里，山水花树，景致幽然。中为赌马厂，周七里许。北立看台极高，坐容妇女三千。当中酒楼，以备赌者饮酌。后列马棚，四围马道三里许，如环形，平坦宽阔。每年赌马两次，共马百馀匹，一气驰驱，别以前后，而定胜负。入夜，男女跳舞为戏。

^①额卜、贺来：up(起来)、hurroh(好哇)。

是日沈立约晚饌，陪坐多系纽约富户善养马者。中一人姓翟名鲁木，年约四旬，因其品行端正，心术纯良，素为乡里所推许，即以其名名此园，以志不忘。

酉刻辞谢，登车绕行十馀里，走王子桥。薄暮入城，至一戏园。是夕所演，系法郎西之戏文，出名“格郎局晒”，译言“大公爵夫人”也。见有少女，首冠盔，手持剑，往来歌舞如旋风，转喉比娇莺，体如飞燕，楚腰一捻，掌中擎悉不过是也。子初回寓。

初七日甲申，晴。步行里许，至宽街乾货局，所售系妇女服饰，主人姓司名九爱，乃巨商也。其铺周围地基以面积计约十四亩，楼高七层，养男工二千馀名，女工千二百馀名，学艺百名。各国粗细绸缎棉麻毡绒，色色俱备。通楼罗列锦屏翠帐，香麝明珠，极天下之宝贵，亦无不别样翻新。以一二事证之：有手帕值百圆者，女子所披花绒片值三千五百圆者，其组织之工巧，有非人力所能及。踵事增华，伊于胡底？看毕回寓。

大商店一
手帕百圆

酉初，司九爱约至其家晚饌，所食之虾羹、鹅脯，虽仿中国炮制，而味少逊。坐间与一叟谈及假发，明云：“其法虽佳，然能纠发成束，而发际之皮肤总不能肖。”叟云：“可以兽皮代之，有据可证。”言讫以手抚顶，则乌云化为乌有，如脱帽然，居然不毛之地矣。接阅假发，系以兽皮作壳，而粘发肖真也。闻九爱失偶，无骨肉亲，故死后所有财产例归官用。如有幼子，亦必俟其及岁，而始还之。

金珠店与
刻石作

初八日乙酉，晴。居停巴满尔之妻与委员
窦理文之妻，请志、孙两钦宪店内早饌。午后，
明同布氏姊弟往看其兄布威里之金珠店。楼
高七层，升降有自行屋^①，与前在法国马赛店中者同。所造
铜铁模、金银器，以及镞钏耳环等，皆用轮机，不需人力。
又至布拉格之刻石作，所有纽约各铺门票暨宫中银钞图记，
皆在此刻印，笔力遒劲，细如毫发，洵天下之良工也。

次至净水巷，看布拉格之友兰满与龛蒲之香水局。楼
高九层，女工六百余名，男工亦四五百名，作各种香水，
发运各国，每日可得数千箱。洗瓶、灌水，皆用机器，颇
省人力。其贩往中华一种香水，味似丁香，瓶高半尺，塞
以草节稻壳，上罩银箔。下粘局票二：一系
白纸，印有五彩水花洋字；一系红纸，金书
华字三行，乃：

专销中国
的花露水

孖梨烟林文付流梨地
上品花露水发客
奴约林文烟监制

笔画端楷，似经华人代写。所谓“孖梨烟林文”者，局东
马利与兰满之名也。“付流梨地”者，香水名也。“奴约”者，
纽约也。

回店后，酉初有银商邓勤约晚饌，见其妻子焉。子正
回寓。

初九日丙戌，晴。卯正，杨昂之妻约明同其子杨世昌

^①自行屋：升降房。

往看礼拜堂，是日系外国礼拜之期，行里许，步石砌而入。楼内男女百馀端坐。居无何，琴声大作，人皆跪诵福音皈依，与英国耶稣教同。已正，琴声住，教师归，则众人纷纷下楼而去。酉正，由寓起程，过渡登火轮车，行一夜，至——

初十日丁亥，卯初抵华盛顿，仍入前店。晴，热。早饭得食软盖蟹暨豌豆。未刻，对户女儿麦安丽与其父麦汉来拜。麦安丽年未及笄，丰采甚都，语言聪敏，举止安详。汉云其学问著作，在义学中冠绝当时，现列一等，已居第一层楼矣。晚，文官希腊、武官韦烈来拜。

十一日戊子，晴，热。闻西国男子结党名“福立美逊”^①，入者助银三十圆，每年仍助三四圆，以备公费。合众通党以统领朱温逊为首，各有暗号为识，遇外侮则集其党，务便复其仇而后止。所用暗号，虽妻子不预闻，亦机密之至矣。刻下合众女子亦欲结党，自立庙堂会馆，此盖致乱之由也。闻男党内有一女子。缘其父初与众议，彼匿于柜而窃听之。议罢闻女笑声，众皆怒而欲杀，其父长跪求免。众令女誓以天日，永无渝志，乃止。

秘密结社

十二日己丑，晴。午正，东南行数里，道旁竖白玉石柱，尚未造成，周约二十五丈，高五十丈，直冲霄汉，名华盛顿碣。夫

华盛顿碑
尚未造成

^①福立美逊：共济会 (Free mason)。

华盛顿为彼中豪杰，治国安邦，堪垂后裔，勒石铭功，亦其宜矣。

十三日庚寅，晴。有三德兰者，华盛顿城之名士也。前投刺谒明，值公出未获见，是日往答礼焉。见其妻与其长女，问及三。媪云：“丈夫携弱息出游，愿少住为佳。”言次，忽门启，一幼女入，见明嫣然展笑，对媪云：“阿爹行且至矣。”言罢憨笑不止。媪喝曰：“有中国贵人在此，咤咤叱叱，是何景象？”女容少敛，缓步而出，才出门则笑声大作。媪曰：“孱息失调，祈勿见怪，实丈夫溺爱之过也。”明言“爱惜少子，人之至情，中外想同然耳。”曰：“妾久闻中国有溺女之说，然耶否耶？”明曰：“以告者过也。苟有溺女之说，则生齿将不日增而日减矣。”曰：“妾亦尝思及此，故未深信，今闻君言，前疑尽释矣。”少间三回，坐谈时许，辞归。幼女年十二岁，敏丽其名也。

问中国是
否溺女

十四日辛卯，晴，热甚。晚，希腊约同车出郭，行四五里，至其友魏廉家。主人倒屣出迎，引与登楼。魏云：“贵客光临，幸甚。愧无美酒，今谨奉舍利^①一杯，以酬盛情。”言罢举酒祝客曰：“爱达令游海四^②”，译言“我祝君安”也。按：西国饮宴，主客必先举杯对祝此语，礼也。又云：“贵国服色为我生平所未睹，不识妇女如何装饰？”明对以

①舍利：雪利酒。
②爱达令游海四：I drink your health（为您的健康干杯）

华美与贵国微同。四壁图画人物如生。有一幅系凌昆易箠之事，昆卧于床，四面跪立男女六七，以手抚目，哭泣之状，令人酸鼻。酒罢辞归。

十五日壬辰，晴，为西历七月初四日，系华盛顿战胜英国之日，而合众始自成一部。故每年此日各邦城镇市廛大开庆宴，处处悬挂花旗，家家施放爆竹，盛典也，而武功昭矣。

按合众有酒名“回四季”^①，力大而猛，味醇而沉，饮者率数日醉。闻有嚼生烟者，烟皆细造长丝，裹以银箔，有团成圆饼者，噙于口内，少时吐沫，其色黑紫。缘五年前南邦之役，兵将不暇吸烟，作此以嚼代吸，今则习以为常，虽幼童亦喜食之。

饮回四季
嚼生烟

十六日癸巳，晴。闻英人称合众人曰“洋技”^②，而合众各邦又互称洋技。洋技者，日耳曼语也，未详何义，或云系本地黑人之呼英吉利。

十七日甲午，晴。闻合众及英国有同姓而婚者。此等人散处于野，另奉邪教，名“墨尔门”^③，盖暗号，其义未详。有伤伦理，现国家设法严禁，而此风少戢。

十八日乙未，晴。记：合众女子少闺阁之气，不论已嫁未嫁，事事干预闺外，荡检逾闲，恐不免焉。甚至少年妇女听其孤身寄

合众妇女
少闺阁气

①回四季：威士忌。

②洋技：Yankee（美国佬）。

③墨尔门：摩门教。

外，并可随相识男子远游万里，为之父母者亦不少责。不为雌伏而效雄飞，是雌而雄者也。

晚，扎克逊约看马戏，辞谢未去。

十九日丙申，晴。见小儿一种游戏，系九人排成十字形，四面各二，面皆向外，中一。外二人，一奔一逐。奔者惧被捉，立于十字之一端，则此端之第一人改为第二人，第二人改为居中之人，则居中之人出以代奔者，逐者仍逐。俟奔者为逐者所获，则逐者立于十字之一端，而奔者易为逐矣。晚阴，大雨一阵。

二十日丁酉，晴。由欧罗巴新来马戏，共男女数十，服彩衣，乘骏马，结队而行。后则大车六辆，皆装饰华丽，载帷帐几案等物，上插国旗，沿路鼓吹以报。晚，德协理约看，其技艺与前所看者同，惟支搭帷帐，排列几案，与在楼馆无异。戏毕帐收，旷野而已。

公墓

二十一日戊戌，晴。未刻，同韦烈出郭南行六里，抵合众义园。四面环以铁阑，前临溪水，后拥山冈，葬于此者率大僚富室。葬于平地者掘地入棺，如中国之民冢，但少顶。葬于冈边者，横穿山穴，外闾石门，如西域之回冢。二者俱立石碑、石柱、石像生，上泐亡者姓氏、官职暨生死日期。去此复绕行十馀里，风日晴美，佳木繁阴，数间茅屋，炊烟上生。

二十二日己亥，晴。晚，麦汉约茶，见其妻女，三德兰父女亦在焉。案上置鲜花一盆，叶如仙人掌，细而薄，花似鸡毳，色深红，幽香扑鼻，沁人心脾，为明所罕见。

少坐，忽闻铃响，闾者通桂冬卿至，相见大喜。闻三敏丽能解俄语，与冬卿谈饮甚欢。戌正辞归。

二十三日庚子，晴。见土人一种玩戏。假如九人，则八坐一立。立者以巾蔽目；坐者男学女语，女学男音，各出一语，言罢彼此易坐，令立者去巾而猜，某人某语，或女声或男声。是则被猜者立，否则立者仍蔽目，再说再猜。

二十四日辛丑，晴。近日酷热尤甚。午后街游，遇武官夏石于途。伊女夏蕙见明持摺扇所画玉兰清秀，把玩不释，欲索之羞于启口。其父窥其意，乃代为之请，明即与之，父女免冠谢去。是时汗如雨下，明乃以袖拂暑而归。申刻，希腊率其子希乐来拜。

武官之女
索摺扇

二十五日壬寅，晴。申初，布拉格携其二子一女来，云将往英厘安纳邦^①避暑，因其地山水清幽，树林丛茂。又云闻诸公欲往包斯顿^②等处公干，此来一则叩别，一则饯行，握手言欢，相见恨晚，不知再会何年。言罢泣数行下。伊子一名卓益，一名翰立，女名凯蒂。

二十六日癸卯，晴。闻昨夜有男女野合，被逻者所获，各罚洋银五圆免究。次日，其事载于新闻纸。或云，若二人赂公局五圆，销毁其纸，则此耻庶可洗矣。午后，医生陶达及其友郎福澜来拜。

男女野合
罚银免究

^①英厘安纳邦：印第安纳州。 ^②包斯顿：波士顿。

二十七日甲辰，晴。未刻，步至三条胡同，回拜陶达，见其家属九人。达令三子二媳吹笛鼓琴，各歌一曲，以佐清谈。歌毕导入园内，地广数亩，种竹千竿，水阁凉亭，颇饶幽趣。茶罢，浮瓜沉李，鲜果盈盘，炎暑为之顿消，而两腋清风生矣。

二十八日乙巳，晴。巳初，布拉格辞往英厘安纳邦。

记：泰西风俗，拜客不遇，而名片必折一角以遗之，以便主人易识而答拜焉。

蒲使宴请
新闻界

二十九日丙午，晴。午正，同希腊往看银钞局，共男女书手二千五百馀名。其楼系白石建造，周约八里，甚宏敞。晚，蒲钦使请新闻纸局首领三十馀人在寓晚饌，子初散。

三十日丁未，晴，热。未正，同韦氏兄弟偶步郊野。一望山径蜿蜒，田畴交错，茂林丰草，碧绿盈眸，亘数十里。时而薰风荡荡，泉水潺潺，飞禽上下，对话游人。枕石而眠，少焉，阴云密布于西山之隅，而游人归矣。酉正，雄风怒号，大雨倾盆。

六 月

初一日戊申，晴。未初，郎福澜与陶医生之弟陶巖及其妹鹤约游郭外。时赤日当空，如撑火伞，流金铄石，遍体如焚。福澜云：“如此酷热，洵为夏日可畏，而冬日可爱也。”明言不然，苟移居北极，冬日固可爱，夏日亦可爱；如移居赤道，夏日固可畏，冬日亦可畏也。然此非日力，

实为地球所使。众曰：“然。”车行六七里，倦憩长林，日落循路而归。遇三德兰之长女三菊，着翠裙，冠红翎帽，与其兄钟智乘马驰驱林壑之间，相见免冠拱手而别。酉初回寓。

初二日乙酉，晴。大热。巳初，郎福澜约看凌昆遇害之园，今改为集理馆，内储男女全体筋骨以及腑脏，以备医生考证。并阵亡兵勇肢体，藏以木柜，罩以玻璃。于此见西人无事不详求其理矣。

西人事事
详求其理

初三日庚戌，晴。记：合众街道整齐洁净，道途无歌唱者，无嘲骂者，无拾遗者，无争斗者，无乞丐，少偷儿，大小闾巷皆设男女净房，违者罚无赦。

初四日辛亥，晴。闻有傅尔达者，私于武官卫卜之妻吴氏，其夫廉得之。是日，募二侦役。俟其妻出，令二役尾之，每事通一报。先报云，二人在某馆早餐，继则游于某处，末则宿于某店。其夫鸣之于官，遴干役数名，缘梯登楼，破窗而入，二人被获。盖外国风俗，妻禁其夫，不令一夕宿于外，而妻终夜街游，其夫莫之敢问。所募侦役系官设，侦毕酬以洋银若干圆。

初五日壬子，巳正大雨，未刻微止。见新闻纸云，卫卜之事经官审定，奸夫罚洋银五百圆赎罪，淫妇令伊父领回，因其夫不喜也。若其夫仍恋旧情，不忍他适，官亦听之。是璧虽不完，而镜可重圆矣。

奸夫罚
银赎罪

午后，有甘大立、韩恩慈、克赖尔暨阿丹来拜。阿丹者，年约二旬，采丰韶秀，词气温和，为纽约之才子。曾游阿非利加，归里著书，历陈颠末，为人之所叹赏。按阿洲地半沙漠，素为瘠苦之区。当其游也，时而步行千里，渺无人烟，饥渴顿踣，不堪言状。故回棹后杜门不出，以棋酒自娱。有劝以再游他洲者，彼坚辞之。明言：“人之生于世也，苟不著书立说，以传后世，则为虚生。况足下游历既远，见闻又多，已有成书播传遐迩。倘能继此不惮梯航，则异国他邦，尽入奚囊佳话矣。”众唯唯而耸听之，伊亦欣然动焉。晚，有蒲钦使之内弟李文模由麻沙朱色士邦^①来。

钦差招待
美国总统

初六日癸丑，晴。戌初，志、孙两钦宪同蒲钦使具帖请正副统领以及大小官员六百馀名，在寓晚酌。四壁悬挂中外旗帜，陈设芳华，彼此畅谈，子正始散。是日，正统领朱温逊未至。

初七日甲寅，阴。午后，同韦烈往看捕盗衙门。壁上悬挂男女小照百馀张，询之乃贼盗之像也。又有小铜铁器皿千种，每器下粘一签云，某年某月某人，以是物盗于某处，如何用法，一一细载。未刻回寓。晚细雨。

华盛顿
概况

初八日乙卯，早大雨，午后止，稍凉。记：华盛顿另为一城，不在三十六邦之中，在北喀尔勤那(喀尔勤那有南北之别)邦^②之

^①麻沙朱色士邦：马萨诸塞州。

^②北喀尔勤那邦：北卡罗来纳州。

东北，勿尔几呢阿邦^①之南，东临海而西近山，周约三十里，居民二十餘万，天时冷暖如中国神京。街道平坦，石墁者少，民房不甚华丽，率皆整齐坚固，而官署则宏敞壮观，辉煌耀目矣。街巷极宽广，有铁路、海车，与丹尼^②、法郎西二国者同。

天时冷暖
如北京

初九日丙辰，早阴云叆叇，午后风清日朗。志、孙两钦宪往总署，将所商办之件画押盖印，以昭信守，就便往统领府暨各处辞别。

初十日丁巳，阴晴不定。早有韦烈、希腊、陶达与三德兰等数人饯别。午正一刻起程，乘火轮车，亥初抵纽约，仍宿前寓。道出宾夕尔勒尼安邦^③之会城名非勒特尔非尔^④，山水清幽，楼房峻丽。

十一日戊午，晴。记：外国婴儿自襁褓至二三岁，鲜有哭泣者。凡遇庆吊之礼，其父母皆不携带，在家亦少共桌而食。每日寝兴与父母接唇为礼，遇戚友则以手抚口代之。有等不肖男女，猝遇于途，相距甚远，则彼此自啜左手背，或啜右手五指头。啜毕，持放左手心，向彼吹去，含笑而罢，洵流荡之极者也。

接吻为礼

又：天主教之教皇，非名士不得见，见皆跪而以口啜其足为礼，虽各国王、后见之亦然，今则礼稍杀矣。

①勿尔几呢阿邦：弗吉尼亚州。 ②丹尼：德意志。 ③宾夕尔勒尼安邦：宾夕法尼亚州。 ④非勒特尔非尔：费城。

信局

十二日己未，晴，热。未刻，同邻居冯安坦往看信局。所收之信，随时接地而发，自本城各巷至本国各邦，以及别国，昼夜无顷刻之暇。

十三日庚申，终日细雨。戌刻，有作奇巧灯者来。如将蜘蛛腿粘于玻璃之上，映灯一照，则长逾三丈，骨节百馀。蚊虫晴大如轮，六角形花纹甚匀。蚂蚁蚕蚤，大皆如猪。水蝎腹若玻璃，所吞蠓虫逐节可见。总之，微些之物，映灯而照，皆极大而明晰。又以水气与生气和，盛于皮袋，上放铜嘴，湛以胰水，吹出水泡，以火燃之，则轰声如爆竹。

新闻纸局

子正，随志、孙两钦宪乘车往看纽约贺腊新闻纸局。楼高七层，上下有活屋可以升降。其造板之法，系将零字先集一板。继以厚纸铺其上，以大锤击之，则纸即变为阴文。再倾以热铅，而板成焉。自集字而倾铅，只需一时而工就。刷印之法，共列火机四架，每架中一大轮，外绕六小轮，形似菊花。大轮敷墨，小轮置板，自刷自印，自行摺折而送出，在上者一人送纸，在下者一人接纸而已。一时可印二万馀张，每日得十万，值洋银五千圆。又有方机，中横圆板，一转两面印妥，尤为快便。看毕，在集事房少坐。寅初回寓。

马车

十四日辛酉，阴晴不定。合众有一种单马双轮车，极轻快，坐容二人，多系白御。当日未刻，明乘是车往“正中国”一游。御

者旁坐，道路平坦，时而自驭，鞭插车旁，只口作噤噤之声，马自驰驱。一路雨过土香，绝少游迹，因值外国中伏，咸去他乡避暑故耳。盖泰西四季皆有定期，总在中土四季之分至前后一二日，为其立春、夏、秋、冬。

十五日壬戌，天光如昨。寅初睡起，卯正，登“丹呢拉得陆米”轮舟，长约十六七丈，明楼三层，登之可以远眺，上立大清龙旗。即时开船西北行，走和村河^①，又名活得逊，宽约三里，左右皆青山绿树，村镇田园。东岸有火轮车道，车飞似箭，声震如雷。午后遇一轮艇，后带四只楼船，长皆十馀丈，遍插花旗绿树枝，过我船时皆摇巾捧冠以示敬。沿途村镇埔头十馀处，风平船稳。行四百三十五里，申正至纽邦大市镇阿尔巴呢^②地方。下船，乘马车行数里，入店名“代娄万贯”，极阔大，楼房数进，左临火轮车道，右跨街衢。闻是地多产钢铁，城内居民约六万，周十馀里。戌初出店街游，步行数武，土人相见皆瞻望咨嗟，有言日本者，有言越南者，更有言系朝鲜者，明皆对以“那欧斋呢司”，译言“非也，乃中华人也。”众闻之而喜。

轮舟上立
大清龙旗

十六日癸亥，晴。卯初起程，登轮车西北行，过思甘尼阿拉地方，见煮盐厂烟筒高数丈者，丛立百馀。遇徐尔德之友五人同车。行四百五十里，一路田畴肥沃，然开垦者少。未初抵敖贲城，百辆盈门，男女观者如堵。下轮车，

^①和村河，哈得逊河。 ^②阿尔巴呢，奥尔巴尼。

徐尔德家

乘双马车，行三四里，至徐尔德家。是日志、孙两钦宪暨蒲钦使与柏德二协理皆宿于徐家，明同桂冬卿宿于吴大富家，塔木庵、联春卿宿于施大额家，夙夔九、廷辅臣宿于裴乐义家，皆比邻绅富也，相待甚殷。同在徐家晚饌，有吴、施、裴三家眷属陪焉。

记：敖贵城周约十八里，居民一万八千馀。吴氏夫妻二子一女，长子吴振媳阿氏，次子吴安，女玉兰。闻徐大臣之三子徐威理在外经商，是年获利洋银十万圆。

十七日甲子，晴。辰正，随志、孙两钦宪乘车行七里许，往看监狱。中建石楼，环以铁壁，共犯人九百五十一名。每名石屋一间，内置铁榻，外立铁门，早启晚闭，功令森严。通监共分十五房。凡在狱者，无论拙巧，终日作工。所造者系铁木皮棉器皿等物，皆用轮机。每房有头役一名管辖。每饭摇铃，则人皆停工，结队行入大厅，内设长案坐凳，锡碗铁盘，每人给面包猪肉各一块，青菜一盘，加非、汤、醋各一碗。众入，齐立不语。有教师一名，立而颂祷数句。铁钟一响，众皆坐而刀锤乱动，杯盘狼藉。有一人头戴铁帽，形如鸡罩，乃极重之刑也。或云戴此帽之限，自六点钟之工至数日、数月、数年不等。苟怙恶不悛，恐终生不息也。狱囚衣食皆系官给，所造之货贩卖，则钱归东主，而东主每日交官洋银不足一圆。不但囚人借以闲其邪心，而东主且厚获其利矣。看毕回寓早饌。

监狱囚犯

巳正，阴。后复乘车行数里往看织毡局。男女匠人数百，所造各种毡呢，多灰、绛、蓝下色，而花样极夥。自洗绒至烙毡，皆用火机。梳绒系用铜皮板。造板之法，用活机平悬皮板，旁放铜丝一盘；机动时丝触皮透，如锥脱颖，一律斩齐。又，纺线以一手可纺六十馀条，极轻快。

去此，步至育婴堂，共养男女小儿二百馀名。众人坐，一老姬令众孩鹄立，齐声唱曲，声调虽佳，而曲文悲惨，乃有“无父无母，世上称孤，兄弟姊妹，异姓同居”等语。未刻，大雨一阵。俟雨止，还入徐家晚饌。酉初，有男女二百馀人来此歌舞。亥正始散。

十八日乙丑，晴。巳正，随志、孙两钦宪与众乘马车三十六辆，行十馀里往看农器。有割谷器如车，以二马曳之，左坐一人执鞭。马走轮转，自有关键将右边齿镰运动，来往割切。车随

农器操作

行，则所割者自然成束而遗于地。又有打麦器，形若巨箱，内含齿轮皮带，前以六马转磨，右坐一人送麦颖，左立一人收麦粒。磨动，则皮带随齿轮而转，自然粒出于左，而流入于仓矣。挺净壳飞，各有所在，精巧之至。

看毕回寓，少憩，复乘车行九里许，至徐友马缔荫家饮茶。马约看所种田亩，绕宅万顷，一望碧云，风吹麦浪，雨送稻香。虽系田舍翁，而拥田自乐，即南面王亦不易也。度陇越阡，顺步至鸥瓦湖，二三人驾一轻舟，共二十馀只，皆自行弄桨，顺流而东，齐声唱欸乃而去。是时波心月涌，水面风清，四壁青山，东望无际。行十数里登岸，步回马

宅，其子女具饌而进。食毕入园散步，其所植桃、柳、榆、槐、凤尾、辛夷、江西菊、洋木犀、虞美人等，皆枝叶条鬯，红绿芬芳，幽香满径，疏影当窗。盘桓移时而去，仰望则月影西斜而邻鸡初唱矣。

十九日丙寅，晴。寅初，同吴振乘轻车往游于郊，行三十馀里，时而薰风宕漾，晨光熹微，禾稼蓬蓬，鸟语啾啾，其一种天空清气，令人精神顿爽。饭后，施大猷约至其父家少坐。舍之前后，环以花园，活树成亭，鲜花作槛。后一大玻璃房，内植葡萄数架，名曰暖窖。

自来水厂

午正，随志、孙两钦宪往徐尔德之友莫尔根家午酌，复乘车行十馀里，往看水机。其通城各户所用之水，皆由此供给。系以水

力激铁轮，其声极大，水上自有筒管流归各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法良便矣。酉刻，回徐家晚饌。是夕，徐、施、吴、裴四家剧〔麟〕金公请，附约戚友男女百人陪坐。肴饌具山海之珍，酒醴极和甘之美，而奴仆往来，酬酢者接踵而至，宾主为之尽欢，漏尽始散。

男女千人瞻望钦差

二十日丁卯，大雨。辰正，自敖贵起程，乘轮车西行四百六十五里，申正抵那夏拉^①村。一路松橡丛丛，浓阴长亘数十里。因昨晚新闻纸将钦宪旌钺所经之地，以及某时刻至某处，备载详细，布告各邦。故各村镇男女蚁聚，车到则老幼皆高

^①那夏拉：尼亚加拉。

声呼蒲饮使之名，令其译告钦宪，以伸瞻仰之私。车去皆免冠摇巾，齐呼“贺来”以贺之。沿途过二小湖，一名开尤嘎，一名翟呢瓦，渊深莫测其底，虽严冬亦不结冰。次至罗柴斯得尔城^①，为是邦之巨郡，迤西僻路通柏费娄城^②，男女瞻望有千余人，其呼声较前尤大。次至劳克博地方，为运河下游，有五石锁，控驭坚固。去此河路曲折，蜿蜒不断，悉植白莲菖蒲，而花叶皆小。两岸芙蓉萱葵等花，罔不枝叶相当，紫红斗丽。行三里许，入“音特那慎那拉”店，颇宽敞，饮饌亦精洁。

是时节方盛夏，而寒气逼人如冬，耳畔湓涌之声，如河决堤，聆之令人股栗。盖因此间有极大瀑布，总名与村同，宽约四五里，长百零八九里，南连益利湖^③（原名伊尔厘湖），北通安秋湖^④而入海（原名安剔衣厘阿湖）。其溜自南而北，至此下流十九丈八尺而成瀑布。舟在上流十里外不敢渡。下流二十余里，白沫飞起如云，直冲霄汉，声大于雷，震惊不止百里。附近之处，人距数尺，对话不闻。两岸东为纽约，属合众；西为上加拿他省拉嘎拉城，属英国。（加拿他^⑤有上下之别。）水至此分为三道，中一小者名激风洞，宽约八丈。在西者名马掌，宽约二百丈。在东者名阿美利甘，宽约五十余丈。上流有四小岛，大者名山羊岛，旁三小者名

尼亚加拉瀑布

①罗柴斯得尔城：罗切斯特。 ②柏费娄城：布法罗。 ③益利湖：伊利湖。 ④安秋湖：安大略湖。 ⑤加拿他：加拿大。

姊妹島，毗连处横有铁桥。山羊島外有多宾塔，建以石，高逾三丈，登之则一望无餘矣。每当夏令，四方人民来此乘凉者不可枚举，即冬令亦多临眺，因水结冰山，一切楼台花木，俨如雕刻玲珑，可称玻璃世界，故佳景为天下第一。

商会恭迎
中国钦差

是日由柏费委来四十五人，胸前各带白绶一条，长半尺宽二寸，上印蓝字云“柏费委商贾会恭迎中国钦差”。其头目名哈蚩者，与蒲钦使立谈和好之意，伊等免冠致候而退。戌刻，往间壁旅邸看跳舞会，共士女五百餘人，皆来自他邦者。子初回寓。

二十一日戊辰，晴。午初，随志、孙两钦宪往观瀑布。过铁桥长二十丈，宽十五丈。先至山羊島，在激风洞与马掌之间，长约三里，宽二里，花树颇多。激风洞左有小房一间，入内易以外围油衣油帽，自筒楼环梯绕下，地皆乱石，如狼牙之林立，上望则峭壁陡岩，悬临千丈，天漏急流，飞波扑面。绕至激风洞之后，通有小木桥，极狭，仅容一足。渡桥后，则步乱石，扶木板，游历数处，而巨浸漫天，如江河之倒泻，其声音之震眩，耳目亦不效灵矣。游毕登楼易衣，每人给票一纸，上云：“某人某日曾游激风洞”等语，以便其人自炫胆大心坚，无所恐惧之意。出此登塔一观，景虽毕见，而急风骤雨，势不可当矣。嗣至姊妹島等处，则树林阴翳，花鸟宜人，喷雪跳珠，非复从前景象矣。

至激风
洞一游

由旧路北行六七里，迤西过苏本逊桥，横卧河面，通身铁造，下无一柱。路分两层，上走轮车，下走人马，长八十二丈，宽十五丈，高十三丈，距水面二十丈，极坚固，系数年前劳卓安所造，费用洋银五十万圆。过桥至加拿他，行三里许，登楼眺望，见英属瀑布如马掌形，名实相副。有本地商人挽明等背瀑布而立，伊照画一张而去。后盘山而下，至河边驾小舟，乘急流而横渡。抵岸时有水机自行车，乘之可以登岸。因是地无码头，岸高十八九丈故也。由岸登船，亦须借此。再，倚岸斜立木梯，共二百九十三级，喜步行者则升此登岸。至此亦急雨濛濛，迅雷隐隐，因在阿美利甘瀑布之右，相距不甚远也。申初回寓。

二十二日己巳，晴。纽、加二省因苏本逊桥距瀑布稍远，拟公造一桥于苏本逊之南六里，以便车马行走，长一百八十六丈四尺，宽二丈五尺，高十五丈，距水面二十三丈，鸠工庇材，尚未造成。而两岸已立铁架，高十六丈，中横铁链七根，周皆拱把。上悬铁篮，周约一丈，可容四人。两岸各备六马，以绳曳篮。由东岸至西岸，则西岸马曳；由西岸至东岸，则东岸马曳，以便匠人往来作工。是日午初，明随志钦宪乘车前往，至则坐椅以索系之而登铁架。志钦宪同柏协理与厂主乘篮往返一次，后明同德协理与窦理文亦乘篮而行，至中流稍停，有人照像而去。上下天光，人影倒置，是时疑在虚无缥缈之乡矣。回时因马力不齐，令篮簸扬，颇觉危险。临出篮时，众人以纸撕成心形，掷之于水；继则免

乘铁篮过
铁索桥

冠摇巾，以志庆贺之意。后由铁架步陡梯四百二十三级而下，不复系之以椅矣。未刻回寓。酉正，寓内奏乐，有男女二百余人跳舞，丑初始散。

二十三日庚午，晴。每日廊下有二十四人鼓吹作乐，似趁食者。午正，步至间壁旅邸。其楼后窗临河，登之远望瀑布与多宾塔同，但水势稍杀，不致令人震眩耳。入夜，寓内复跳，男女更多于昨，忽歌忽舞，终夜不息。

Happy boy

二十四日辛未，阴凉。早有老媪年约六旬，携其子郭腾文投帖见明，云：“今早产得一孙，求赐乳名。”明即书“福儿”二字与之。

媪问何义，遂以洋字还音，且翻云：“哈辟柏艾”^①也，母子拜谢而去。未刻，细雨濛濛，润物无声。酉正，随志、孙两钦宪往间壁旅邸看跳舞会，见男女极多，中有华盛顿之三菊、陶鹗、郎福澜，纽约之杨昂、邓勤等人，相见甚喜。又闻二年前，英国世子韦理思来观瀑布，有人于急流处横百丈绳负之而过，其人可云神乎技矣，但此事未知真否。亥正回寓。

二十五日壬申，晴。午后街游，商铺所售多系石玉，如汉白玉、墨玉、玛瑙、云母等，皆雕成杯瓶盘碗，暨男女环佩，其式样有花卉、草虫、羽毛不等。据土人云：“皆由地内掘出，或深谷寻觅者。”有一种石皮极粗，纹理细腻，色紫黄，系木变者，切成薄片，光润可爱。若以之作君子

^①哈辟柏艾：Happy Boy(幸福的孩子)。

之佩，可充琼玖之选矣。有木房数间，倚于河边，询之乃浴堂也。盖西人喜浴凉水，而华人则不惯。

二十六日癸酉，晴。闻数年前激风洞旁有一峭壁，上极平坦，可容车四轨。前年有游客乘车眺望，方回车而崖忽坠；幸马力大，

瀑布石壁
上的诗句

而车竟获安归矣。盖水力凶猛，渐渐销蚀，或云恐百年后千丈高崖化为乌有，而瀑布亦从此休矣。又有女名洛美萨者，同其兄洛格来游于此。女在河边拾花，忽失足而灭其顶，顺急流而下，其兄无法救援，遂投于水而逝。后人留诗一首，勒石于岸，以传后世。诗云：“美萨年方一十六，梅妆出众心尤淑；不意踏险去拾花，失足同兄入飞瀑。”

二十七日甲戌，阴。巳初，随志、孙两钦宪乘火轮车西南行六十九里，巳正至柏费娄。驿吏备车来迎，男女塞路，争先睹之为快。城周约三十里，居民十二万，旁临益湖，商贾云集。湖通运河，河边建积谷仓，高十五丈，周八十丈，前一双筒，伸出如象鼻。

积谷仓

内作连斗，插入米内。轮机动，则连斗齐转，将米运上倾于楼顶斛中。随斛有称，只需一人记数而已。称过则米流入各廩，颗粒皆归官府，绝无偷盗之虞，勾稽不爽丝毫，永鲜侵吞之弊。出仓时亦用此法，一时能运米一万六千石。仓房纯系铁建，上下铁梯六百级。沿河有挖泥船，亦用轮机连斗，与运米大同小异。

行四里，往看铁器局，系造轮船所用。匠人数百，鼓大火冶生铁，以火之余力催轮机，又以轮机吹风。风助火

力，火借风威，拉拉杂杂，热不可当。偶开机门出气，其声吼如巨兽。

复乘车绕城游二十馀里，至哈蚩家少坐。又至前任驻扎日本国领事官费士家饮酒。后至大街，官厅旁有法通线牌^①，内通救火、机器各局。时志钦宪以指按牌，闻内击钟，少顷忽人马骤至，竖长梯于楼顶，数人援之而上，其急如风。下有火机激水，喷起数丈。看毕，至柏城会馆午酌。

后至河岸登小轮船，长十馀丈者，名“贵客礼”。是日

高树龙旗

街市多插花旗，船上高树大清龙旗，鼓乐笙箫，疑在天上。客人男女四百馀名前围后拥，以致骑篷倚舵者几无馀地。开船时，大小番

舶皆鸣哨而贺。入益湖，过炮台，连放二十一响大炮。时风大水狂，船行甚急。走那嘎拉河三十馀里，中途停泊。由船登岸，横以木板，因年久被风雨摧残，不免有剥蚀之

钦使孙君
失足落水

处，孙钦宪踏之失足落水，幸水流不急，得抱木柱，经本船水手周三富投水负之而出，移时始苏。申初，乘敞车行三里许，登火轮

车走二十二里，抵那嘎拉村回寓。

二十八日乙亥，阴雨，微凉。早有柏费娄哈蚩、黎义等六人稟见问安，孙钦宪具礼深谢，并厚赐水手以酬其劳。又同寓有罗魏氏者，纽邦银商之妇也，年约五旬馀，携其

^①法通线牌：电线开关。

二女，一名罗脂茸，一名罗朱蕊，来游于此。当日同在寓内听乐，伊言其兄子魏穆将游中土，求赐荐书一函，以便照拂。明允其请，母女肃容而谢。

二十九日丙子，晴。早随志、孙两钦宪往多宾塔下铁槛照画。午后，复随志、孙两钦宪、德、柏二协理暨同店男女数人乘车过大桥，至加拿他周游。行十馀里，在河边一小屋中看火井。井内之气，燃之若灯而不着物，其水可饮而味异，盖硫磺也。次至斯遼岛，杂花满树，野卉芬芳，石皴苔藓，涧流清泉。随行而前者讴歌，后者击掌，群鸟和音，非丝非竹，虽为异域，俨若世外桃源矣。归时见马掌后有白方塔，高入云端，系加人为英国世子造者。登其巅，三面瀑布，可以毕见。

后至集古院，存贮各种鸟兽昆虫之皮骨。有埃及四尸，缠以白布，盛于棺内，而棺无盖。或云，皆千百年前者，暴露日久而肉身不腐，亦奇事也。旁一花园，有凉亭、水池、金鱼、孔雀、青牛暨红白鸚鵡，在彼饮三鞭，食地榘后，盘桓数刻而归。入夜，阴。

看古尸

七 月

初一日丁丑，阴雨稍凉。记：那夏拉村不大，居民二千馀，皆旧室富户也。家家楼房宽阔，花树盈眸，极其幽雅。闻昨早有轮车伤人之事，因荡女与所欢者谋私逃，上轮车时，伊母追入左门，而女夺右门而出，伊母转身亦出，

母女正在支撑之际，而轮车开矣，母女被伤，而母尤重。申初雨止。酉正一刻，由寓起身，上火轮车，行一夜，甚冷。至——

初二日戊寅，行四百三十八里，卯正抵阿尔巴呢。是日晴热，仍入前寓早饌。巳初又上轮车。此车异众，每辆屋分数间，有客饭厅，四面玻璃盈窗，长皆六七尺，几案、帐帘、茵褥极其华丽。行四百六十九里，戌初至乌斯达尔村停车，有蒲钦使之友五人由包斯顿以马车来迎。兵役排成两翼，以绳代垣，禁止闲人绕越。下轮车，乘马车行二里许，宿于“北斯得”店。入夜甚热。闻此村周约一十二里，居民三万有奇。〔稿本卷二终〕

戊辰七月初三日己卯，阴，细雨如丝。辰初起程，登火轮车东行一百三十二里，午刻至包斯顿。停车后，连放十五声大炮。有本地官备车来迎。下火轮车，乘双马车一十六辆，即刻而发。有马兵四百，举刀奏乐，分为二队，以资护卫。先在包城内外周游六十馀里，一路皆插花旗，间有竖中国黄旗者。男女开窗眺望，免冠摇巾，击掌飞花，口呼“贺来”。有举中国雨伞者，有摇中土绣花绸缎者，有铺红被列烟具磁盘于窗下者，有戴中土秋帽者。总之，凡有些须华物，无不炫之。沿途人多，竟有骑墙跨脊、攀树登梯者。申初，游毕下车，有官绅导入“博克尔”店。是夕结彩奏乐，会见通城官绅士商二百馀名，丑初始散。

波士頓的
歡迎場面

记：包斯顿城又名摩士敦，周二十二里，居民二十二

万，属麻沙朱色土邦。东临大海，西近小河，为合众之一大会城也。其中闾巷密如蛛网，万室云连，百货阗溢，市廛园囿之繁多，堪与纽约相埒。滨海之区，往来番舶不计其数。按合众埔头纽约为第一，包斯顿在其次。再，此地为蒲钦使桑梓故乡，戚友候门问讯者朝夕不暇。自乌斯达尔^①至此，旅费皆通城商众供给，有司那欧、皮格凌、戴那益及阿立安等四人总司其事，包城正指挥司柏尔副之。

初四日庚辰，晴。巳正，随志、孙两钦宪乘车行二里，入其范仪堂。堂亦宽敞，可容六千余人，系范仪捐建，以与邑人议论公事者，故以为名。是日通城商贾工匠，入堂参谒中国钦差。钦宪立于正面台上，台之左右有阶，左升右降。先见者班、韦二总督，一系木匠出身，一系屠户出身。自巳至未，升台谒见者已有五千余人，而台下立待者仍不减少。而楼上妇女倚阑瞻望者，有如云如荼之美，珠履三千，不知倾城几许矣。缘通城人民除显宦富室不计外，尚有二十余万，岂一日能毕会者？而乐工奏曲虽操土音，亦颇委婉可听。酉正，往真公店赴会，悬花结彩，灯烛辉煌，广列盛筵，飞觞畅饮。官绅士商共二百五十余人，有总督布洛克、班克思、固慎，邑长舍来福等。席撤，众皆起立祝颂。子正回寓。

数千人谒
中国钦差

初五日辛巳，晴。巳初随志、孙两钦宪登官轮船，长

^①乌斯达尔：伍斯特。

十一丈，宽二丈，名“马克乐”者。东行十馀里，过军器厂，连放十三声大炮，礼也。船上乐工数人，偶奏中国一曲，而乡思顿觉触起矣。沿路过炮台二，又行一十二里至卧兰炮台停泊，亦连放十三声大炮。下船，乐工导引而行。是台高四丈，周三十五亩，内立石墙，外环土冈，有高屋建瓴之势，洵为一方雄镇。有演炮兵面东施放铁炮一尊，长一丈二尺，周六尺，重五万斤者，炮子重三百六十斤，其力可至二百里。管炮官云：“此台为天下第一，惟俄国者差可比拟。”次入火药库，所储铜帽、药料、火弹无不精良。

炮台天
下第一

去台东行二十里，至麋鹿岛，上有养济院，共育男孩四百名，女孩二十六名，皆孤苦而无告者。既养且教，亦仁政之一端也。步入礼拜厅少坐，群儿咸来拜谒，有鼓琴者，有吟曲者，其起立进退，一切有节，若遵其令而不敢紊焉。

后同船有日本四人，悉服西洋之服，询之，系来此肄业者。闻有粤人王阿秀在此开张茶铺，甚获利，已纳番女为妻，六年而生二子一女。申初回寓，入夜阴而微冷。

粵人在此
结婚生子

初六日壬午，晴。未初，同皮格凌、阿立安二人乘车往游于乡，一路山水清幽，花木畅茂。数里外有茔城，其地面积一百五十亩，环以石垣。城内纵横画界为葬地，如井田然。本邑居人各买一区，大者不过一亩，价极昂。其葬法系数棺相依，不论祖孙父子兄弟皆同穴，无昭穆之说。

另有隙地，凿湖溪以蓄水，开道路以通车。墓地相距不远，间以一巷，记以某号。每遇祭扫，即将巷名某号告御者，则驰驱而入，无烦絮问矣。古人谓吉地为佳城，不意是邦茔果有城也。游毕而返。

酉初，往河阳至蒲钦使之外父李温美家少坐，其外父，外母相待良优。引入书室，观看中华珍玩多件。有一画轴，细绘京都冠婚殡葬之仪仗等物。戌初回寓。

北京礼俗

戌正，随志、孙两钦宪乘车行二里至大琴堂。堂甚高，三面楼台坐容四千人。正面设大风琴一座，高四丈，宽二丈五尺，木质花梨，上竖铜筒四十六，高一丈五尺，周三尺，内藏小筒数百。下坐一人，以四肢鼓之，则机动风生而响发矣。其声大如雷鸣狮吼，其声小如凤啸龙吟。据土人云，此琴天下无双，惟在罗马者堪拟。再，此楼高逾八丈，广十二楹，而琴声令梯板震动，于此可见琴之大矣。亥正回寓。

初七日癸未，晴。辰正，随志、孙两钦宪乘马车三十五辆，过十里长桥，至堪布立支^①。在麻邦另为一邑，城不大，居民十万，与包城相隔一水，此水与邑同名。是日，邑长带马兵二百名来迎。过桥后，前引有马队二百名，皆执坚披锐；次则乡绅百名，皆锦衣文骝；次则福立美逊党人一百四十名，皆服党衣，持党具如书卷、花旗、铜尺、

^①堪布立支：坎布里奇。

宝剑等物；次则救火人百名，皆红衣黑帽，腰缠皮带，手执鲜花，随有火机暨各种器具；大车十五辆，车之左右各一红衣护卫，皆白马长矛；后护者亦马队二百名。以上皆结队而行，鼓乐迎入城内。街道清水洒尘，家家悬挂花帜，有大书“敬接贵客”者，亦有书“庆贺”者，男女老幼，

中文写的
欢迎辞句

装饰一新。车过时男子免冠，女子摇巾，群呼庆贺。更有女子掷花车内者，花上系笺书“庆贺中华”四字。缓行数十里至会堂，堂前挂大清龙旗，高悬匾额，文曰“慰望庆贺”。出入重门，登台少坐，蒲欽使与县长何仁立谈数语，互陈敬谢之意。

堂内众人问讯毕，登车出门，撤去前后护兵。行数里至大学院，楼内存古今书籍二万六千册，四面环以屋宇，

集奇楼和
观象台

系肄业者退息之所。书楼之后有集奇楼，内藏各种鸟兽鱼虫之骨，与他国者同。次至观象台，上悬平仪，如时辰表，外粘纸条如环，针尖濡以蓝色，下通电线。另有窥天镜长丈许，占星者竟夜候之。天象稍有变动，则急以手按电线，则针所指之时刻分秒，自有蓝点为识，以便查核推验。看毕，在会堂晚饌。夜半回寓。

初八日甲申，晴。巳正，随志、孙两钦宪乘火轮车行六十七里，至洛澜酒庄。或云：二十年前尚无此庄，今则聚有二万馀民矣。地通长河，设绒毡局四处，每局有男女工人三千六百名。水由上流至此，被铁闸激起，其力甚大，即用水机以织粗细绒毡、喀喇、哗叽等项，颜色花纹共千

百种。未初回寓。

初九日乙酉，晴。午刻，随志、孙两钦宪拜总督布洛克。晚，有洋商韦祥性备鱼鸟饌候于舍利湖旁，如蟹、虾、燕、雀等，皆仿中华煎煮，其味颇佳，宴罢而归。入夜微凉。

中式肴饌
相款待

初十日丙戌，晴。午后，同司那欧乘车出郭，过查理村，与包城接壤。是村不大，而楼房幽雅。距村不远，连游数园，方皆百亩，四面铁阑，蜂蝶飞舞，花木繁多，虽一邱一壑，无不天然工秀。据云，凡人烟稠密之区，宜多建园圃，广开沟渠，以使地气疏通，更宜多植树木，则易召甘霖而人无天札之虞矣。

十一日丁亥，晴。未初，随志、孙两钦宪乘车至河干登船，见幼童七十馀名司篙掌舵，登索张帆，轻快便利，罕有其伦。盖城中佻达之子，不喜攻书，故令舍彼而业此也。

十二日戊子，晴。午正，皮格凌、阿立安约明共车往游查理村。行九里许，至格凌家少坐而去。环村周游十数里，申正回寓。酉初，同联春卿、庄松如街游，步至含卧街，转至立尺满街。一路气灯辉煌，明同白昼，土人绕视者甚众。有一人红面卷发，大声急呼“嘲嘲”二字。询之系醉于酒者，所言即“吃饭”二字粤东土语也，未知是否。

“嘲嘲”

十三日己丑，晴。申正，司柏耳约往其家，见其妻。伊令次女司敏丽鼓琴一曲，声音宛转，馥韵邈然，不知天

上人间矣。后同往真公店内听乐，登楼远眺，伶人在林中演唱，时而金鼓迭奏，声如裂石惊波；时而笛管悠扬，志在高山流水。奏罢，聆者击掌，群呼“卜拉五欧^①”以贺。“卜拉五欧”译言妙也。戌正一刻，司柏耳送明回寓。

十四日庚寅，晴。午后，随志、孙两钦宪乘船看水军养病所。木屋数十间，晨夕有医生看视，疗治调养，极为周至。顺流至造船厂，工匠千名，所造器具与他国同，惟缆绳异常坚固。下船登绷克山，顶有卧兰碑。卧兰者，合众之大帅也。其人雄才伟略，有名将风，屡战于英，而殁于王事。国人哀之，综其生平事绩，勒诸贞珉，以垂永久，亦羊叔子堕泪碑之遗意也。碑高二十丈，广五丈，极其壮观。申初回寓。

自鸣钟
时辰表

十五日辛卯，晴。未正，随志、孙两钦宪乘车行八里，看勒彬钟表局。男女匠人百馀名，所造自鸣钟、时辰表，皆甚精巧，种类不一。有自上弦者，有柄上弦者，有推柄问时刻者，有带月光而分朔望者，有带无数小盘指某年某月某日与礼拜之期者，有极小如豆粒者，可谓纳须弥于芥子矣。看毕回寓，晚步至对户乡人议事厅，楼房宏敞，修饰洁丽。

十六日壬辰，晴。巳初，由店起程，乘马车行数里，至客厅少坐，后乘火轮车西南行五百七十二里，酉正一刻抵纽约，仍入前寓。

^①卜拉五欧：bravo，好啊！

记：前在纽约，时当盛夏，明等被纱罗大衫而游于市，而土人谓其服寝衣而游，共非笑之。盖西俗夜着长衣，昼着短衣故耳。

十七日癸巳，晴。早接韦烈信一函，内云：“昨生一子，头角峥嵘，人讲是儿有福相。谨以足下之德字为名，以作纪念，望良友其谅之。”

十八日甲午，阴。细雨阵阵，步至藏书阁。楼房数进，罗书万卷，检阅有《中华风土记》二册，图画精细，注解详明，如拜佛诵经，婚嫁宴会，耕樵歌唱，以及儿童玩具，靡不完备。又有孔圣道学书与翻译《康熙字典》、《汉英合璧字汇》。又有外国山海经，与中华迥异，共三卷，厚皆二寸许。如鸟兽、水族、昆虫种种，亦各图形清楚，披览之余，栩栩欲活。

《中华风土记》

十九日乙未，阴雨。记：合众国各邦男女好客，温恭和霭，视人如己，从无忌妒之心。国人各教皆有，惟耶稣教分为二类：一名“溃客尔司”^①，男着宽檐帽，女戴大白巾，行古礼，论古语；一名“晒客尔司”^②，男女礼拜不诵经，不跪，不坐，男女排成两翼，各张两臂如飞，和声而唱。

二十日丙申，仍雨，凉。闻国人自北方胜后，而南方时有不逞之心，乃聚众立党，称为“分尊卑党”，仍以奴辈

^①溃客尔司：Quakers（公谊会、教友派）。
（十八世纪起于美国的基督教派）。

^②晒客尔司：Shakers

分尊卑党
与平行党

视黑人，只于不敢放肆。所有大小官僚，仍系“平行”，与“分尊卑”二党并进，各怀私意，彼此不睦。现任伯理玺天德将及四载，各邦人民应公举堂中二大官为一正一副。因二党不和，“平行”者欲举二人，一名戈兰达，一名寇法斯；“分尊卑”者欲举二人，一名希墨，一名布蕾。二党如此争衡，后患恐不免焉。

二十一日丁酉，大雨。记：合众国东距大西洋，西临太平洋，南通墨西哥，北界英属加拿他（又名魁那大），东西约万里，南北六千馀里，东有阿嘎呢山^①，西有罗机岭^②，长皆万馀里。田亩膏腴，土产丰盛。自畔英自立后，

合众国
概况

纯以仁政待民。欧罗巴各国游民望风引领，来隶版图。遂开垦旷野，驱逐土番，人满四万则立村镇而成邦，今共得邦三十六。天时亚于华夏，南如江浙，北如燕晋。所产五谷果蔬，亦与中国无异。各邦皆有公举之正副首领、巡察、赞议、刑官、指挥等官；所办政事一有偏私，则群议废之。通国兵只一万，分布各炮台关隘。四民除士外，所有农、工、商年力富强者，皆隶军籍；无事则各操本业，有事则征为官军。再，合众国因初为英属，故语言文字与英国同，所尚者亦天文、地理、算学、格物诸学。百年来地与英、俄相埒，诸邦守望相助，严备边疆，其附近之国永不侵陵，而诸大

^①阿嘎呢山：阿巴拉契亚山脉。

^②罗机岭：落基山脉。

国亦莫敢与抗。不以兵戎而以玉帛，合众有足多焉。

二十二日戊戌，阴。约船束装，各处告别。晚有邻人杨昂等饯别，坐谈良久，亥正始去。

二十三日己亥，晴。巳正起程，驾小舟行十五里，至十六河口登大轮船，名“扎瓦”，长三十丈，宽三丈馀，英国暗轮船也。当日有李温美、窠理文两家眷属送别。再，自闰四月初一日到新埠以来，有开安者，系和拉新闻纸局所委作为向导，以便游历各处，更为传报新闻，至此送行始去。午正开船，出口东行，旁风微冷。申正，阴。

新闻记者
一路随行

二十四日庚子，晴，冷，旁风。船微摇荡，水色葱绿。午后，阴云密布。

二十五日辛丑，晴，稍平。记：合众国有以避字为赌者，甲说一字禁乙，乙说一字禁甲，犯者必罚，无论男女皆可相约。

二十六日壬寅，晴，平。水色深蓝。申初一刻阴。入夜大雨倾盆，凉甚。

二十七日癸卯，阴。水平而色黑。酉正大雾，飞烟缥缈，天水迷漫。

二十八日甲辰，阴，逆风。船甚簸扬。晚见一巨鲸，长二丈馀者。

二十九日乙巳，阴，冷。风定水平，其色黑。有坚冰长十四五丈者，顺流而下，船头几被所触。据同船英人花爱达云，其来自

冰山

北极北冰洋。入夜，晴而稍暖。

八 月

初一日丙午，晴。午后风起浪涌，船即摇荡，同船客人眩晕若醉。其不呕吐者，只蒲钦使之妻与一老姬，暨其女仆马莉、男仆欧尔而已。

初二日丁未，晴。风浪尤巨于昨。大声发于水上，撞船訇然，开窗视之，骇然可畏。盖浪起如山，其危险与太平洋同矣。

初三日戊申，晴。水绿色。早见北面长山绵亘，系英国爱尔兰之西南界也。申刻抵昆斯^①海口，不入内口。住船后，有小轮舟接待。是处船只不多，楼房亦少，左右有炮台灯楼。酉初复开，仍东行。入夜转北，逆风甚冷。

^①昆斯，女王市，在今科克附近。

英吉利游记

初四日己酉，晴。早见东面多山，隐于云雾，系英国西南省卫拉斯^①之西界也。已刻转东，未正抵英葛兰^②西界立温浦^③地方，

由利物浦
赴伦敦

系英国通商大口。下船乘马车行二里，入“华盛顿”店（此店系合众人开张，故以华盛顿为名）早饌。其地居民五十万，周约三十馀里，船只鳞比，楼房峻丽，街巷繁杂，人民稠密。由合众纽约至英国立温浦，计水程九千一百四十四里。

酉初起程，登火轮车东南走六百六十六里，亥刻抵英国京都伦敦。易乘马车行十馀里，入“葛罗武那尔”店，极宏敞。楼高十二层，广宇千厦，有自行屋，可以升降高楼，毫不费力。其馀储粮、存冰、积煤，各房数十间，亦皆宽阔整洁。是店为英京第一旅舍，前临大街，街名与店

①卫拉斯：威尔士。

②英葛兰：英格兰。

③立温浦：利物浦。

同，后有威克都里亚火轮车客厅，昼夜车声辘辘，机哨齐鸣。

英国君主
去苏格兰

初五日己酉，阴，申刻细雨。闻英国君主于六月十七日赴瑞士国养痾，至七月二十一日由瑞士走法京回伦敦，宿于文恣宫^①三日。至二十五日，同世子、世子妃等，微行往苏葛兰。因迩来民风强悍，屡有斗杀之乱，故往以觐动静。据云，一月后方克回京。现议事厅系休沐之期，至九月中旬方理国事，故大小臣工多有不在官署者。

初六日庚戌，早大雾，午后稍晴。晚，有居停司米士夫妻请茶，见其眷属暨其友六七人，畅谈甚欢。茶罢，令伊侄女安懿鼓琴，音韵悠然，令人神往。

中文《飞
龙报》

初七日辛亥，微阴。接到汉字新闻纸一编，题曰：《飞龙报》，篇内载新出奇巧有用之物，间有地图景致、国事人情。每月一次，印于伦敦，周年价银七钱二分。镂板细致，刷印精工，而文法不甚佳，盖粗通笔墨者所撰也。

初八日壬子，晴。见厨内有种黑菜，形似酱蔓菁，味若旧牛皮，焯之以水，而藏于罐。价极昂，每小瓶重约五两，值银一两二钱。国人以为美食，以待上宾。据庖丁云：“其菜无根无芽，亦无枝叶，生于荒野土中，名土伏萝。寻此菜者，皆养小犬，名土伏犬。犬能寻之以鼻，人

^①文恣宫：温沙宫。

即掘其所嗅之处，鲜有不获者。”问其食有益否。伊言：“其力甚大，服之可以壮体，可以养神。”

初九日癸丑，细雨终朝。每日巳初，有戴黑皮冠高尺馀、着红衣黑裤之兵一百二十名，鼓吹而过。询之，系君主之御林军也。每早轮值者过此，一日一易，去者由栗榛街而归。再，此兵每年挑补，魁梧者入选，身体不满六尺者入营。

初十日甲寅，晴。酉正，蒲钦使之二子自日耳曼来。一名爱梧，年二十一岁；一名武特，年十九岁，皆在日耳曼学习语言文字。闻曾在北京肄业二年，后因事回国。戌正阴。

蒲安臣
之二子

十一日乙卯，阴雨。店内每夜有巡役往来梭巡，一防贼盗偷窃，二查奴仆饮博。再，每层楼梯旁贴告白一纸云：“楼内客人安寝，过此者祈缓步，以免惊动。”

十二日内辰，阴雨。晚步楼上，忽遇二哑子，指手延入其室。室内有一人，碧目虬髯，见明走入，握手让坐，口欲言而噤嘴，以手指画，颇觉艰涩，盖此人亦哑子也。幸明曾习西洋手谈哑文，以指代字，遂与交谈甚得。知室内者姓满名斯，英国都法海口人；室外遇者，一毕钰，一毕义，兄弟也。

曾习西洋
手势语

十三日丁巳，阴。寓内遇一老妇，年约七旬，系英国世袭公爵希莫耳之妻，见明长揖而进。伊言：其父母于百年前曾去粤东、香港等处，家中现存中华古玩若许；其子希米额游印度三年未归，心甚悬念，倘星槎到印度时，祈为

致意，则感荷无既矣。

十四日戊午，稍晴。晚，有洋人告明云，楼上有华人与外国男女数人聚饮甚欢。明恐有己之随役，因急叩门，见外国男女九人，皆系本寓奴仆，中土四人，系志钦宪之仆张国安、刘智，修发匠袁长英，与右协理之仆侯志信。众见明趋入，即时拥散。明对众云：“尔等乐则乐矣，当防巡役之来也。”众唯唯而退，遂下楼就寝。朦胧之际，剥啄之声甚急，起视之，则志钦宪也。缘志钦宪已闻其事，因误听蜚语，向明来询之。

训戒奴仆

十五日己未，阴。早起，往志钦宪屋陈说其事，复为众仆缓颊，始免男女聚饮之罪。后袁长英来谢罪，明语曰：“子别双亲，离家万里，水陆驰驱，所求者蝇头之利。苟能俭于自奉，稍积数金，以养父母，亦是尔之孝思。况客居他乡，酒色第一当戒，慎之慎之。”长英叩谢而去。

黄昏月上，倚窗危坐。时值中秋令节，家家歌管笙箫，遥想天伦欢聚，何其愉快。而明远游海国，影只形单，对此良辰，能无泣下。遂口占四句云：“离家万里念严亲，独坐幽窗泪满巾；佳节每逢情倍切，倚门应念未归人。”

十六日庚申，阴晴不定。申刻，随志、孙两钦宪往英国总理衙门，会见总理大臣、世袭男爵司丹力，坐谈时许而归。衙署纯以花石建造，极坚固，亦宏敞。

晚，有本城医生一百一十四名在寓赴宴，列长几供美馔，杯盘交错，欢洽异常。宴罢一一起立，各言数语，无

非内外两科，皆应以诚心寿世之意。子初散。

十七日辛酉，微晴。辰刻，同寓有狄芬三者结縻于黎氏，是日迎娶。巳初，有两家戚友男女二十八人来贺，男皆青衣高帽，女着白裙红缘，各执鲜花一束。至午正，则对对下楼，乘车十六辆，前去礼拜堂看新夫妇受礼。新郎候于堂中，俄而新妇至，身服白衫，手执白花，首罩白纱。盖泰西尚白，故新妇服此，一取其吉，二明其洁。曾记斌公《海国胜游草》有诗云：“白色花冠紫色裳，缟衣如雪履如霜，旁观莫误文君寡，此是人家新嫁娘。”未初，受礼回寓宴客。新妇首坐，均分嫁饼于众。饼系白面糖果所造，有值数十金者。宴毕，新妇易衣，俟戚友去，则同其夫束装游历各国，据云一年后始归。

礼拜堂
观婚礼

十八日壬戌，终朝大雨。闻泰西有定律，凡呈禀信函，以及行使钱文等件，而书他人之名姓者，一经发觉，罚其坐监十年。盖华人所凭者花押图记，而洋人所重者姓名笔迹也。

十九日癸亥，半晴。酉正，德协理之父德士昂自法京来拜会。戌初，柏协理回爱尔兰省亲。按，泰西以华人指甲太长，不便操作，每非笑之。今见本地女子指甲长约四五分，男子长约三四分，更有剪成三尖者，不知何意。又见本地匠人，多有镂花刻字于手肩，以蓝色涂之。入夜，复阴冷。

女子留
长指甲

二十日甲子，早大雾，午后微晴。出门不数武，见一

乞儿，手持洋取火^①向行人讨钱。行人不堪聒噪，高声吓曰：“脏孩去看魔鬼。”乞儿答云：“魔鬼我已见矣。”行人奇其话，转诘所见魔鬼何样，伊云：“其服色相貌与公同。”其人闻而不语，反给钱一枚而去。盖伦敦土俗，以魔鬼詈人为最重。按英都设有养济院，禁止男女乞于市，如有不愿入院甘于讨钱者，亦必持些须之物，伪为出售也者。入夜，雨。

二十一日乙丑，细雨。按，英国地处海滨，较之合众国形势偏小。故合众人嘲云：“凡游英吉利者，切莫夜出。”恐误行而陷于海也。

二十二日丙寅，晴。未刻，随志、孙两钦宪乘车行五里，至海岱园^②中，周游数里。见河水澄清，游鱼可数，花木凋落，香蝶全无。凡树之畏寒者，皆以毡草束之。申初，往拜前任英国公使包令。

威妥玛
学中文

二十三日丁卯，晴。午刻，有现任驻扎北京英国副公使威妥玛者来拜。威妥玛在华最久，以长白麟昌字云桥者为受语师，著有《自述集》一书，现已名传西国矣。

二十四日戊辰，晴。午后随志、孙两钦宪游万牲园，有管园官巴克尔者引游各处。所畜鸟兽倍于前年，中有所未见者，如玄豹、玄狼、双角犀、直腊狐、软鼻羊、大白牛、虎纹狼、豹纹狼、梅花鹿、尾鸣蛇、海狗、黄猪、四

①洋取火：火柴。

②海岱园：海德公园。

耳猪（其眼生于两耳之间）。有鱼如龟如蟹，扁盖长尾。有牛马身、鼻生须，其声如驴。

二十五日己巳，阴。午初，包令答拜。晚晤合众诗人长友，年近六旬，著作高雅，颇著名于泰西。戌初观剧，见汪洋大泽，皓月疏星，车船蚁聚，虎豹风生，奇奇怪怪，变幻莫测。子正回寓。

二十六日庚午，早，黑雾迷漫，咫尺不见人，凡曲径叉路，以及危险之处，皆有巡兵阻止车马，护送行人，以免伤损。巳正晴。

二十七日辛未，晴。酉刻，请蒲钦使夫妻子女晚餐华馐，一切刀叉不用，伊眷属食之甚喜。

记：昨见糕点铺所售各种，多似中华，如鸡蛋糕、核桃酥、芙蓉糕、油糕、奶卷等，皆系奶油、鸡蛋、果仁所造。惟一种似涿州饼，长方形，长二寸，宽一寸，内实干樱桃，味微酸。

二十八日壬申，阴凉。午后，随志、孙两钦宪乘车往看泰穆思江下石径^①。由岸缘转角梯而下，入石洞，左右共二，白石叠起，

泰晤士河
底隧道

长七十馀丈，广二丈。每隔一丈，二洞之上悬二石梁，如弧背形，以三石柱撑之。每中柱之间，有幼女出售零碎玩物。人之不欲渡江者，即由石洞而行，每人给一施令（计银一钱四分），每日约收二百馀金。闻欲在东西梯内造自行

^①泰穆思江下石径：泰晤士河底隧道。

屋，左洞设轮车铁道，以速人行，现因费重暂缓兴修，盖造石洞已费用五百馀万金矣。

二十九日癸酉，阴。大雾，天为之冥。楼阁燃烛，车马难行。巳初晴。当日卯正，蒲钦使二子已回日耳曼海特泊大学院肄业。

三十日甲戌，晴。记：伦敦城建有铁道三层，一在地面，为各属之通衢；一在地下，周游城内；一在屋上，绕行城周，因地狭故也。闻英京买地一牙（中国三尺），值洋银数圆。

九 月

初一日乙亥，晴。午正，随孙钦宪乘车行十馀里，往看卜立地集新院^①。其中新增者，有《大清律》一部，古铜二，仙鹤花瓷帽筒一对，坤履一双。又有古麦西^②十二死尸，印度贝叶经三卷，馀皆些须之物，无暇细载。

博物院藏
大清律

初二日丙子，微晴，凉。有土人马勤者，呈金瓶一对，高约尺馀，双耳花纹，雕凿极细，嵌以珠宝铨石，值一万二千金。

初三日丁丑，晴，甚凉。早，同寓希夫人送游万牲园票二纸，持之不索园费。是日系礼拜之期，游者倍于平日，多系仕宦之家。午正，遂约夙夔九同往。见新得一虎甚

①卜立地集新院：大英博物馆。 ②麦西：埃及。

大，霜牙凜凜，金睛熒熒，其色斑斕，眈眈而視。喂以生肉，則張鐵須，卷大尾，聲如暴雷，跳躍上下，而鐵闌几被所折，望之可畏。申初回寓。

初四日戊寅，晴，涼，申刻陰。晚，會英國大主政狄達禮之妻某氏者，年近六旬，坐談時許而去。

記：前在立溫浦海口，聞某兵船有病者二名，經水師把總携之登岸求醫。據醫云：“二人病重難愈，可速登天，以免受罪。”幼者立起，大聲云：

“登天”

“寧病死而不登天。”向醫生出惡語，馳去。

老者聞而舉手椎胸，哭以求免，醫生遂以巨針刺其心而亡。幼者逃回，月後竟得痊愈。

初五日己卯，早陰，午正晴。有比國公使金德來拜。店右玩物鋪中所售各物，率皆奇巧。有木馬長三尺，蹄按鐵輪，耳藏转轴，幼童跨之，手轉其耳，机关自动，即驰行不已，缓急如意，亦巧偶之流亚也。

初六日庚辰，阴。未刻随志、孙两钦宪乘车往栗榛街法国德慈夫人之蜡人馆一观。内储各国古今名人之像，其头与手系以蜡抻成；冠履衣裳，皆当日本人所服。其像或仿画像，或仿照像而塑，与真逼肖。中有粤督林文忠公（则徐）暨其夫人之像，阶前对立，仪表如生。其馀王后大臣、宿将名士之像，罗列前庭，无不生气勃勃，而观者有时不动，亦将疑为蜡人矣。其工之精巧如此。闻入夏则每夜将头手置于凉屋，以防销化，而避灰尘。

蜡人馆有
林则徐像

极后屋中有割头之具。是具如中土之铡刀，惟四方木架，周逾三丈，刀挂当中，上连铁索。持刀者立于数步外手牵其索，横犯人之项于铁板，刀下则头落矣。此泰西古刑，今废之。又一小石屋，系古狱，铁门关锁。穴窗窥之，见一老人衣履残破，跪持圣经，两眼含泪，状似祷祝。各种囚犯受伤者，坐卧蹲伏，堕指裂肤，血流骨露，桎梏缠身，百般痛楚，视之惨然。沐浴受害者，横诸锡盆，瞑目垂手，面青唇白。外有人头十馀级，血迹淋漓。

断头台

四壁满嵌玻璃，内罩古人衣服、车辆。此馆门内立一老者，白面乌须，目戴眼镜，手持鼻烟，足下暗有机关。行人踏之，则手动头举，不知者有误为让路者。以上奇奇怪怪，幻假为真，五(午)夜回思，令人心悸。

杂货店售 中国货物

馆右有一杂货栈房，屋宇阔大，货物繁多。更有若许华物，如铜锣、草笠、木碗、蒲席与景泰蓝之瓶炉盒罐，以及名窑瓷器。看毕回寓，微雨。

初七日辛巳，细雨。卯刻，柏协理由爱尔兰回伦敦。同巷药店，出售玻璃乳食瓶，瓶作葫芦形，内含细管，上连羔裘树汁^①筒，筒顶作乳头形，有一小孔。内置牛羊之乳，可以吸之任意。盖外国小儿七月断乳，以此代之，故幼孩力壮而气足也。再，乳食不足者，以此养之，亦颇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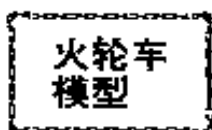
^①羔裘树汁：橡胶。

益。

初八日壬午，晴。午正，同联春卿乘火轮车游“水晶宫”。是宫曾于同治五年春不戒祝融，半遭焚毁。缘所存各种奇花异鸟，皆由热带而来，天凉必须暖屋以贮之。故地板之下，横有铁筒，烧煤以通热气，日久板燥，因而火起。刻下修葺一新，更增无数奇巧珍玩，一片晶莹，精彩眩目，高华名贵，璀璨可观，四方之轮蹄不绝于门，洵大观也。申初回寓。

初九日癸未，阴雨。早，德协理乞假回国省亲，志、孙两钦宪令联春卿同去巴里入学肄业，以便采俗问风。

记：在本巷卖有火轮车式。车长七寸，宽三寸，高五寸，质系黄铜，烟筒、轮机、水管、煤槽，各器皆备，与火车无异。另一木圈，周约丈许，上安铁辙如环形。欲演其车，即燃酒以代煤，令水沸激，轮自能驰绕木圈之上。此只轮车之第一火车而已。又有小火轮车，长三寸，宽寸半，质系马口铁，式与真同。惟内无机器，暗含螺螄。后带头二三等小车四辆，饰以五彩。弦上，放于平地，则直驰而行。欲循圆线而行，则于上弦后将头车弯过，自能圆转如意矣。



又有自行车，前后各一轮，一大一小，大者二寸，小者寸半，上坐一人。弦上轮转，足动首摇，其手自按机轴而前推后曳，左右顾视，趣甚，质亦系马口铁。

初十日甲申，阴雨终朝，黑雾迷漫，街巷对面不见人，屋中燃烛。

记：英都严禁娼家。业此者往来街市，作路旁之杨柳，任人攀折而已。而好风月者，或借宿酒楼而春风一度，或僦屋旅舍而留恋经旬；然出必严锁门户，以防偷香者之窃其后也。

十一日乙亥^①，晴。未初，居停司米士约明同游南坎兴坦集新院，距寓十馀里。楼房宽阔，内存今古各国新奇之物。有中国翠屏、石案、冰箱、书稿、蟒袍、绣帐、

中国物产
无一不备

挂珠等物。又有中国各省土产，如燕窝、鱼翅、海参、蛭干、木耳、黄花、花椒、大料、各种烟草，以及各种烟袋、油灯，无一不备。或盛于篋，或置于阁，皆以玻璃罩之。其馀他国大小新奇器皿玩物，以千万计。另有一楼，专集本国奇巧物件，如火枪炸炮，以及各种机器等。酉正回寓。

十二日丙子，阴晴不定。晚，有邻人吴达者，约看杂戏。入馆，灯烛灿然，观者如堵。男女所演，与他处同。有一力士，以铁棍击其左臂，棍长四尺，粗如鸡卵，其力能令棍弯。又项挂二铁锤，各重百馀斤，手持铁棍，亦重百馀斤。棍之两端与其头共立五人，往来步行许久。众皆击掌贺之。次将其右腿悬于空中，左腿挂车轮一，左臂跨车轮二，右臂挂车轮三，左手举铁棍，右手于倒悬之际放一手枪。其力大如此，可与乌获、任鄙并驾矣。又一人养五犬，白二，黄二，黑一，台上设五藤椅，狗分坐之。取

^①下支偶有误记，如上一日为甲申，则此处当作乙巳。以下不一一注出。

出绳圈纸饼等物，令之分耍，奇巧之极。其黑者性最黠，凡他犬所作诸戏，彼皆一一效之。

十三日丁丑，晴。晚随志、孙两钦宪往水晶宫看烟火，经管官官包雷贺斯、瑞司丹灵等引游各处。灯火烛天，以千万计。奇货堆积如云，游客往来如蚁，别开光明之界，恍游锦绣之城，洵大观也。登楼遥望所放花炮，与前所看者大同小异，惟一大花，周逾二丈，光苗例流，急于瀑布。其声音之震耳，如谿涌之惊涛落地，沸沫堪谓焦渊。又一种状如彗星，自天下飞，尾长逾丈，光芒异常。又一种双塔对峙，水火交发。灯分五彩，叠起层楼。

其灯火之奇幻，非意想所能到，众皆击掌大呼以贺之。看毕乘车回寓，漏已二下矣。

焰火

十四日戊寅，晴。旧闻伦敦有大囿一十七，小囿一十七，囿内花草丰缛，河水清涟，路径曲弯，树林阴翳。每隔数武，安设椅凳，土人名之春椅、春凳。盖每夕自六点钟至一点钟，街市游行妇女率多不洁，而囿内尤多。男子欲寻春者，即于囿中择其尤者，携登凳椅，权作鸳帷，沿途颠鸾倒凤，同入阳台。昔人云，同床异梦，今则异床同梦矣。气灯虽亮，而入夜永系雾气迷漫，不知淫风流行而天光蒙蔽，以示儆耶？抑或因地近海洋，而蒸气使然耶？不可得而知也。

十五日己卯，晴。奉志、孙两钦宪命，令明往英国教习艾德林处肄业，从驻华阿公使之请也。明遵即束装，辞别登车，行十二

往英国教
习处肄业

里抵海大圃北柏灵坦街艾教习家。其人年约三旬馀，乌须苍发，温厚和平。其妻乌氏抱恙未愈，生有二子一女，大者五岁，小者犹在襁褓。家寒素，以舌耕为业。所教生徒六名，皆负笈而来游于门者。是夕坐谈中外情形，颇为相得。

十六日庚辰，晴。晨起入馆，讲求书籍，明白晓畅。一切起居饮食，与他生徒等。酉正同艾教习北行十五里，入荔藜圃魁荫阁（阁），至其友萨德乐家。萨公夫妇款接，情意良厚。伊养有一犬，白质黄章，阔颊长毛。初入屋时，即迎而吠。明曰：“予非操挺行窃者，吠何为？”主人云：“此犬性纯良，白昼能识宾客。今入夜则易驯而悍，以便守门户耳。今君华服，非彼习见，能勿吠？”坐此，见其徘徊左右，睥睨而视，口含素牙，目若明星，浑如华产。询之，始知来自日本，其名曰“邦”^①，译华言好也、美也。明言：“中国古有李门猎狗，名曰白望，音与邦同。凡犬之佳，得美名邦，其犬之杰出者也。”萨云：“敝国名犬固多，而如此可爱者甚少，故锦茵以卧之，金铃以佩之，非肉不食，终日镇守门户而已。”时漏已二下，遂即辞回。归途距街市稍远，而道路平坦，左右气灯对峙，些微毕见，无须秉烛也。

十七日辛巳，晴，凉。是日系西历十一月初一日，为外国礼拜之期，艾公绝早赴乡讲经。因艾公有牧师之职，

英人喜畜名犬

^①邦：bon，法语“好”。

故每月四次赴乡，得银几许。

记：西人好洁。虽浴室净房，每日必勤加洗涤。惟将新闻纸及书札等字，看毕即弃诸粪壤，且用以拭秽，未知敬惜也。按字虽分中外，然西国既用以纪事载言，即与中国之视华字等。且朝聘、会盟、征伐诸大政，无不于字综其典礼；天文、地理、格致诸名学，无不于字阐其精微。而竟蔑视之，盖亦未之思耳。

西人未知
敬惜字纸

十八日壬午，晴。记：此地系伦敦新城（伦敦城有新旧之别）之西南，市廛少而人烟多，房宇整齐，华而不陋，楼似蜂巢，不知几千万落。街道宽阔，树木连阴，虽经风雨，永无湫隘嚣尘之患矣。

十九日癸未，晴。终夜大风，早起甚冷。闻有卖新闻纸与面包、菜肉等物者，往来不绝，声似京华。申刻，萨德乐邀饭，明同艾教习往。盛饌罗列，羔酒盈樽，主客为之尽欢，亥正辞回。

市声叫卖
似京华

二十日甲申，阴。见有玩猴与狗熊者，其玩法与中土相似，到处鸣锣击鼓，叫嚣闾巷。人家令要，则须英银五六圆。午后大雨，晚饭得食西国佳肴，名“娄斯比伏”^①，系盈尺牛肉，炙以文火，调和五味，甘脆甚好。

二十一日己酉，晴。是日，系西历十一月初五日，因二

^①娄斯比伏：roast beef，烤牛肉。

百六十年前，英国天主、耶稣二教不睦，天主教欲害耶稣教，暗埋地雷于王宫会堂各处。有兵名佛克斯者，派往听令，放火时被耶稣教所获，其事乃泄。以此遗下风俗，每届十一月初五日，通国无赖子弟皆着纸衣纸帽，蒙以鬼脸，肖佛克斯之像，或以纸作偶人，置于车内，随行四五人，皆纸衣古装，手持木棍，随带鼓乐，且行且歌。记其曲云：“君记得冬月初五，火药地雷埋下土。为甚此事年年传，

民谣歌唱
宗教斗争

皆因世人不忘古。”又云：“佛克斯悬杆顶，在此地来索命。”又云：“一块面包喂拈朴^①，一瓶苦酒一盘肉；一番烈焰无情火，烧死拈朴碎其骨。”又云：“孩儿们，孩儿们，齐声贺彩。孩儿们，孩儿们，千年未改。孩儿们，孩儿们，钟响丁当，弃下拈朴，耶稣救王。”“拈朴”者，华言天主教之教皇名也。自辰至午，周游街市以乞钱。至晚，则将衣帽偶人以爆竹火药而轰之。此事，凡英人之奉天主教者皆不喜焉。晚，闻其君主自苏葛兰回，住于文恣宫。

二十二日丙戌，晴。巷内有卖菊者，翠萼金英，幽香可爱。遂购两盆，以供玩赏。九秋佳色，对之当不寂寞。午后，因艾教习公出，课馀之暇，步至中街古董铺，买得磁瓶、面镜各一，俱百年以上物也。回寓，以大纸书“养心斋”三字，粘于北壁。晚则危坐高楼，纵观书史，地炉添炭，莲炬结花，焚香酌茗，令人逸趣横生矣。

^①拈朴：Pope（罗马天主教教皇）。

二十三日丁亥，晴，冷。见有演傀儡者，忽而忠臣义士，忽而牛鬼蛇神，其往来之提举，歌唱之悠扬，与北京无异。晚有艾友毕慈地者来拜，见明书室装饰，异于外国。伊云：“予之向往贵国者久矣，惜无馀暇，兼乏资斧，未遂瞻仰之私，至今耿耿。今见使君润屋布置协宜，则贵邦之宏丽华贵，可想而知矣。”言次，怀内取象牙鼻烟碟与看，华产也，据云三年前其友罗公所赠，制作精工，珍同拱璧，惜不知其用，明遂告之。伊云彼国闻烟系用小匣，用此不宜，情愿割爱。明遂赠白磁烟壶以报之。

傀儡戏

二十四日戊子，阴，冷。早起见雪寸许，开窗眺望，街道已扫除净尽矣。饭后，乘车回店，面谒志、孙两钦宪问安。西正，德协理自法京回。

记：西人喜净，屋内满铺毡毯，户外另置蒲团。入屋者先于蒲团拭其鞋垢，恐污地毯也。毯系羊毛、蚕丝所造，五彩鲜明，绮纹交错。每匹长逾百丈，宽约三尺，厚皆三四分。所织花卉鸟兽，式样极多。有小者数块集成，花样联络，浑如一幅，可谓天衣无缝矣。戌初乘车回馆。

西人喜净
屋内铺毯

二十五日己丑，晴，冷。日晷渐短。是日系西历冬月初九日，为英国世子卫拉斯诞辰。至晚城内灯火连天，笙歌彻夜。酉刻，同艾教习父女乘地道火轮车行二十里，至其友卜立吉家看烟火。药线灵通，形状变幻，观者叹赏。亥初回寓。是夕，厨内失去牛肉、鸡鱼等物若许。

二十六日庚寅，晴。早，有巡兵前来验盗，由是每夜巡兵往来无间焉。

记：洋取火之新奇者有二：一、式与他同，惟摩击匣边则着，以便携带，而防不测；一、药头大如黑豆，迎风磨着，有火无焰，其味颇香。此种不畏风吹，甚佳。

二十七日辛卯，阴，雾，午后稍晴。记：外国女子衣冠，多爱时款，或七日一易妆，或半月一改式，各国率以法京为标准。闻十馀年前，女子皆服钢圈如盘香者，裙边蓬松，摇曳生风。前二年，改为马尾圈，虽亦宽大，较之钢圈者其劲少逊，今多去而不服矣。每届礼拜，有大张新报，将衣冠之新式刊图细解，并有着色者，以便人之选择而用。另有小画，周逾二尺，上绘老幼妇女，或坐或立，亦系新服新式。至于鬓发鞋袜，亦无不踵事增华，变本加厉。虽异域，亦可以观世道矣。

女子服饰

二十八日壬辰，晴。有义万者，新造一种乐器，名“敖尔柴斯特立邦”^①，状如洋琴，又似风琴，物小音大，颇得两琴之妙。定于是日酉刻在格宛的堂中习演，具帖邀宾，以待赏音之士。艾教习遂同明赴约。屋宇不大，男女如云，琴声清越，曲调可闻，馀音不止，绕梁三日矣。亥正始散。入夜阴冷。

^①敖尔柴斯特立邦：Orchestrina，手摇风琴。

二十九日癸巳，阴，雾。戌刻，同艾教习步至卫溪班堂内听书。说书人姓见名榴，原系耶稣弟子，现奉天主教。所说者皆名人诗词小说，声音洪亮，字句清楚，能肖男女口音，一切喜怒歌泣，曲尽其情，称为伦敦妙手。每夕说书八节，需时十二刻，得洋银三十六两。是日男女颇多，每人出英国二开，计银二钱八分。亥正回寓。

伦敦的
说书人

十月

初一日甲辰，晴，暖。闻英国会堂内，欲将妇女厮入。有云可者，言其心细见高，胜于男子；有云不可者，言其病产子女，诸多烦扰，不能入厅，反为误事。又有云，女子未嫁而有田产者，皆应有荐举之权，彼此争论未决。

议会关于
女权之争

初二日乙巳，晴。见英国工匠，多有刺字于手臂胸项者，兼作大片花卉，以蓝黑二色涂之。晚，携艾教习长女阿莲闲游。莲方六岁，聪敏能文，买果数枚与之回馆。后艾令其学华礼，曲膝致谢，众皆哄堂。又令其歌舞，伊不肯，强之乃可。歌则宫商合拍，舞则飘宕多姿，仙人也。

初三日丙午，阴凉。按英人分为两类，一曰喜新，一曰遵古。喜新者见异思迁，如轮车、轮船、钟表、气球等物，以精巧华丽为贵，而朴素弗尚焉。遵古者率由旧章，如朝政大端，以及些须物件，总以先民为法，而纷更不事焉。然遵古少而喜新多，故上古器具所遗者，不过十分之

一二而已。

初四日丁未，晴。见西班牙礼拜堂前，高扎木棚，外贴报单，云：“公举会堂官绅”。下刻被举名数，循例也。当日观者蜂拥，议论喧嘩，夜半始散。

初五日戊申，晴，冷。早见新闻纸云：昨晚被举之人，其荐牒有三四千之多，亦有不及千者，总在平素维持，得人与不得人也。刻下英国苞苴公行，例应荐者，皆有倖进之心。竟有具帖挽人保荐，约定奉银若干，以酬其劳。是大公无我之权，变为假公济私之举矣。更有于公举之数月前，设法愚弄其民，如济贫扶困诸仁政一一举行，以便牢笼人心，俟举时自然口碑载道。是乡举里选之政，适资沽名吊誉之私矣。

选举流弊

初六日己酉，晴。艾教习因其妻病愈，折柬约客晚茶，遂洒扫庭除，整治果食。酉刻，来男女一十七，而夙夔九、桂冬卿与焉。时则高朋满座，笑语春生。茶罢鼓琴度曲，音韵锵然。

钦差面谒英国君主

初七日庚戌，早，黑雾，巳初大晴。未刻，志、孙两钦宪同蒲钦使与柏、德二协理乘火轮车，往文恣宫面谒英国君主，经外部大臣司丹力引入，行鞠躬礼，与前次同。立谈计时五分，盛设酒果，以宴嘉宾，殊礼也。酉初回寓。

初八日辛亥，晴，午后阴凉。见英国女子多有养犬者，无论犬之大小皆蓄之，或名之曰伏犬将军。又云，不但伏犬，兼能伏夫。

尝见小儿玩物中，有磁造女孩，高约二寸，着睡帽，服汗衫，一坐净盆，一鞠躬欲蹲，在木板之上，二口相对，手腕交持。而木板两层，裹以羊皮，中含气筒。以指按之，则哇哇不断而作响矣，趣甚。

初九日壬子，终朝大雨。闻伦敦一女说书者名泰儿，每夕说书，需时十二刻，约得银十五六两。又闻英国考试功令甚严，应试者不敢挟带书籍，竟有将其所应对者书于领袖巾帽之上，可谓巧逸法网，想入非非矣。

初十日癸丑，晴。恭遇慈禧皇太后万寿庆辰。卯正，由馆诣寓，随志、孙两钦宪向北阙设香案，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回馆。

十一日甲寅，晴。闻伦敦有老嫗名莱丑者，自称夫人，城内开张脂粉店，有奇法，社会新闻能令女子转老为少。有寡妇名苞娄者，年逾五旬，叩门请施其术。莱见其富，以言挑之，令其改醮，并代谋世袭某公爵为夫。苞首肯之，日以药水澡焉。莱谋诸某公，某公悦。一日，某公诣肆，适值苞娄沐浴，某公自钥孔窥之，见其下体苍老，遂辞而不娶。莱犹设法欺瞒，以赚其财。数月后，苞娄破产，竟欠莱丑洋银若干。莱丑屡索不获，乃告之官，而下苞于狱。苞悟其奸，遂反控而系莱于狱焉，案迄未结。因之伦敦新谚云：“人若嫌丑，去寻莱丑，返老还童，从古罕有。”

十二日乙卯，阴晴不定。泰西人向不讲风鉴、卜相、禁忌等事，现英法各国亦渐蹈此辙矣。其相法云：高额大

西人的
迷信

头者，才高性敏；大手重眉者，体壮心精。其禁忌云：切莫隔窗看新月，看者不祥；礼拜六不可起首作事，违者不长；十三人不可共食，若共食，其先坐先起者三年内必亡；入夜炉留馀火，必有仙来。

十三日丙辰，终日阴雨。午正，艾教习之妻弟乌狄墨约早僕，同坐男女十二人，相谈甚欢。戌刻，同艾教习北行五里许，入说书馆。馆不大，只容三四十人。说书者多系子弟，随意消遣，不索钱文。至末，艾教习亦举书畅言一段，众皆击掌称妙。入者每人各出一角，计银三钱五分，以助管堂人，盖此馆系一小礼拜堂也。

女王

十四日丁巳，阴。巳正，细雨一阵。记：英国自国王以至庶民，同姓婚嫁，叔娶寡嫂，均不禁。所禁者，同胞兄弟姊妹而已，亦间有私娶者。今君主与其夫，同姓人也。君主庄重仁慈，臣民爱戴。自居孀后，非公事不出，持躬俭约，独宿深宫。凡军国大事以及庶政细务，皆由议事厅会议。君主不允，入堂再议，多者三次；虽与主意不合，亦必俯如所请。或云世子无才，君主百年后恐效合众，而立伯理玺天德焉。

十五日戊午，阴。英国肆虐应奉赐顾者，和气迎人，春风可掬，男女皆然。闻本地老少妇女，往一鞋肆买鞋，肆人尽男子，乃与之捧足而试。恭而无礼，抑太过矣。

十六日己未，早大雾。午正晴后，随志、孙两钦宪乘

双马车行四十里，往游汉浦坦宫^①。宫以地名，在泰穆思江北岸，去伦敦三十五里。地极宽阔，宏敞壮观，突夏屠苏，芳椒纷涂，其奢华侈丽，堪比秦世阿房。楼高百尺，星辰可摘。楼外四面花园，河水清澄，树花交翠。有葡萄一架，长约十二丈。土人云，每年得葡萄二千五百馀堆。东有迷人篱，栽种小树，作扇面形，曲折路径，入易出难，必须土人指引。此宫建在西历之一千五百一十五年，英国国王韩黎第八^②之世，有国王之牧师吴锡者，得宠专权，思作郡坞之营，以娱桑榆暮景，乃造此宫，糜费数万。宫成势败，彼急奉与国王，伪为为国王而造者。王喜，赏以韩黎第七之故宫，在立池满地方，亦甚广阔。闻吴锡为屠户之子，十四岁入洋，称为童子茂才。不数年，自翰林学士擢为牧师，颇得宠幸。二十馀年，富逾王室，至此宠失，三年后遇罪被贬，死于中途。此宫自一千五百一十五年至一千七百三十一年，历世国王君主以为宴乐休憩之所。自君主嘎萎赖死后，后世国王鲜有居此宫者。然仍开门洒扫，令人游玩。每届礼拜，男女尤多，入者各给门费若干，国家获其利焉。西初回寓，颇凉。

十七日庚申，阴。见有小铁车，名“巴西椅”者，长约五尺，宽二尺许。四轮不大，上有玻璃罩，四围油布，前有曳檐，后有推柄。乘之半坐半卧，御者或推或曳。计

①汉浦坦宫：汉普顿宫。

②韩黎第八：亨利第八。

时四刻，英圆二开。

赏菊

十八日辛酉，细雨，午后晴。有艾教习之友顾铎者，携其妻与妻姊遼尔姒约明看菊。遂南行十馀里，至宽兴坦花圃。见玻璃房数间，层层罗列，花萼交辉，不下数百种。据云，其种来自中华与日本等处，到此又另为栽培，勤加灌溉，故较华产转胜。院有苹果树一株，横生，枝皆向上，长逾二丈。据云，此树已阅七十寒暑矣。外有仙人掌、霸王锤等类。又有如石子者，色青白；有如蛤蜊者，大约半尺，色青红；有如棒锤者，满身冗刺，色如霜，形状怪异，不知其名。其余如瓦松、苔萍等，无不苍翠盈眸。或云，其种来自阿非里加与印度等处，地临赤道，花木易生。看毕，顾铎约食于其家，酒肴丰美，共食八人。饭后，鼓琴歌曲，此唱彼和，乐甚。

十九日壬戌，阴。酉正，同艾教习与其友罗多步行五六里，游于甘兴坦圃^①。地周十馀里，古树千寻，路途平坦，楼阁峻峭。有甘兴坦宫，系君主威克都里雅^②降生之所。遥望秋水长天，上下一色，飘飞黄叶，宛若残秋，而遍地青草葱茏，又似初春景象。是时中历孟冬，为西历十二月初二日，河水无冰，濛濛细雨，足徵天气之暖矣。按英国所当纬度，较北京稍北，而夏不甚热，冬不甚冷者，以孤岛中悬，而四面近海也。海面天气四时皆同，夏则天

①甘兴坦圃：肯辛顿公园。

②威克都里雅：维多利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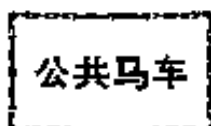
气热而海风凉，冬则天气冷而海风暖，是以英国气候虽同北京，而海风变其势矣。

二十日癸亥，早，黄雾迷漫，咫尺不见人。家家皆燃煤气灯，其昏黑如此。或云，伦敦雾气最大，冬令有时数日不开，车马概行停止，以防撞碰。



闻土人有猜谜者，其猫之谜曰：“四腿一身毛，立耳微须跳跃高，君如问我名同姓，见食自报是敖敖。”其八音盆〔盆〕之谜曰：“身体不大，无笛无箫，一人拧我臂，钟自响而铃自摇。”

二十一日甲子，阴。晚，大雨倾盆。记：伦敦有车名“敖呢波司”^①者，形似平台，车门在后，玻璃活窗十五面，铁柱铁轮，独檐，



曳以二马。车内坐容十二人，顶上坐容十四人，有铁梯可以升降。御者坐于车顶，收车费者立于门旁，载行二十馀里，用铜圆四开，近者三开、二开不等。通城各路之车，以五色为识别之，无论男女贫富皆坐，便易多矣。

二十二日乙丑，终日阴雨。闻伦敦有学偷窃之馆，男女孩童有愿业此者听之。教习将零星什物盛于兜中，悬挂壁上，暗系一铃。学生有能盗出物件而铃不响者，即令赴市一奏其技。噫！是可学也，孰不可学也？

二十三日丙寅，阴雨。赴寓面谒志、孙两钦宪问安。

^①敖呢波司：Omnibus，公共马车。

德协理往立温浦迎其新妇未回。闻英都每夕女子街行，有男子狎抱，接唇为戏，而不为无礼者，殊堪诧异。再外国棉花之结实者，用以纺线织布，其馀短冗无力，皆铺成大片，刷以胶水，每匹厚四分，宽三尺，每尺洋银半施令^①，计银七分。

同学顽皮

二十四日丁卯，阴雨。早，艾教习公出，其妻乌氏代为管束生徒。有名和陆布者，出言不周，触怒乌氏。乌氏令其登楼昼寝，禁其饮食。又有名麦讷尔者，违犯学规，乌氏令其面壁而立，半日始释。中有黠者，私盗庖中面包酒肉，运于楼上，互相夺食，杯盘倾倒，嘲笑异常，而乌氏初不知也。因乌氏久病初愈，不克出屋而检查耳。

二十五日戊辰，阴雨。晚，同艾教习往款位堂曲馆中听曲，名曰“一文会”。盖听曲者分为上中下三等，下等只出钱一文而已。是夕曲词不佳。戊初，雨止。

**西洋女子
刻意修饰**

二十六日己巳，早大雾，巳正雾止仍阴。闻西洋女子修饰容止，意外翻新，有将脚小趾旁之骨令医生损去二三分，以求其瘦小者；有面孔洁白，故着黑点于口旁目下，以张其美者。一则矫揉造作，一则点污清白，殊乖培养脂粉之道。近又有以乱头为俏、侧帽称佳者。至于眉目面庞，无不极力粉饰，以邀情人一盼，能不令人魂消耶。

^①施令，先令。

二十七日庚午，阴凉。晚，同艾教习乘车行十八里，至栗榛街爱德堂中听曲，是日系水晶宫唱曲子弟习演。男女二百余人，依次坐定；各持曲文一篇，面向曲师。曲师立于台上，首唱曲文，手舞足蹈，尽态极妍。众皆依声和之，节奏偶有不合，即时改正。共唱十四曲，文虽难解，而声调可闻。夜半而归。

二十八日辛未，阴。外国男女婚娶，专主情爱。近有少而美者，嫁与老病废疾之人，此则略情爱而图财产耳。如此者，女必贫，男必富；俟数年后其夫物故，则家私掇为己有，再觅情意浓洽之人嫁之，则朝朝欢笑，夜夜绸缪，以终天年，以遂夙愿而已。

二十九日壬申，阴雨。英国有小书，名《百
花语》者，系以百花撰成哑语，如红玫瑰为
“爱”字，黄玫瑰为“妒”字，白菊为“信”，
黄菊为“悦”，白莲为“清”，黄连为“假”，无花果为“情”，
麻为“勤”，金枝兰为“保”，紫萝兰为“谦”等字。男女
相交，有不可言传者，则以送花为识云。

男女相交
以花传语

三十日癸酉，阴雨。午初回寓。见德协理已将新妇巴席氏接来，宿于“八来”店。其旧翁姑巴克尔夫老伴送，可谓情意殷殷矣。

再：各国都城历书，只一纸而已。上载一年十二月，每月或二十九日，或三十日，或三十一日不等，七日一礼拜，某日为某神之圣诞。乡里所行者，订为一篇，亦讲“除危闭破黄黑吉凶”等字，奇甚。

酉正回馆。

十一月

初一日甲戌，阴。伦敦每年腊月有六畜会。凡乡村有养六畜之大者，则送入京城，集于一处，令人观看。闻是年猪有重六百斤者，牛有重一千二百馀斤者，殊属罕见。

初二日乙亥，阴，入夜风雨甚大。伦敦居民不足三百万，日用浩繁。贫者一人每日亦必需七八钱银，始可度活。而每日有三四万人，游手无事，不知何以得食。虽然，街无乞丐，野无强盗，旣足科头者，更无一人。

新闻纸

初三日丙子，阴，申正细雨。英都新闻纸，大小二十馀种，所载虽皆实事，亦有子虚。见当日小新闻纸内有一段云“明年大海泛滥，英国当被水冲”等语，奇甚，是纸未详其名。通国新闻纸以《太木斯》者为上等，译“太木斯”，华言“时”也。

初四日丁丑，阴雨，酉初晴。同艾教习步行十九里，至西敏德大学院中观剧。此剧每年冬季在此演唱三夜，剧文系古拉丁国语。因本院生徒学习拉丁文字，一年有成，借演剧以炫其能。观剧者非有请柬，不得擅入。是夕，男女百馀，皆系宦家，服饰华丽，焕然一新。夫拉丁系现今罗马国之古名。罗马系意大利国之孤城，为天主教教皇所居。今各国皆重用拉丁文字，别为古语。子正回馆。

〔稿本卷三终〕

戊辰十一月初五日，戊寅，阴雨，凉。酉初，艾教习之友萨德乐约晚饌，明遂与之同往。其夫妻相待甚殷，肴列多品，有名“满洲羊肉”者，其味酸臃。萨言：“予久住法邦，得食此肉，其味甚美。或云，系仿中华而造。今献此品，君必喜食也。”

满洲羊肉

明言：“此品色虽同而味少逊。夫我国所谓烧羊肉者，调以姜桂，煎以香油，故甘脆肥美。今此品醮以糖色，和以牛膏，依然中华之味。然予得食此品，亦可稍慰故乡莼鲈之念耳。”萨言：“恨予缘慳，不克遨游中土。倘天假其便，远泛华槎，不惟扩耳目之见闻，更欲广搜食品，一润枯肠也。”言罢抚掌大笑。

初六日己卯，晴。闻英国于二三年前，有种陋俗，凡收得信票者，张贴壁上，以多为贵，相习成风。女子有因无许多信票而不得嫁者。据艾教习云，有贫姬吴姓者，应得欠款银一百二十两，非有百万旧信票不能得，以故众人集得万馀张送去。

关于集邮的传闻

初七日庚辰，阴。巳正回寓，面谒志、孙两钦宪问安。德协理回法京合卷，柏协理往爱尔兰公干。闻泰西凡娶聘、生辰，亦有馈送之说，无非绸钏、扇子、糖果等物而已。

初八日辛巳，阴雨。艾教习之友司梯尔于前六日丧偶，是日送殡。其装殓之例，不着生人衣服，身覆白色寝衣，手执鲜花一束，男女皆然。其棺如瓶，上广下狭，殓后裹以回绒，钉以铜钉，极其整洁。盖上嵌正方铜板，刻某人

葬葬之俗

名姓、生死日期。戚友执紼，皆系预请，身着青衣一领，头罩乌纱一条，并无哭跪祭奠等事。发引之日，昇棺先至礼拜堂，牧师科头端坐，身披白氅，念经一通。然后以黑车载棺至义地，牧师再行祝颂一番。灵柩入穴不掩土，只盖大石一片，外立石碑。其穴四围垒砖，中横二铁条，夫妻先亡者瘞于条下，后亡者瘞于条上。想因地贵之故也。

初九日壬午，阴。午后，接柏协理信，回寓。酉初，随志钦宪乘双马车往英国提督和蒲家晚饌。和曾侨寓中华，历叙所见所闻，言论风生，宾主欢洽。子正始归，细雨淋漓，颇冷。

初十日癸未，阴。午后回馆，塔木庵、联春卿与之同行，至柏灵坦街遇艾教习，塔、联二公与之立谈时许而归。

记：伦敦通城六畜之中，只畜马、犬。马为行程、赌赛、演武而用，犬非为其守夜，只供玩耍而已。其馀如鸡、牛等，乡人始畜之。犬、马多以人名、地名为名，亦有以虎、豹、熊、狸命名者。养鸟雀者，笼系铁丝所造，蒙以油布。其笼妆成楼阁园亭，饰以五彩，华丽精巧可观。

圣诞节

十一日甲申，晴。是日，系耶稣诞辰前一日，天主、耶稣两教之礼拜堂皆燃灯列座，夜半奏乐诵经，声闻数十里。街市各铺关闭，男女着新衣，昼夜街游。家有小儿者，皆买松树一枝，上挂各种玩物、纸人、荷包、红绿小烛等；至晚燃蜡，蜡尽按

人俵散。戊初大雪。

十二日乙酉，阴。是日，系西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为耶稣诞辰。铺肆关闭三日，家家食牛肉李子饼。男女相见，各道“欢喜圣诞”。有树名“和力”^①者，华言“圣”也，叶深绿，枝粗有刺，结豆红如石竹；凡礼拜堂、人家、铺户，皆挂大枝于门首。又树名“迷色头”者，未详何义，碧叶曲枝，结白豆大如樱桃，内含白浆；人家铺户皆挂于中堂，女有从下过者，男女必狎抱接吻以为欢，俟十二日后始行撤去。

是日放假，明宿于寓。晚，蒲钦宪之小女格蒂，有大树一株，根藏八音盒，转榘乐奏，则树自转，各枝上挂玩物、蜡烛。蜡尽俵散各物，明分洋笔一只，黑绒小狗一枚，约三寸，系拭笔所用，外红皮小书一本，系讲天主事者。

十三日丙戌，阴。巳正，随志、孙两钦宪乘地道火轮车入旧城，往贤保禄礼拜堂^②

圣保罗堂

一观。此堂宏敞，有转角楼梯，自底至顶，共九百馀级，皆系白石建造。开窗眺望，则楼台城郭，尽入目中，眼界为之一阔。内藏铜钟，按时自击，声闻四野，顺风可达四五十里。楼下罗列石棺、石碣、偶像、几床，皆古名臣之遗迹也。未正回寓。

记：是日洋人呼曰“博克司代”^③，华言“箱子日”

^①和力，Holy（神圣的，供神用的）。^②贤保禄礼拜堂，圣保罗教堂。^③博克司代，Boxing Day，节礼日，英国法定假日，为圣诞节的次日，如遇星期日则推迟一天。按英国风俗，这天向邮递员赠送“节礼”，故称“节礼日”。

也，未详何义。入夜微雨。

十四日丁亥，阴。闻近日戚友寄信，不书名姓，只书“欢喜圣诞”四字而已。又，凡人家有人病故，则与各戚友送讣。戚友或往执紼，或将己屋放慢、闭窗，日数不拘，以示爱敬之意。

十五日戊子，阴。巳初雨，中正雨止，仍阴冷。见伦敦街市每隔数十武，入夜设长梯，高八九丈，下有两轮。一闻不戒于火，则急曳之登楼，以救生人。

十六日己丑，阴。英国旧俗，父母死后，所遗官职财产，皆系冢嗣承受。现有世袭子爵博纳璧者，拥资万贯，富甲一乡，其弟则佣书糊口而已。

与德格乐
讲解中文

十七日庚寅，阴雨。巳正，有卜立地书院德格乐者，能华语，约明往彼讨论文字。至则呈示华书，与之讲解句法字义，伊颇领悟。后导游各处，见中建大堂，高数丈，四壁存书以万万计，而中华、日本书籍尤多，外有发逆伪军师告示一纸。堂后小屋鳞比，为诸生肄业之所，看毕辞回。

十八日辛卯，阴。奉办软件已竣，定于二十日起程前往法国。明遂回馆束装，往各处辞别。至顾铎家少叙，其妻妹名丽丽者，年未及笄，丰采甚都，手出一纸云：“妾蒲柳之质，生长异邦，久慕中华，时萦梦轂。不料使君自天而降，俾远人望见云仪，何幸如之。乃相聚未久，又唱骊歌，曷胜怅怅。今悬华翰一挥，将中土草木之清奇者略绘一幅，则铭感弗谖矣。”明辞不获，遂书白莲一枝以应之。

所题“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二语，

伊索其解，明以英语释之，遂大喜。伊云：

“此语可羨。人苟如此花之中通外直，诃不

妙哉！”伊以舍利一瓶酬之，开饭尽欢而罢。申初回寓。酉正一刻，微风，晴。

十九日壬辰，晴。是日为泰西各国第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正月初一日。肆廛关闭，街市肃清，男女老幼，俱易新衣，相见则拉手接唇，各道新喜。语曰“哈譬牛宜尔”^①，华言“欢喜新年”也。

画莲以赠
英国少女

^①哈譬牛宜尔：Happy new Year，新年快乐。

法郎西游记

二十日癸巳，晴。辰初起程，上火轮车东行三百六十里，至都法^①海口。巳正上船。船不大，系明轮，未详何名，少停待潮。潮长即开，出口走英江，风浪甚大，船客一时晕倒者过半。东行二百四十馀里，未初抵法国北界嘎里^②海口旅舍早尖。未正上火轮车，走七百馀里，戌刻至

由英赴法

法京巴里。复上马车，行十馀里至凯歌路左巴拉巷。僦居公廨，楼高六层，屋宇新丽，陈设光明。

记：法人呼凯歌路曰：“阿卫女商塞力赛^③”。

二十一日甲午，晴，未刻雨。见巴里街道较伦敦广三四倍，其整齐洁净，在泰西诸国为第一。街市繁华，楼台峻丽，气局阔大。昼夜车声粼粼，行人如蚁，衣履修整，

^①都法：多佛尔。
树大道。

^②嘎里：加来。

^③阿卫女商塞力赛：香榭里

安静无哗，醉人亦鲜有歌唱者。

二十二日乙未，晴。见游人有骑两轮自行车者，西名威姿希北达^①，造以钢铁，前轮大后轮小，上横一梁。大轮上放横舵，轴藏关键，人坐梁上，两手扶舵，足踏轴端，机动驰行，疾于奔马。梁尾有放小箱以盛行李者。出租此车，每一点钟用法方^②（每方计银一钱二分）又名福郎者若干。另有铁房，为演习乘车之所。

自行车

二十三日丙申，细雨。午后，有俄文教习郭福满者来，系前在英京塔、桂二公之西席也。据云，伊过英江，突遇颶风，轮渡难行，三日始抵法界。又三日前，法国布伦海口外，大风坏轮船一只，征客蹈灭顶之凶，然皆得救援，只伤一命而已。

二十四日丁酉，晴。步行凯歌路，又名天堂路，长约六里，宽十馀丈。其甬道系碎石铺成，专行车马；左右漆道两行；漆道之外，又有石路两行。道旁树木成林，罗列铁凳、铁椅于每二树之间，以便行人休憩。凳系官设，椅则出赁，其值每人铜圆二枚；付钱则老姬给票一纸，长一寸，阔八分，上印某月日某人，可坐终日。外有木屋数间，老姬出售孩童玩具，以及水酒果食等物。沿路花树楼台，水池亭馆，令人应接不暇。南建大石牌楼，上凿石人、战场，系昔时战胜

香樹里樹
大道一瞥

^①威姿希北达，velocipede，早期的自行车。

^②方：法郎。

遗迹。周环石柱，联以铁锁。北建大石柱，高五六丈，篆刻埃及古文，下立铁阑，系埃及国所进者。左右有二石花篮，高丈馀，下立十馀野兽，如奔水逐物之状，篮上出水甚涌。四角各建石台，上坐一女，大于生人，皆像古时名人。石台之外，四围建有石阑铁柱，上悬煤气灯。再，大石柱与石台以北，建二石柱，高亦丈馀，各立一马，状如奔驰，俱与真毕肖。路之北首，左右设傀儡、秋千各种游戏。午后，则各家乳娘，抱持小孩，往来游戏之。

国王娶妓

二十五日戊戌，阴，入夜细雨。西俗，国王皆立一后，并无妾媵，其后亦鲜有私娶。今国王拿破伦第三，曾为朝内大臣，知西班牙妓渔云山美而访之。妓云：“非娶不荐枕席”。王许之，登位后乃迎归焉。

二十六日己亥，晴，暖。午后，步至马达兰坊，甬道左右因近新年，添置木棚，百货云集，颇有京华景象。入夜，阴而微雨。

二十七日庚子，大雾。戌刻，随志、孙两钦宪乘双马车往佛普斯家吃茶。伊合众国之富翁也，携眷来游，其一子三女皆佳秀也。是夕鼓琴歌曲，乐甚。子初回寓。

二十八日辛丑，阴。是日，系外国礼拜之期。午后，见凯歌路游人如云，有以四羊曳车，中坐四五小儿，童子御车，碧目黄发。有售红皮气球者，大者如瓜，小者如桃，下系长线，自行上升，有时风吹线断，则飘宕入云，不知所之矣。

二十九日壬寅，晴。记：法京浴堂分为三等，其浴盆造以锡铁，有如马槽形者，有如元宝形者，周各丈馀，高约三尺。每屋或置一盆，或置两盆。一等者，屋有几案、帘帐、面镜、梳篦、鞋拔、刷擅，一切俱全。盆覆大布，旁设二嘴，一放热水，一放冷水，用时转榘，多少任便。二等者次之。三等者，屋少陈设，盆无大布。浴者入门买票，价自十方至一方不等。主人给票，曳铃唤仆，告以某屋。其人接票即按等备暖布、香胰，放水毕，延客入，外扃其门。浴毕，则曳铃唤仆而门启矣。又各盆底有孔，拔塞则水自泄，故浴者换水几番，凉热如意。亦可令仆代涤其垢，价亦不昂。有女子代涤其垢，工价未详。男女皆浴，夫妻可以共屋，更有同盆而浴者。有不浴入堂者，其浴，仆以车载热水、锡盆、巾胰等物，送于寓所，浴毕取回，价则二方而已，计银二钱四分。

浴室分为三等

三十日癸卯，晴。土人有货金表者，面有四小盘，分日、月、时、刻、分、秒，并分七日礼拜之期，其月盘中含小月带云，每逢朔望，上弦下弦，与月之盈亏无异，价值法方一万三千，计银一千五百馀两。有盖、上弦者乘马所用，每启盖则弦自曳满，是终年不需钥匙，而针弦无一刻之停也。有带八音者。有如挂钟按时自鸣者。又有小花盒，周约盈尺，上弦后中出翠雀，展翅而鸣，张口回首，可观之至。

金表价一千五百两

十二月

假面舞会

初一日甲辰，晴。见脂粉肆出售假面，系各色洋绸所造，形似桃，只遮两眼与鼻。每礼拜六日，在某大戏园设会，子正开门，卯刻散。所有男女游人，皆蒙假面。男子有着兽头鸟翎、古怪服饰者，女子有着短裙、赤臂跣足者，以便人不识也。所用之奇服异装，皆有出赁之肆。门内设乐，男女跳舞，嘲笑褻狎，无所不至，任听欢喜，严禁怒骂。跳至天明，有相识者则男女同入酒肆沽饮。官宦僧尼皆听之。名曰“假面会”，每月四次。

人造珠翠

初二日乙巳，阴。本地有售伪珊瑚者。缘四年前，法邦南省出白石，质不大；商人以红色染之，继以琢磨，则鲜明光润，其色之老嫩，体之轻重，与真无异。更有伪琥珀、蜜蜡、金刚石、孔雀石、猫眼、真珠、青金石、红宝石、玛瑙、翡翠等，亦与真无异，价甚廉。

初三日丙午，阴。晚随志、孙两钦宪步游前贤敖那蕾街，灯烛辉煌，行人络绎。忽有土人云：“呶！中国男女同行，男前女后，异于我国矣。”盖西俗男女同行，多系携手交臂。当时惟两钦宪有须，余皆少年，故土人妄以为女矣。

初四日丁未，稍晴。见王宫前护卫兵丁，骁勇异常，皆效土耳其服色，头戴红帽黑穗，四围缠以白布，着紧身小袄，皮鞋，红呢裤，怀抱洋枪，走动轻捷。

初五日戊申，细雨。闻法王每遇晴霁，则与王后同车游于园圃，而王自执鞭焉。

记：法京妓馆，处处棋布星罗。而游妓勾人，日日招蜂引蝶。闻通城以四万数千计。各妓奉官，每年纳税七百万，合银九十馀两，领有凭据。其游妓每夕往来闾巷，以候寻春之客，拥挤如蚁。男女相悦，或投宿旅舍，或携手归家。有托为雇车者，告由某处至某处，车行如电掣风驰，车止则云收雨止矣。每届礼拜，入署令医官验看，有病者留而疗治，无病者即刻放还。另有私妓，不敢公然往来闾巷，恐被官兵拿获而被罚。盖各妓夜游之处，皆经官定；而此私妓，则遍绕通城。酉正雨止。

巴黎妓女
有四万多

初六日己酉，晴。是日系西历正月十八日，法国会堂开印之期。宫中聚集官僚，鼓吹列队。辰正，王与后同升公堂入座，立言一番，无非愿百官忠心报国等语，言毕即回。其所言，名曰“座上词”。

初七日庚戌，晴。午后，乘马车至它朗晒巷第六号华货铺，访宁波商人王承荣字子显者，相见甚欢。其四壁罗列中华、日本各色器皿甚多，闻近年获利，倍蓰往日。申初回寓。

宁波商人
开华货铺

初八日辛亥，阴，雾。午后，随志、孙两钦宪乘双马车行数里，过思安河，抵法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拜会总理大臣拉发。坐谈时许告辞，城内周游三十馀里，申初回寓。

记：法国男子出门，多持短杖，长约二三尺不等，有藤木、竹漆、鱼骨、鹿角各种，作T字形，上嵌珊瑚、象牙、宝石、金银，下作铁头，价由二三方至数十方。有截两节，暗藏钢刺者；设遇争斗，一人夺杖，则其刺自出。此杖有干例禁，售者不敢令街兵见，见则罚银若干方。若行人舍杖持伞，则目为英人而笑之。盖英国近海多雨，故多以伞代杖。再，人家畜犬，出门必钳其口，以防伤人，否则被兵拿获，罚主人银若干方始释。若无人认，则烹而分食之。

拍卖行

初九日壬子，晴。午刻，同王子显步至叫货楼^①。楼高五层，屋宇百间，共分三十馀所。某所出售某国某种货物，某日出售某国某种货物，按日午正开门。欲卖各种货物，皆来送此，上粘号票，暗识售价，开门则举货立于台上，高声呼价。观者群立台前，货主杂于其中，彼此还价，货主在旁增价，以便买者增添，至末择其昂者而售。不售将货领回，则按件给楼主银若干方，大者二方，小者一方。是日系卖华货之期。见一绿磁瓶，高约盈尺，磁非上等。举货者叫百方，买者自二十方互相增至八十方始售，计银十两零四钱。未正一刻回寓。入夜，阴云密布，微凉。

初十日癸丑，晴，冷。记：法京马车大小以五六万计。一马者坐容二人，双马者坐容四人。雇车者给票一纸，票

^①叫货楼：拍卖行。

长三寸，宽寸半，其上两面印云：“某巷某号车栈，某号车”。其车价，城内远近一律。论日者，自四月至九月，车行自寅正至子正为一日；自十月至三月，车行自卯初至亥正为一日。车行一小时者，官人给价二方，平人给价二方一角（四角为一方）。车行一往不返者，官人给价一方半，平人给价一方十四素^①（二十四素为一方）；车行往返者，往三方，返二方七十五桑地亩^②（四十八桑地亩为一素），官人平人同价。若往而不返，令空车回者，外加一方，此一马之车价也。若双马车，则加四分之一。随带箱笼行李，系车夫安置车顶，另给酒资若干。其馀如包裹、伞、棍、零星等件，皆自置车内。其入城税，则一斤纳五素，二斤纳半方，过二斤则为三斤，纳十五素。又车内贴一告白云：“凡人登车，须向车夫索票一纸，以便失物复寻”。上书某年月日，内坐某人，安放某物，某时行由某处，某时行至某处，给车价酒资各若干。再，夜间车灯以四色为识，向北行者张挂蓝灯，向南行者张挂红灯，向西行者张挂黄灯，向东行者张挂绿灯。

街 车

十一日甲寅，晴，冷。水始结冰，朔风凛冽^{〔冽〕}，途行者率皆两手插入衣兜，以避寒也。

记：外国女子，节义固不乏人，而不贞者亦复不少。定情之夕，不能立辨真伪。如英吉利王韩利第八，连聘六室。其第五者名郝阿，系世袭侯爵讷菲之侄女，甚丽；娶

^①素，苏。 ^②桑地亩，生丁。

后数月，始知于未嫁之前，已先时而破瓜矣。

钦差谒
见国王

十二日乙卯，晴。午正，志、孙两钦宪暨蒲钦宪携柏、德二协理同总理大臣拉发与前任驻华公使哥士奇，由公廨乘四马金车（国王所甲之车）抵宫，有红衣兵列队鼓吹而迎。入门数进，谒见国王，立谈数语，无非两国修和，以敦友谊云云。左右护从十余人，颇严肃。楼阁宏敞，殿宇崇华，棕榈座高，旂檀香满。较之英国王宫，其雄丽远不逮此矣。复入后宫，立谈数语，词旨温厚，仍以金车送归。

十三日丙辰，晴。午后，乘车游于花圃。其暖窖所培之奇花异草，可爱者甚蕃。有花如楼子茉莉，叶极厚，节节如蟹足，叶之角开花，层层相接，其色红紫。又有叶如海棠，厚而小，花开细而长，其色紫；茎形如五椿角攒于一处，作小盅然。又有叶如韭菜，花似玫瑰，其色黄。其他奇奇怪怪者尤多，笔难尽述。中所识者，不过茶花、丁香、绣球、水仙、僧冠帽、晚香玉、五色秋菊、木笔、凌霄而已。申初回寓。

看外科医
生手术

十四日丁巳，晴。巳正，有法国外科医生达麻夏约邹秋帆与廷辅臣诸公同往施医院。有一女子裸卧床上，系以麻药薰死者，肚高如盆。医生以小刀割其腹，以钳出其衣包，次以镊夹其脐带，以剪剪其胎衣，次以熨斗烙其剪口，以镊挑出肚皮十二血管，用海绒拭净血痕，将子肠安置本位，其腹以钢针银线缝之，遂灌药而女活。闻是女非出嫁者，乃尼僧

也。

十五日戊午，阴。巳正随志、孙两钦宪乘车游于柏路旺园。时届隆冬，而青草芊绵，一望细茵满地。行十馀里至前所看假山，其石之突兀〔兀〕盘空，下临数丈，虽系人工，真有天造地设之状。山腰有清泉潏然仰出，下流而成瀑布。旁有洞口，入之，绕行瀑布之后。对面巨石迎人，倒悬削壁，若怒龙之饭涧。缘石凳曲折而上，四围眺望，一览无馀。遥见树木丛生，无边浓碧，湖水宕漾，彻底澄清。游毕就茶肆小酌。西正一刻回寓，甚冷。入夜，雨。

十六日己未，早，阴雨淋漓，申正微晴。亥初一刻，随志、孙两钦宪乘马车行七里许，至王宫对户威仪拉店，系巴里府府尹理事公

盛大舞会

廨。是日系府尹侯洒满请赴跳舞会。楼门外有执戟之士二十馀名两行肃立。登楼四十二级，始至其巅。厅堂宽阔，灯烛辉煌，几案覆以彩缎，屋地铺以花毡，左右植茶花与丁香作壁。每隔数间，设有鼓乐。每间供养鲜花，陈设华丽。周游曲折，不知有几千万间。是夕男女七千馀人，跳舞之会，于斯为盛。时虽季冬，而屋内热如酷暑，系人气酝酿使然也。故男着单毡，女皆赤臂。丑初回寓。

十七日庚申，晴。午后乘火轮车，行三十馀里，至舒息路瓦庄女学馆，探问粤海关税务司包莖梅之姊包婀娜。其女师布乌氏，年逾六旬，能英语，所授女徒六十馀名。婀娜传达其意，其师甚喜，款待良优，约同步游里许。路途平坦，尚属整洁，楼园不多，人烟稀少。申初辞回，入夜

大雨。

十八日辛酉，阴。未初，随志、孙两钦宪乘车往游万牲园。有一楼罗列玻璃罩，内放雀巢、鸟卵数千种。又玻璃暖窖，新增水陆草木之花，极其蕃盛。其他楼台鸟兽，与前所看者无异。酉初一刻回寓，知有王子显携其子来拜。

铁甲兵船

晚见新闻纸云，英国现造铁甲兵船二只，一长八十二丈五尺，〔编者按：疑为二十八丈五尺之误。〕宽四丈五尺，高一丈九尺五寸，入水一丈五尺九寸，出水三尺六寸。铁甲厚八寸，内衬甲木厚一尺二寸，底嵌铁锥长二丈五尺。面列三座旋攻炮台，每座架炮一尊，重各一万六千斤，炮子每一重四百斤，受药六十二斤。船之通体分五十节，每节障以铁板，厚与甲同，倘船之前后中段有为敌炮轰裂之处，余仍无恙。一长二十五丈，宽五丈二尺，面列旋攻炮台。障台铁壁，厚皆一尺二寸。炮重三万六千斤。尾衔双暗轮，驶行急速，每时七十二里。共得马力七百匹，名皆未详。

法王姊妹约见

十九日壬戌，晴，暖如中国仲春天气。和风荡漾，河冻皆开。戌刻，有法王之堂姊〔编者按：下文称法王为堂兄，疑当作堂妹。〕名马蒂达者，约往其家一叙。其人年约四旬，系俄国郡王道益得之妃。嗣因琴瑟不调，道怒而回本国，于今十数年矣。其堂兄拿破伦未即王位，曾遣媒往说之，马未允。今见法王如此富贵，甚为垂涎，而悔已无及矣。按律：夫在妇不能再醮，故独居于此。马工绘画，喜诗书，所识率皆文学

士。是夕有男女三十余人，彼此畅谈甚得。子初回寓。

二十日癸亥，晴。亥正，随志、孙两钦宪往意达廉大街旅舍中赴跳舞会，男女三千余名，皆装饰华丽，跳舞可观。其主人，系诸世爵之夫人也。子正回寓。

记：西国有玩陀罗者，其法有四：一曰“斗走”，又名“交战”。系各人以鞭击陀罗，令旋转对撞，以力大而末倒者胜。其鞭系以鱼皮裹柄，陀罗则多用铁头，取其体重而不易倒。第二曰“闯围”。画圈于地，周约九尺。玩者各持皮鞭，鞭稍或作结，或系钮，绕以陀罗，将结与钮置于四小指之间，手举过头，曲身而放。落地后，以鞭击之。如此依次而放。入围不动者，留于圈内。或放后而转，或出于圈外，则主人持起，以击留于圈内者。若掷不入圈，或欲落而取回以试之，或掷时忘绕鞭稍，或掷去不转，皆号为“死”，停于圈内，以待他人之击。以击破他人者为胜，或尽力击出圈外者亦胜。在彼此玩耍时无此例，然出圈者少，故以能出圈而反击出圈内所留者为胜。有时六七枚被一人击出圈者。所有陀罗，其尖须长，以其易由斜路而出，故体重尖短者，往往留于圈内。又有名“扫烟筒”者，系举过头时，向空而掷，以手接之，再掷于地。三曰“赶石”。地画一线，长四五十码，计中国一十四五丈，线末立以标准。玩者各放一小石卵于中途，以皮鞭转动陀罗，或放于木板，板作匙形，或放于手代匙，掷于地上，以之逐石，一路转动，先到标者胜。若阻于中途，即于所止之处留其石卵，以待他

玩陀螺

人再逐。如此陆续到标，先后胜数不一。有时以钮代石卵。四曰“嚶嚶陀罗”，即中国之空钟也，其玩法与京师同。

四川郭某

又，当日巳刻，有四川郭怀仁来拜，彼系来此以笔度日者，坐谈许久始去。闻其来此已数年矣。

二十一日甲子，晴。午后，明同宁波王承荣、四川郭怀仁散步街市，回时遇俄国郭福满与桂冬卿，坐谈茶肆，

**五种语言
互相交谈**

坚约同坐。王解法语，郭解拉丁语，冬卿解俄语，福满解英语。华洋五国言语，互为翻译交谈，趣甚。申初回寓，得食苹果与梨，味皆似蜜。饭后，同塔木庵、凤夔九步至马达兰坊花市，买得除醮二盆、白菊一盆，放于几上，皆素质洁白，清香可爱。

二十二日乙丑，阴雨。亥正，志、孙两钦宪暨蒲钦宪与柏、德二协理皆易公服，往王宫赴跳舞会。此会每礼拜三一次，男女赴会者以数千计。男皆免冠，女皆赤臂，阵阵跳舞，鼓乐喧天。子正回寓。丑初一刻雨止，天晴，稍暖。

男女交际

二十三日丙寅，晴。闻法国处女禁止独自出门，每逢街游，必有亲属或乳媪相伴，不与外人交谈，其年岁不许人问。发鬓容止，间有粉饰，外人不得直言，只可夸其颜色娇美，绝世无双，愈承奉而愈欢喜。更有自炫洁白而故涂黑点于眉下口旁者。再，男女相见，男先免冠致礼。女不先举其手，男不敢与

之曳手问候。男女至近者，必三四摇而后止，否则彼此一曳而已。午后，王子显约游，辞未往。

二十四日丁卯，晴。见街市有四轮自行车，系铁造，式与前所述之两轮、三轮者等。坐客四人，各持一柄，随行运动，往来甚捷。

闻法人花比茸云，百年前该国土俗，凡新婚之第一日，必将新妇送交管理其处之世袭官员，先行考验，后归其夫，历代如此。人民不服，后因乱，始改与别国同。虽然男女初婚，其是否处女不得而知也。酉刻，阴雨。

二十五日戊辰，阴。闻有法人自中土运来生熟药材六百馀瓶，令医官尝其味，辨其性。除与本国相同者，皆按味详细笔之于书，以治国人。

运来中药
六百馀瓶

二十六日己巳，晴。是日，系西历二月初七日，外国礼拜之期，为耶稣受四十日大难之始。凡奉天主教者，由是日始，吃无血素斋四十日。国中宴乐、跳舞等事，概行停止。再，自初七日至初九日，此三日男女小儿皆许着异服，戴假面，吹牛角、铜喇叭，昼夜游戏街市，种种玩耍喧哗，金吾不禁。

再，每年正月下浣，或二月初旬，有游春会，日期由官选定。有会首六七人，屠户某买出号大牛一、二、三、四隻不等，载以彩车，遍游于城。有乐兵百馀护送，往各公署以及王宫吹打讨钱，所得法方三四百开不等，亦以三日为期。

游春会

受难周
游行

初七日为第一日，见马队八十，皆着彩衣，举花旗；步队八十，戴银盔，执亮戟，乐兵百馀，花衣古装。马步两翼排行。其金轮彩车四辆：第一车载大牛一，重二千五百斤，价值二万四千方，合银二千八百八十馀两。车上左右立四人，着短服，执狼牙棒，作力士状。第二车载青衣乐兵六十馀名，各戴一假鼻甚长。第三车内载女子二十馀名，皆系赤臂，头戴金箍，号曰“仙女”。末车中立一男甚高，赤臂跣足，披发虬髯，头顶金帽，腰围短裙，号曰“男仙”，左右有两女孩，其服饰如之。每至各公署，乐兵鼓吹于庭，“男仙”领女孩下车，入见署员问讯，饮酒一杯，领赏谢去。所得钱文，除偿牛价外，众皆俵分饮酒。至第四日，宰牛，头一刀送入王宫，馀肉均分。或云，前年较今年尤为闹热，系以楼车载七牛而行，乐兵马步、男女“神仙”共以千计。当日巳正，此会走凯歌路来所寓公麻鼓乐讨钱，经蒲欽使赐酒赏方若干，拜谢而去。

评天主教

有英国艾德林之友沙邦鼎者，法京富商也，当日来信邀明晚餐。午后，伊以单马车来接，遂同至火轮车客厅，登车行七十馀里抵其家。村名“泗鸥”，极其幽雅，楼房整洁，花木丛杂，河水清澄，入内见其母妻与子女焉。坐谈良久甚得，共案而食。有伊戚友数人，中有姓穆名雅者，余未详其姓字。谈及吃斋一事，众云伊等虽奉天主，向不守此俗规。以巴里居民论之，吃斋者不过十分之二三而已。穆云，伊父

母虽奉天主，而伊自有生以来，并未参谒教堂。且云，天主教之神父，名为行善，诚心向化者固不乏人，而淫人妇女、骗人财产者，亦复不少。故见幼女美而富者，必设法诱其出家，入堂后女为其私，财为其用；而其教人之语，皆一人之私言，考之于书，毫无所据，人之受害者指不胜数矣。而国家纵其传教外邦，营谋财帛，播弄是非。欧罗巴自古争战，率由此等人而起也。伊问中土儒教何如，明遂告以修齐平治之道，众皆唯唯叹赏，并云：

“中国孔圣之道，闻于海外，鲜有驳其非者。据洋文所译，虽不得其详细，而其梗概，早令远人敬服矣。某等不敢遽云儒教，而所遵行每多吻合，因天主真经之言，多与孔子之言符也。苟国家不使其人之道其所道、非天主之真道者游行天下，则中外讵不和睦而安定哉？”饭毕少坐，穆送明回。

赞扬孔子

二十七日庚午，晴。酉刻，随志、孙两钦宪乘双马车往意大廉街敏人园，看变戏法者。园虽不大，座客常盈。其变化轻捷便利，奇巧颇多，无暇毕载。亥初回寓。入夜，大风。

二十八日辛未，晴。终日大风，而街市游人仍密如云。未初游至一园，名“巴类洛雅”者，华言御园也。院内开设酒肆，铁凳成行，以便游人休憩。四面穿廊约六七里，廊下货肆接连，出售新奇古玩珍宝，如金刚石、孔雀石、珊瑚、水晶、鲸角、象牙等，然真伪难辨，罗列盈室，价亦颇昂。见一小

30年制成
之水晶表

表，通身系以水晶造成，大如杏李，据云，其表三十年始竣工，价值六千方，计银七百八十两。酉回寓。

二十九日壬申，晴，冷。闻法国兵部书吏名舒大乐者云，其表兄忘其姓字，乡间教师也；每月入京一次，入夜改装，偕表弟街游，专往加非馆中寻妓，有玷教师之名矣。

又闻法京每年春季，咨取民间壮丁六百名，赴兵部听候选用。其年力精壮者，留二百名，编入兵籍，余皆放归。所留之人，约七载始许还家。营房内有书院，训练之余，兼攻诵读。有勇知方，可称节制之师矣。

同治八年岁次己巳新正月

初一日癸酉，晴。辰刻，恭设香案，随志、孙两钦宪望阙恭拜圣牌，行三跪九叩礼。礼毕，有王承荣、郭怀仁等衣冠来拜。戌刻，两钦宪率明等十二人共桌而食，庆贺元旦令辰，子正始散。明因口占七绝云：“挂帆天外值良辰，不禁惊心景物新；此日计程三万里，何时杯酒乐天伦。”

挂帆天外
值良辰

初二日甲戌，晴。巳初，有南合众人光达连者来拜。伊曾周游四海，足迹几遍天下，而驻华尤久。彼云：“忆昔侨居贵邦，见华人每届元旦，则饮酒欢呼，管弦歌唱，元夜则放烟火，列花灯，天上人间，洵升平之景象也。今公等远游海外，值此良辰，能不岑寂乎？”明曰：“奉命游历泰西，梯航所至，眼界为之一廓，自是人生快事。况同舟好

友，异国良朋，晨夕言欢，形神自畅。奈每逢佳节，顿触乡思，言念及此，能不怅然。”又闻法国土俗，于新年时各铺皆往其主顾家，馈送一种糖果，名曰“邦邦”，多有造以白沙糖，内含桃仁、栗子、花生、梨、李等。

初三日乙亥，晴，大风。记：法京有一育婴堂，楼房百间，间间整洁。临门墻中设一转桶，周约丈馀，深二尺。凡城内婴孩有不能养或不欲养者，皆可包裹停妥，送置桶内，以纸书其生辰乳名，将桶一转，其桶底铜铃声达于内，自有人取入收养，给与乳食衣被。今则不然，桶去，而人皆明送矣。六年后，其父母欲取回者，则按年偿其衣食费用。若不取，俟及岁时，令男充兵，令女贸易，所得工银，皆归官用。是育婴之举，不惟博慈爱之名，更且因之获利焉。

育婴堂

初四日丙子，晴。闻泰西人有创造气轮车者，形与火轮车同，惟不烧煤煮水，只需天气冲催之力。曾于车道试用，因造法不精，御者不善驾驭，凡到停车之处，时而过时而不及，故不能用。

气轮车尚不能用

午后，同王子显步至丹布大街，见铺中有售蜜饯、枇杷与桂圆、桃、杏等果，云皆来自中土，其价颇昂。

初五日丁丑，晴，凉。酉刻，志、孙两钦宪约德协理之父母姊妹、法人欧建之母与妹，暨山西人丁敦龄者，在寓晚饌，谈饮甚欢，丑初始散。闻丁敦龄品行卑污，四年前曾私某领事之幼女。领事怒，发于英伦孤岛充军。越二

山西丁某

年某领事死，丁始回法京。后又将缝匠之妻拐去，缝匠鸣之于官，罚其坐监二年。现为欧建之记室，据外人云，恐其作幕中之宾矣。又闻新闻纸上载，丁某自称为举人；不知系某科中式？而同年者又何人也？

初六日戊寅，晴。午后街游，见河水微波，山冈铺翠，桃红柳绿，莺燕学飞，宛似江南二月天也。

记：前数日天时甚冷，在柏路旺园瀑布之旁，据地四亩，深约二尺，灌水结冰，岸上阑以木栅。正面高楼，出售茶、酒、加非，并出货冰鞋。鞋系钢造，作凹字形，上有带皮套者，带鞋头者，更有带皮靴者。冰池中心有亭，亭上奏乐。昼夜男女成群，往来冰嬉。园主皆索园费，入看者亦索园费。再，男女有私悦者，可携手驰骤冰上，相与为戏。又冰池四角，各建小石塔一座，中立一人放鸽，冰嬉者有能随行而以手枪击死为胜。惜近日天暖，冰结不坚，未获见之。酉初一刻，阴雨。

街游遇见
法王与后

初七日己卯，阴，凉。闲步于街，遇法王与后乘四马车，由大花园而归；前后并无仪仗，只有引马二匹，后随二车，每车四人，从游者皆后之友也。御者皆金边短服，瓜形小呢帽。沿途国人有免冠者，王与后皆首肯免冠以答之。

初八日庚辰，阴，辰初细雨一阵，未正一刻晴。亥正，随志、孙两钦宪赴隔壁合众商贝柏尔家看跳舞会，男女百人，歌舞甚欢。子正回寓。

初九日辛巳，晴，凉。闻外国人有恐生
子女为累者，乃买一种皮套或绸套，贯于阳
具之上，虽极倒凤颠鸾而一雏不卵。其法固

避孕套用
皮或绸制

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所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晚有沙邦庸来拜，坐谈许久始去。

初十日壬午，早雾，巳初晴。接英国艾德林教习信，得悉其妻于前十二月十九日病故，其讣文系一白纸，长约二寸，宽一寸五分，四围黑边，横书六行，内云：“艾门乌氏莱萨夫人，年三十八岁，于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正月三十一日病故，已葬于宽色林义地。”

十一日癸未，早仍雾，午初晴。记：法
京东南有述梦园。近园一带，闾巷狭窄，房
屋鄙陋，风则扬尘蔽目，雨则泥泞难行。居

贫民窟

民率皆贫苦，大半囚首丧面，终日男女喧哗，孩童泣笑。较之凯歌路、马达兰等处，迥不相同矣。入夜，凉似中秋。

十二日甲申，晴，微暖于昨。记：其王宫前有二丛林，群鸟飞鸣，以千万计。每日有一老者，其名字未详，持面包以饲之。老者举手，则群鸟集于头上掌中。另有白鸽二隻，老者一呼即下，食毕一一飞回，此盖慈心之所感也。彼王孙公子，左挟弹，右摄丸，即持嘉谷以相招，鸟虽久饥，其肯下乎？

十三日乙酉，晴。午刻街游，遇英国医生郝富者，年约五旬，于居福巷延入其家。见其妻计氏，法人也，生二

女，一名巴莱，一名木丽，皆未及笄。乃具中华白鹤茶、英国黄鹂酒以进。据云，彼专门口齿科，所有虫牙、火牙、脱落等症，去旧更新，颇得秘术。其楼下玻璃柜中，列有假齿，多系象牙造者，有独立者，有排列者，下含假肉，大小与真逼肖。

**咖啡馆
数千家**

十四日丙戌，阴。入夜大雨。法国人性嗜加非，如华人之嗜茶。加非者，一种乌豆，出自阿非利加阿拉比热地，火炙存性，研碎以滚水煎之。其壶中横漏勺，久煮则汁自下矣。饮则加以白糖、牛奶，其性烈，其味苦。法京开张加非馆不下数千家，如内地之茶肆，门首大书“加非”二字，带售茶汤、酒菜、面包、烟卷等，男女皆可入座。每碗加非白糖四块，价值四素，计银二分。

十五日丁亥，晴。是晚，皓月当空，明星在望，处处星球灿烂，火树辉煌，如开不夜之天，恍游长春之国。车声辘辘，鼓乐喧天，男女结群，夜游者无须秉烛也。戌正一刻，志、孙两钦宪约柏协理暨王子显夫妻父子与俄文教习郭福满等在寓晚茶。

观象台

十六日戊子，阴。巳正，随志、孙两钦宪乘马车行十馀里，往法国观象台一观。楼高数丈，顶作截球形，能自转动。左右有门，上下活机。中有大千里镜长二丈者三，支以铁架，内有机关，亦能上下四面转动。其馀钟表器皿，皆极精巧，无暇尽述。有李威烈者，年约五旬，系法邦之第一天文生也。

此台与英国林圉址^①地方观象台相埒，彼此轮流昼夜观察，以半月为限。未初回寓

十七日己丑，晴。午后，包婀娜携其友郑衡氏与其夫郑格尔来拜，皆英国人，坐谈时许而去。

晚，有法人花布路来拜，谈及新出救火水炮，名制火宝机，系一铁筒，长二尺馀，周二尺五，中实二种药。人背之，用时手转关榘，其气内发，夺去烈焰，立时扑灭，洵救火之精器也。窃思水火盗贼，为生人之大害。然盗贼不能尽人而诛，尚有防堵之一策；水患不能立时而发，尚有筑堤之一法；惟火灾立时而发，尽人而诛，顷刻化为灰烬，性命付于祝融，祸至烈、患最惨也。而车马走集之区，城市殷富之族，往往不戒于火，多于荒村僻壤。盖物极必反，理所固然；而先事预防，人宜备患。中国向有激桶，立法良善。然焰高者喷水不克上达，路远者取水未能尽便。常有因水少而致火烈者，不但不能扑灭，转发其性而助之威也。近年西国创造水龙，比之激桶较为尽善，然不能处处皆设，人人皆购，即有之，崇高亦能远到，挹注亦能接济，而人力稍有不齐，机关亦归无用。即人力亦能协助，迅速扑灭，而屋宇被焚者，已去十分之五六矣；其什物受水龙之毁坏者，又去十分之五六矣。西人洞见此弊，穷究物理，于是殚思结构，如斯制火宝机，拯救世人，永无火灾。其物最小，取携甚

制火宝机

^①林圉址：格林威治。

便；其值最廉，乡里可购；其力最猛，狂火可灭；其用最久，百年不坏，其益岂浅鲜哉！缘造此炮者，既积火学，又邃化学。查火性之能焚烧者，因天空阳明之气^①，助成烈焰。又查酸质阴烈之气^②，其坚重数倍于常气，最能消克阳明之气。故宝机内藏之药，能握阴烈之气，用时其力赴发，即刻夺去阳明，而火焰立杀。由此观之，用水者塞其流，用气者清其源也。

申刻阴，入夜大雨。

十八日庚寅，阴。末初，暴雨一阵，电光闪目，巨细毕照。记：法京凡官学义学之幼童幼女，晨夕往来，皆以大车接送，每车可容十六人。

十九日辛卯，阴雨。晚，郎碧叶约茶，见其家人环坐，以叶子为戏，颇称有曲。茶后食假烟卷，系以加非造者，其味尚甘。

舞会

二十日壬辰，大雨。末刻又雨雪雹，其形方，落地即化。酉正雨止。亥初同桂冬卿往霍格家赴跳舞会。霍者，巴里之富翁也，年近六旬，其妻系敖地里亚^③人，生有三女一男，皆秀美，兼晓数国语。当晚，男女二百馀名，皆易服色。男有着欧罗巴、亚细亚、土耳其、埃及、暹罗等国古今文武衣冠，奇形怪状，俨如傀儡登场。女子有扮乡间割谷女者，有扮

①阳明之气：氧气。 ②酸质阴烈之气：二氧化碳。 ③敖地里亚，奥地利

送牛奶女者，更有扮如华女者，头束双髻，身着绸衫，手持纸扇，足登云履，婷婷袅袅，不啻仙人也。结群跳舞，鼓乐喧天，丑初始散。

二十一日癸巳，晴。法国总理衙门具柬约志、孙两钦宪晚饌。

记：巴里贫民有以浣衣为业者。陋室数间，四面罗列木盆，中横木案，后燃大火盆，放大小烙铁数个。凡衣袜浣毕，或晒或烤，俟干按式烙平，包妥，以小

洗衣为业

车送之。所浣之衣，以色线缝为暗识，而各家亦可于衣襟袜口自作暗识。其浣价，汗衫褰

衣每件四素，袜每双二素，手巾手套等每条每付各一素。因通城衣服自浣者少，故业此者得以获其利也。

二十二日甲午，晴。是日，系国人持四十五日斋之半，各处浣衣之男女放假。男女易装，结队喧哗，通城如市。亥正，随志、孙两钦宪往奥地里亚公署赴跳舞会，男女百人，皆戴假面，虽相识者亦不易辨也。丑初回寓，知有王子显携其妻来拜。

记：外国小儿力学三十馀式，第一曰“跃蛙”。跃者率十二人，令十一人立成一排，俱鞠躬，以此首置彼臀，首尾相衔，手或抄起，或扶膝上，肘向内收，头向前抵，颞匿胸前，肩腿用力。如此则第十二人从后奔至第十一人背后，手把其肩，跃过其首，再把第十人之肩；如此接连，至第一人，愈速愈妙，跃毕另立一处。次则第十一人跃第十人、第九人，以至第

外国儿童
体育游戏

一人，跃毕另立，与第十二人成行，为第二人。次则第十人跃第九人、第八人，以至第一人，跃毕另立，为第三人。如此蝉联而跃，至第一人翻为第十二人，则再跃再列，周而复始。此十二人必身体相等，巧力悉敌方可，否则有颠扑之患矣。又有一法，系折腰以手置膝，仰首以肩代背，有能跃过甚远者为妙技，然不必十二人。

飞带掷巾

第二曰“飞带”。地上画一线命为带。一人鞠躬横立于带之左端。于带之右端限以几何步为界，令飞者于此奔至左端，跃其腰急呼以走，立者即横移一步。飞者愈多，则立者距带愈远。有飞而不能跃，跃而不呼走，皆负，罚为立于左端之人。若飞者皆跃过，令立者仍退于原立之处，以俟再飞。

第三曰“掷巾”。一人鞠躬而立，一人从后奔至，当跃其背时，置一轻物如手巾、帽子等物，坠者负。若不坠，又一人从后奔至跃背，以能取前置之物为胜。又法，如前法从后奔至，跃背置巾，巾俱卷成筒形。俟诸人置毕，复从前面奔回，跃背取巾。如甲误取乙巾，则罚甲，乙即取甲巾。俟诸人取毕，令甲乙由远处奔回，以先至者为胜。又法，当跃背之时，以右手扶其背，左手置其巾，越过即转身回脚，以右手取回其巾为胜。

**赌远跳索
超沟骑驹**

第四曰“赌远”。一人鞠躬而立，一人奔至，跃过其背而立。从奔至立数十步，或跛一足，或顶向地，无论作何式样，则第二跃者，皆一一效之。其跃过之立处，以远于第一人为胜。如此，所

立之地，一人远于一人，则难乎其赌矣。若自揣不能致远，可止而认罚。

第五曰“跳索”。二人持索而摇，诸童由数步外疾奔而跳，越过者胜，跌倒者负。又法，二人持索而摇，在左者以右手持之，在右者以左手持之，俱在索内，俄而在左者转身向外，跃起而跳。

第六曰“超沟”。沟广四尺，以能超过者胜。

第七曰“骑驹”。若干人平分为甲乙二队。乙队第一人鞠躬面墙而立，以手扶之。余人如跃蛙之首尾相衔，命为驹。甲队第一人从后奔至，手按末一人之背，疾趋而过，骑第一人之背，余人依法骑毕，第一人呼曰：“小驹摇尾！”如是者三。末又呼曰：“落，落，落！”驹即摇尾而动。若驹不胜任而踣，则骑者再跨。若驹动而骑者坠，则骑者负。历时既久，众驹呼曰：“弱！”则骑者下，另行起首，以甲队为驹。

第八曰“夺界”。画地为界，人分两队相持，俱抄手以一足跃行，占据对面之界。对面当着意防守，如敌人来，则抄手以推阻之。令其不入，敌人即负。若力弱不克坚守，致被敌人占据，又能以一足久立，则敌人胜。

夺界获敌

第九曰“看饼”。数人持腰联坐，命为“饼”。另二人，一为主一为仆。主有事，伤仆小心看守，勿令饼焦。主人去后，因仆性懒，擅离与人交谈，众即渐渐呼气，似饼已焦。俄而主人回，命仆撤饼。仆抱主腰，而蹲曳坐末坐

者之手，彼此撑持许久；迨末坐者力乏而起，再曳次坐，以及首坐而已。

第十曰“获敌”。于墙根画二平行线，与墙成直角，相距一丈八尺，长各三丈六尺，平分二线，画一交线为界。两边各立一队，任距一平行线二十丈画二方，命为相对二狱，与平行线两端参相直。左狱属于右界，右狱属于左界。两队相持立于界边，呼曰“追，追，追！”呼罢直趋而入，占据彼界。有能将过界之人捉获不被他人夺去者则胜，胜者即将所捉之人入狱。彼队若有黠者，可以直趋劫狱；若被捉，亦入狱。被捉之人，亦可同谋越狱；若被捉，仍入狱。倘全队尽行入狱，则一概省释。

战争游戏

第十一曰“对战”。人着纸糊甲冑如假面，手持木剑、藤牌，各骑一人肩上为马，饰以彩绳，彼此往复交战。落马者负，胜者即以土块击之。

第十二曰“助王”。以粉画地为三段，中阔前后狭。众择一人为王，立于中段。余人由后段以一足跳至界边，或出界边，可以任意进退。若二足皆落地，则由中段奔至前段，须防被王所获。若获，则跪呼曰：“我助王！”王即令入中段，助捉别人。倘所获之人已逾一半，王悉令出之，以捉其余。其中以力大严防、不被捉者胜。

第十三曰“擒王”。一人立于土坡为王，敌人蜂拥而至，四面推挤，王能久立不移为妙。若被人拥去，则王位即为所拥者占据。凡为王者皆唱一曲云：“我乃台上王，走去好

贼莫张狂”。

第十四曰“威敌”。画地为界，每界人俱偶数，每二人为一对。内界每对携手而出，立于界边，呼曰“威敌！”即叫阵之意。则外界之人设法追逐，以分其手，即将其人背回。再，此界能携手捉彼界之人，则三人同回界内。俟再捉得一人，则令其出于界外无事。如此陆续，疲而后已。

第十五曰“学步”。众拟一人为首，余人以次列为一行。首者跳跃，或跛一足，或顶向地，余人皆如法效之，效不如法则罢之。众效毕，首者再设法跳跃。俟数次后，首者力疲，再拟一人为首。

学步捉摩
捕鼠逐马

第十六曰“捉摩”。众拟一人为逐者，余人或立于木，或立于铁，随时改易其位，四面立有边界。如改易之时，足已踏地，被逐者所捉，则被捉者即为逐者，不复再捉捉彼之人矣。再改易其位，有立于界外之铁木者负。

第十七曰“捕鼠”。众拟一人猫，余人为鼠。猫鼠相逐之际，另一鼠由中冲过，以手摩猫，则猫当改追此鼠。再有他鼠冲过，则又改追，必捉一人而后止，则被捉者为猫。

第十八曰“诱捉”。一人为猎户，余人俱从面前而过，令其追逐。当彼疾走之时，余人诱其踏冰，往来驰驱。如彼向前追一人，则在后者故伸其足以诱之，彼即转身向后追，则在前者亦如法诱之，俟捉一人而后止。

第十九曰“逐马”。众人散处于野为“马”，一人直趋而出以逐之。如捉得一人，则骑之以归。次二人同出，再捉

一人，则令前所捉者骑归。次三人同出，至捉尽而止。

捉藏击物
逐猫放猫

第二十日“捉藏”。众分二伙，一伙存于家，一伙藏于外。俟众人藏毕，末一人大声呼曰：“看我！”言罢，亦急藏去。于是家中众人撞出，各处寻觅。如捉得一人，则被捉之人呼曰：“呕，我耶！”再唤众人同归，另行起首。当寻觅之时，智者可以设法私回以避捉。又法，众人存家，一人藏于外，藏时大声呼曰：“呕！”于是众人撞出寻觅，如一人捉得，则捉人之人亦呼“呕”而归。当寻觅之时，藏者暗出，若能捉得一家中者，即令背藏者而归。

第二十一日“击物”。数步外立一棍，端束一物。距棍画一界，人立界上，以物击之，中者胜。

第二十二日“逐猫”。众拟一人作为“猫”，余人为逐猫者。逐猫者立于所限之界，一手持棍，一手持板，上置一球。以棍击板边，令球震起落而击猫，不中则罢之。挨次而击。如中，则令查距猫远近。任呼一数曰若干棍长，后依地量之，如过与不及，则中者负。

第二十三日“放猫”。穴地作四孔，或六孔，或八孔，绕成一周，每孔各立一人持棍，另一人持球。任立于中为放猫者，将球抛与相距较近之人，或中与否，则孔中人彼此互易。倘不经心，孔被放猫者所据，则原孔之人改为放猫者。

丢手巾

第二十四日“遗巾”。众立连手作圆，另一人持巾绕行圈外，任遗于一人之后，其人即出圈以追遗巾者。余人仍连手作圆，张臂如月

洞门形，遗巾者出入于孔以迷追者。若追者出入有误，则追者回圈，遗巾者再绕行圈外，而遗巾于别人。若遗巾者被捉，则入圈，而追者改为遗巾。

第二十五曰“捕兔”。年长者为猎户，为哨手，取其壮勇；年少者为“犬”为“兔”，取其巧捷。先令兔四散，使其远避。然后猎户执白旗，哨手执红旗，佩带香囊，率犬而行里许，茵地而待之，因香味可以引兔，以诱其来。而兔隐窃其囊，俟猎户检点失囊，纵犬寻觅之时，兔则故碎其囊，遗于歧路以惑之。如犬寻得兔窟，则呼曰：“呕，来！”于是哨手吹角，蜂拥而捕之，兔则竭力奔窜，如被获则罚银如数。

捕兔

第二十六曰“捉铃”。以绳绕地为界，界内立若干人，有摇铃者，有蒙目者。若蒙目者在所限时刻之内，闻声而捉摇铃之人，则蒙目者胜；如不被捉，则摇铃者胜。有时二蒙目者相捉，一时扑倒，殊堪一笑。

第二十七曰“直跃”。其进退均系以一足跳跃，此式始于苏葛兰。以粉画地为圭形，长九尺，广三尺，截为七节。中节与锐端之末节皆二尺，余俱一尺。第二节与第六节画平分线，分为左右二方。中节从四角画十字交线，分为四个三角。首节画一；次节左三右四；三节画五；〔编者按：此处有误，当作“次节左二右四；三节画四，”下文可证。〕四节下五，左六，右七；上八；五节画九；六节左十，右十一；末节画一圆名猫头；首节外画一菊花形，名为活步。跃者手持螺，一足立于活步，

跳房子

掷螺于一，遂跃于一，以所立之足踢螺入活步；次掷螺于二，跃一遂跃二，踢螺入一，再踢入活步；次掷螺于三，跃一、跃二、跃三，二三上骑立二足，以三上之足踢螺入二、入一、入活步；次掷螺于四，挨次跃于四，拾螺置于悬足，踢起以两手接之，以次跃回活步，凡回时逐步口述

一足跳时
逐步报数

某数；次掷螺于五，挨次跃于五，踢螺入四，拾起跃回活步；次掷螺于六，挨次跃于六，踢螺入五、入四，拾起跃回活步；次掷螺于七，挨次跃于七，踢螺入六、入五、入四，拾起走回；次掷螺于八，挨次跃于八，踢螺入七以至于四，拾起走回；次掷螺于九，跃至九，即拾螺走回；在十上踢螺入九，在十一上亦踢螺入九，俱拾起走回；次掷螺于猫头，跃至猫头，以所立之脚踢起，手接三回，后奋力由旧路踢回活步。

第二十八曰“旋跃”。其进退亦系以一足跳跃，此式始于法郎西仿苏葛兰而为者。画地如螺旋，内外三层，截为二十三节。跃者踢螺，或节节而入，或急行踢入，次由中心一步跃回。如踢螺而出，或节节踢回，或由中心急踢而出。

第二十九曰“夺旗”。人分两队，各有将领。一队占据山顶，树旗为标，旗系以巾束竿为之。一队围山仰攻以夺旗帜，彼此或战或守，以获胜而止。两队中有跌倒者为阵亡，则同队之人舁之而去。

夺旗、比力、曳索

第三十曰“比力”。众立于野，指对面屋于树林之处，或相距三里，或相距六里，齐向驰去复驰回，先到者胜，以次封为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其往返奔走之

迟速，一在于力，一在于智，盖越陌度阡，计算首途之远近，全在善择之耳。

第三十一曰“曳索”。人取偶数，分为二，同曳一索。画线为界，当索之中。两端有能将索曳过界者胜。

二十三日乙未，晴，冷。法国税课极重，每年有租税，有丁税，更有狗税。人家有养狗者，每年一只官税十方，计银一两三钱。又有房税，每间若干。至于屋内陈设，亦必计其多寡，估其贵贱以税之。

法国税重

〔稿本卷四终〕

己巳正月二十四日丙午，阴雨，申正雨止。是日，有巴里著名画师志拉者，意大里人也，约赴跳舞会。其家在洛马街路北第一百六十五号。当晚，男女老幼三百余人。男子有扮如西印度王者，身着红羽，饰以金珠；有如印度红面人者，面涂五彩，腰围雕翅，头戴鸟翎，足登皮履；有如英国元帅者，麦西黑人者。女子有着埃及服者，有着日本绣花衣者，有扮如广东婆者。其他奇怪衣服，不识者居多。正值跳舞之际，忽闻喊声自外来，见有一人八字乌须，隆准凤目，头戴长帽，左肩斜跨红巾，宽五寸许，上挂十馀宝星，后随十数名武官拥护，系国王拿破伦也。入门，人皆免冠参谒，于是乐工奏国乐以迎。众人细看，此人不似法王之雄壮，彼此争辨良久，始知非法王，乃志拉之友尹士昌也，趣甚。丑正回寓，知有郝富来拜未遇。

化装国王

二十五日丁未，晴。记：泰西跳舞，以巴里、伦敦二

城为首。巴里以春冬六个月开会，各国士官男女多来赴之，因天凉屋暖，燃薪无异味。伦敦以夏秋六个月开会，因时热地凉，屋不烧煤而净。是会多由戚友转约，会毕必亲往主家拜访，或送名片，一因致谢，再为结交。入夜微风，冷。

男扮女装

二十六日戊申，晴。法京有男子杜庐者，年逾二旬，美丽自喜，手足秀好如女子，一生喜着巾幗。家资饶裕，服色率多翻新，妇女多有仿制者。其人往来街市，鲜有知其为男子者，可谓雄而雌者也。

二十七日己酉，早，大雪，未初雪止。法京妇女拜客、会客皆有定期。届期则车马驰驱，昼夜不绝，竟有一夕往拜十馀家者，亦有一夕来数十客者。茶酒果品，款待极优。过期者概行禁绝。

二十八日庚戌，晴。法京僦屋，其价甚昂，如四五间陈设铺垫、炉灶器皿俱全者，每月须银二三十两。入夜大风，颇冷。

鱼雷

二十九日辛亥，晴。晚见新闻纸云：英国新造水雷，实以棉药，其最大者，受一千五百斤，至小者受三百斤。又经名人设法创而新之，更其名曰“鱼雷”，用时，其法系度敌船之远近，运以电气，能自行水底以击之，其力甚猛而甚急。

三十日壬子，晴。有高恩者，合众国包斯顿人也。侨居法京，生有三女一子，大女名蕙丽，次女莉宜，三女蕃

賦，子名卓智，不独艳美，兼且聪敏，各人皆通四五国语言。当日未刻，廷明与桂冬卿至其家，有意大里国胡光、法国傅业相与晤谈。于是数国言语，悉令其子女代为传之，趣甚。

二 月

初一日癸丑，晴。近日每食有豌豆、扁豆、白菜、菠菜等，系暖窖所培者，而鲜蘑尤多。闻城外掘井数十，深皆十馀尺，周廿馀尺，井口覆石，上下有梯，内种鲜蘑。

鲜蘑菇

初二日甲寅，早，大雪。巳初，沙邦翮约饭，肉则牛羊，菜只萝卜而已。未初回寓，雪止。

初三日乙卯，阴雨。泰西妇人产后，先以凉水浴身。处女、小儿每早亦以凉水浴之。

初四日丙辰，早雪，午后细雨。法国有浣手套者，弹染颜色，整旧如新，价亦颇廉。

初五日丁巳，终日阴雨。亥初，随志、孙两钦宪往克洛佛家赴会。彼系英国新闻局之采访使也，侨居巴里，搜辑新闻。每届礼拜，往伦敦送信一次。是夕，男女客约有百人，互相拥挤，履舄交错。座中有善歌者，有善弹者，彼此倡和，极其欢畅。子初回寓。

初六日戊午，晴。午正，往蒲钦宪之友高安家少叙。座中有合众国之邝忠、水房、霍格、王模、费义、巴柏尔、佛福斯，英国之周安、阿立蒂格，法国之李嬉、李一、郝

天下一家
的新见解

富、祖威、倭尔得等，男女十餘人，彼此谈饮甚欢。明思天下五大洲，其间生民亿兆，彼此相距数万里。聆其言语，多信屈之聱牙，论其嗜好，每腥膻之异味。热带冰山，历寒暑之悬绝；火轮铁栈，极舟车之难通。其异有非意想所能到。然衣服虽诡异，而喜则亦喜，忧则亦忧，情无或异；风俗虽不同，而好则皆好，恶则皆恶，性实大同。盖自彼苍视之，则固遐迩一体，天下一家矣。今既奉命游历海外，见所未见，已不虚此一游。况采风问俗，又得良朋讲贯，耳目俱为之一新；则晤言一室，把臂言欢，未非天假之缘也。此乐何及！此乐何及！爰为之说以记之。申正回寓。

初七日己未，晴，未刻大雪，冷。见乡间幼童抟雪作球，相距数尺，彼此对掷，以球至大、抛最远、落地而不碎者为胜。亦有以雪作人与禽兽各状，其久晒而不化者为妙。酉初雪止，仍阴。

炸药爆炸

初八日庚申，阴雨。闻昨日午后，巴里城北叟贲地方失火，焚死者五人，被伤者三十七人。缘泰西有种水炮，暗藏水内，若敌船误撞其铜线，虽万吨铁船，可一轰而成齑粉。迩来法国创一种水炸炮，力加十倍，不须铜线。只与微物相击，则立时炸裂。当日有人装载是物，未加防范，遗其少许于地，一人误踏其上，各箱皆着，轰碎楼房数大间。

初九日辛酉，阴雨。是日，系西历三月二十一日，为外国礼拜之期。各处出售一种树枝，未详何名，叶小而圆，

枝如柳条而硬。土人有送入礼拜堂插于瓶内者，乘车者插于马首，骑驴者插于驴首。缘耶稣在世，屡有灵巧，人多敬重之，曾于是日乘驴入城，居民多以蕉叶而迎，是以奉耶稣教各国咸存是典。因巴里不生芭蕉，故以是树枝代之。

初十日壬戌，晴。有英人司皮耳者，在其婿毕印兜家约晚饌。司系英人，其妻布氏系法人，年俱六旬。其女阿兰嫁于毕，毕系葡萄牙人，性甚恭和。食有烹鸡、煮鱼、牛舌、羊膀，极其丰美。食毕，又来毕友六七人，坐谈时许，亥正回寓。

十一日癸亥，晴。午后街游，见幼童戏于河干，手持石片，或蚌壳，或砖块，斜掷水面，能跃起一次者曰“鸭卵”，二次者曰“公鸭”，三次者曰“母鸭”。如蜻蜓之点水，非力巧兼到者未易办此，以次数多者为胜。又有于二三百步外斜行放枪于水，其枪子跃起次数，亦以鸭为名。申刻回寓，微凉。

打水瓢

十二日甲子，晴。近日人皆斋戒，各点心铺中出售彩画熟鸡卵，又有以糖作卵形者。有以绫缎作西瓜形者，外以彩线装饰，内实糖果以及剪刀笔纸等物，上置鸟兽立卧各状，皆极精巧，统以鸡卵名之。闻买是物者，皆少年送赠情人所用。

十三日乙丑，大晴。见新闻纸云：“中国钦差于某日游万牲园，观看各种奇怪牲畜，颇觉喜悦。某等私心窃计，必择其至奇者，携带少许回国，以为纪念。不意所取者，乃狮子粪一瓶

钦差拾狮子粪

也。相传此物带回以配药料，不知确否云云。”惜西人不知狮子粪可作苏合，因苏合香生中毫川谷，俗传乃狮子粪也。晚有王子显来拜，坐谈许久始去。

十四日丙寅，晴。是日系西历三月二十六日，土人呼为“好礼拜五”，据云耶稣被钉十字架之日。各堂奏乐诵经，各色人等皆给假闲游。午后，阴。

十五日丁卯，阴。早有法人博庇业者向明索些须中华食物。明以天下所食者，无非五谷六畜、盐梅菜蔬等物，惟中土之酱，以外洋所少，遂给酱砖一方。问系何物所造？答以豆面与盐，

法人索取
中华食物

其人拜谢而去。午后复来，云：是物既系盐、豆所造，想即咸“绍勾腊”^①也。遂割半方煮以白水，饮之其味咸而且苦，未详何故，祈详示之。明复告以与肉腥菜蔬调和，其味自甘而不苦，乃去。夫饮食之道，烹调贵得其宜，方适于口。矧火候之迟速，调剂之多寡，尤非胶柱者所得越俎而代；使执一以求之，势必食古不化矣。

闻数年前，英国以茶叶为贵，每值新年佳节，或遇庆贺之期，方食少许。乃某年正月，爱尔兰人买得茶叶二两，

爱尔兰人
不知食茶

以滚水熬之许久，将汁倾之于地而食其叶，可谓吐其精华而取其糟粕矣。所谓“绍勾腊”，系一种豆糕，造以靠勾^②树子。靠勾树出于西印度与南阿美利加，食时煮以滚水，加以白糖，其味微

①绍勾腊：巧格力。 ②靠勾：可可。

苦，其色红黄。

十六日戊辰，晴，未刻阴。是日为外国礼拜之期，又值耶稣复苏之日，街市男女往来不绝，各礼拜堂皆开中门诵经作乐，亦彼中之一盛典也。入夜大雪。

十七日己巳，早大雪缤纷，厚已盈尺，巳初微晴。晚同合众国奇德立者，往兴尔家赴会。兴者，合众国包斯顿人也，曾以改造“铁裁缝”^①著名，故合众国用其法者，每一架与彼纳款洋银五圆，以此致富。膝下无子，只有一女，名云仙，年约十八，颇艳丽。是夕，男女约计四十，入门少坐，有仆以方盘托纸卷数十，座客各取其一。卷长五寸，粗拱把，颜色不一。若二人以力曳开，中含纸炮，响后遗花纸一卷，内衣帽各一事，色分五彩，形亦奇异，客皆取而冠之。结队跳舞，歌曲作乐，饮酒点心，五更始散。当夜复阴，甚冷。

十八日庚午，阴雨。有合众国贺安达者，约往其家赴会，嗣因伊女暴疾，遂辞其请。

记：洋人名片皆系白纸，大者长一寸五分，阔三寸；小者长一寸，阔二寸。如英国公使威妥玛名片，横书一行，系“王威”；

威妥玛
的名片

次一行书其官衔；末一行将住址印于右角，如在伦敦则书某号某巷某街；于上左角书其所拜之人名姓。凡男女之在服制者，以墨涂名片之四边，其服之等杀，以墨边之广狭

^①铁裁缝：缝纫机。

分。酉正雨止，仍阴。

十九日辛未，阴晴不定。午正，志拉约看画像。系与画师对坐，相距五六尺，以木架支起画纸。但见先以石粉勾描，继以铅笔勒之，再涂颜色，登时眉目如生，与真逼肖，洵写生之妙手也。

“弄人日”

二十日壬申，晴。是日，系西历四月初一日，土人呼曰“弄人日”^①。是日，无论男女皆可彼此设计愚弄，互不悔怨。闻有送大木箱于人者，箱内层层尽纸，至尾则一小木鱼，长约寸许而已。又有约定今日某时会于某处，其人赴约一无所见。诸如此类，可笑之极。

戊初一刻，欧建约志、孙两钦宪晚茶。明同廷辅臣与高安等往柏欧家赴会，屋宇宏敞，设有酒食茶果，男女四百余人，其跳舞连宵达旦，须俟翌早始散。子初回。

二十一日癸酉，晴。酉初，欧建请志、孙两钦宪晚饌。德协理与法国翻译官李梅，约明在凯歌路旁利涌馆晚饌。同坐一英人、三法人，皆未详其姓字。子初一刻回寓。

记：外国有一种童戏，名线纫针，人数不拘多少，相与连手成行，外立二人，问曰：“从此至北卫梁几里？”行中一人答曰：“三十许华里。”“可能以烛光至彼乎？”曰：“不惟往，亦可返。”又曰：“开门让路，请君领众过。”于是行之。右首二人扬臂作月洞门形为针孔，外立二人率行之，左首

^①弄人日：愚人节。

鱼贯而入为线，以针不豁眼者为胜。如此陆续，周而复始。

二十二甲戌，晴。闻有某妇者，其夫名达比镇，曾为御林军之元帅，妇亦曾充国王行宫总管。前于某日在缎店因争值未协而去，暗窃彩缎一端，被觉夺回。妇大窘，乞放而去，遂往日耳曼国矣。凡跳舞会场，畴昔鲜有不约此妇者，至此始知彼为是技已数年矣。

晚饭后，来一广东人，年约二旬，已经剪发易服。据云：“来此四年，佣食于加非馆。今欲回粤，苦无资斧，叩求钦差大人赏赐。”志欲宪与之法圆十开而去。入夜，大雨。

广东人已
剪发易服

二十三日乙亥，阴雨。午刻，往拜合众国郭敦，少坐，同其妻鱼氏暨其女郭丹乘车往拜克乐佛，坐谈时许回。

记：前二十日跳舞会中一老嫗，年已百二十一岁，面饰脂粉，身着彩衣，宛然散花天女也，场场跳舞，毫不落后，其轻快绝伦，罕有其匹。闻伊五十六岁时，其前夫公爵某病故，遂改醮伯爵那乌商。那年甫三旬，而贪其资，遂娶之，然终以伊为耻云。

二十四日丙子，晴。见数十匠役以楞石铺地，厚盈尺，上浇以水，俟夜静时则以火机催运铁轴，长二丈，周一丈二三尺者，往返碾研，天明则周道如砥矣。

压路机

二十五日丁丑，晴。近因天暖，街头设有船秋千者，系一高柱，上横十字，每端挂小船一只，悬于半空。另有小楼，登之可以上船。每船容小儿五六名，柱动则船行，

上下簸扬，如踏波澜然。又有马秋千者，系亦一高柱，上横铁梁如伞，每端挂一木马，周共一十四匹，每匹骑小儿一名。柱心设有机关，外出铁柄，一人扶之，如挽辘轳，以令柱转。柱转则马奔，往来如旋规。路旁建立木牌，牌面有钩，一人立于牌左，挂铜环于上；骑马小儿手持铁箸，以挑环多者为能。髫龄小儿果能熟悉此种秋千，他日何有畏马晕船之虑耶？入夜，细雨。

舞会招待
27国客人

二十六日戊寅，晴，午后阴。戌刻，本公署设跳舞会，内外悬花结彩，灯烛灿如游龙，炉焚香木，盆列鲜花。楼分三层，层层罗列几案，以为跳场。外备乐工七名，以助跳舞。是夕男女客人共一千二百五十九名，分隶二十七国，饮酒一百九十馀瓶，面包千馀块，茶果肉食无算。跳舞至寅正始散。当夜大雨。

二十七日己卯，早晴，午后阴雨。闻泰西人最忌打破面镜，犯者家主不祥。又谚云：“鸱鸢入房，家败人亡；蝙蝠进门，喜乐来临。”

二十八日庚辰，晴。晚，赴郭敦家吃茶。其子女五人，相与为戏，名曰“猫夺角”。命一人为猫，立于屋中，馀四人各立一角，彼此易位，以速为妙。有落后被猫夺其角者，则罚其人为猫。

食龙须菜

二十九日辛巳，晴。巳初，法人毛禄约饭，在贤马丹大街福隆店，食有白水煮龙须菜，加牛奶汁，其味微臃而甜。午刻回寓。

近日大热，树皆放叶长寸许，宛似京华四月时也。

三十日壬午，晴。早，意大里国使臣之随员贺实约饭。午后高安约往西薇夫人家听曲。当日去者，每人出票钱二十开，计银二两六钱。歌曲者男女十馀名，皆薇之弟子也。申初回寓。

三 月

初一日癸酉，晴。每值天气晴暖，自未初至戌刻，凯歌路一带，车辆往来如热地之蚁，飞轮摩毂，声震如雷。左右石路，游人更多；男女老幼，皆丽服艳妆，以炫其美。入夜微阴。

初二日甲戌，晴。晚，本公署复设跳舞会，赴会者男女六十馀名，皆年未及笄。主人系蒲钦宪之女蒲格蒂，年始十二。彼此跳舞，殊觉有趣之至。丑初，各家奴仆乳娘一一领去。

蒲安臣女
举办舞会

初三日乙亥，晴。每早寅卯之时，有男女骑马乘车者驰驱大道，系游花园而归家者。据西人云，凡人早起，或步行，或乘车马，缓游数里，以受天空清气，甚觉有益于身也。

初四日丙子，晴。晚，往塔娄氏家赴会。塔系女教习，所授生徒四十馀名。是夕，男女六七十名，皆着异服。十一合众国人，年近四旬，所服系南北合众国交战南人所服之衣，一律灰色，头戴黑毡皿字形帽。是衣大于本国禁令，在他国服之以为戏。其跳舞在一木房，长十八丈，阔八丈，

高如之。云系名工所造，可大可小，随处运移，灵便多矣。
入夜细雨。

初五日丁丑，阴凉。晚，郝富约往名医孟达家听曲，男女优人二十馀名，皆巴里著名绝技。虽曲文不甚了了，其音韵之曲折，声调之悠扬，令人神往。丑初回寓，细雨濛濛。

高乳细腰

初六日戊寅，仍细雨。西俗，女子皆喜高乳细腰，小足大臀。肆中出售一种腰围，系以铜丝麻布所造，贴身服之，腰自细而乳亦高矣。又有一种假乳，造以粗布，如中土之护膝。又有一种假臀，系以马尾细布所造，形似倭瓜，佩于臀后，立则凸出，坐亦绵软。虽系矫揉造作，亦可谓尽态极妍矣。

初七日己卯，晴。按西人宴会宾客，间以挟女优为盛设。无论酒楼饭馆，均可随意呼唤筵前侑酒，以取其欢。饭毕双双跳舞，时而缩项，时而耸肩，折背扬拳，作诸般态，继而解衣，继而露臂，至于赤体而后已。愿与交欢者，则携入密室，每次需法金钱二十馀圆，计银五十馀两，否则俟酒阑时而遣去之。

初八日庚辰，晴。记：凯歌路左右之马秋千，其木马长不足三尺，玩者率皆幼童幼女。今竟有女子二十馀岁者亦往来驰驱，嬉笑喧哗，殊不雅相矣。

初九日辛巳，晴。见巴里一种童戏，名“猫捕鼠”。系以长绳系二童于柱，以便楼上奔逐，俾免颠踣。又各以帕遮目，命为猫。其为鼠者，频以二木球对击，则为猫者寻

声以捕之。嗣捕得后，猫亦为鼠，鼠易为猫矣。申刻，阴云密布，戌正微晴，凉。

初十日壬午，晴。酉刻，本公署复设跳舞会。人数十倍于前，三层大楼，几无立足处，卯初方止。

十一日癸未，晴。巴里有一老妇，子女皆故，贫苦无依。合众国高安欲设法周济，是日来信，令明等数人各携法方二开，约至其

义卖济贫

家。至则男女老幼已来百馀名，各书姓名于纸卷，投于瓶中，外备笔墨纸画等物。少坐，其长女端坐抱瓶，将纸卷一一取出，每二卷一取，以先开某卷者为胜，即偿一物。明得钢笔一只，夔九得洋纸十张，冬卿得小香袋一事，木庵、春卿、辅臣皆素手而归。所收之钱，尽数赠之。

十二日甲申，晴。按，西国一切书札公文，俱与华文相左。如英国某约法国某晚饌，按华文当书：“字启某兄阁下：谨于本月下礼拜五日六点钟，敬备杯茗候叙，幸毋推辞是荷，并请近安。弟某拜具。”外书“内届(函)送至巴里立伍力街第一百六十三号，呈某老爷收启，”背书“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四月礼拜一日，由伦敦查理巷第十五号寄。”而西文则先书“伦敦，第十五号，查理巷，礼拜一日，四月，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次书“予之良友：予觉甚有光荣，若阁下乘便而来，晚饌与予，在下礼拜五之六点钟”云云，末书“予为阁下之最真实者某”，外书“老爷某，第一百六十三号，立伍力街，巴里，法郎西。”

中西文法
之不同

十三日乙酉，晴。记：法京自去冬至今春，家家跳舞，夜不虚度，至有一夜赴四五处会者。虽然仍有乞讨请柬之说，如某家定于某日设会，向慕其人，苦于素昧生平而欲往不得，即恳相识者代乞请柬。又有因戚友寥寥无几，或所识多系商贾，即恳相识者代请显宦名士以为荣。

十四日丙戌，阴晴不定。午后，步游过思安河，至龛得马街，见五六名幼童玩耍。系各持一石球，大如鸵鸟卵，于二三丈外，放一平石于地，一人乘机置球石上，则众人一一向石掷球，以能击去石上球者为胜；则将胜者之球置于石上，再令他人如法击之。是戏另有一法，系于未击之先，置三四块砖于石上，众人以球击之，中者呼为园工；则置球石上，以便他人击之。未刻回寓，知有高安来拜。

咖啡馆
之夜

十五日丁亥，晴。近因天暖，在凯歌路左各加非馆皆添杂戏。台设楼前，中间敞院，横列桌凳百行。每夕酉初起、子刻止，听者只索茶酒之资而已。其人皆班内之不取者，故于此设法赚钱以为活。然间有灵巧者，所作戏文甲于班内名优，班主虽约而不往；盖馆主亦以此人著名，而多招听客也。每馆燃灯百盏，照如白昼。台上环坐女伶十馀名，衣服鲜丽，饰以花粉，以为诱人之饵也。终夜听者，男女必逾百。

十六日甲子，晴。近日天暖，其马戏亦来趁食。馆甚大，四面椅座千馀。后台有马厩，颇整洁。观者人分二等，一等者每人三方，二等者每人一方。每日酉初起，亥刻止，观者男女亦颇满座。

十七日乙丑，晴。记：泰西于千年前，人多羨古，如华人之慕三代。因当时心多朴实，俗尚敦庞，名曰“金世^①”；继而人心不古，名曰“银世”；后因渐流浇薄，远不如古，名曰“铜世”；至今千载，世风日降，暗而不明，则曰“铁世”。今西人谓今胜于古，遂无慕古之心；仍袭用“铁世”二字，其意以为铁之为用甚广，如车有铁道，船有铁轮，制器有铁机，医病有铁水，无一而非铁世界矣。

西人厚今
不慕古

十八日丙寅，晴，暖。卯初一刻，有巴里阅兵大臣请志、孙两钦宪看操，遂至教场。登台而望，其军令之严肃，队伍之整齐，可称有制之师。嗣以木架支洋枪一杆，请志、孙两钦宪以指按之，二位钦宪固辞。复请德协理按之，响随指发，声闻数里。午初一刻回寓。

辞不开枪

十九日丁卯，晴。早，见隔壁楼下有一种童戏，一人以巾蒙目，鞠躬以手扶膝，头顶石柱。一人骑其背上，将右手举起，随意伸指，由一至五，问曰：“公鹿公鹿，角有几叉？”令蒙目者猜，对则骑者为鹿，否则再问再猜。外有一人旁立，以便稽查是否。

二十日戊辰，晴。记：法京设有保险局。愿保险者，每月捐资若干。倘有遭火被盗之事，立时报局，则必加倍偿之。如医生郝富，每月捐资三十方，计银四两。昨晚其

^①金世：黄金时代。以下“银世”即“白银时代”，余类推。

女仆不戒于火，损其油画一幅，伊遂报局，遣人验后，偿以法方九枚，计银一两三钱。

庸俗表演
殊觉反感

二十一日癸巳，晴。晚，同塔木庵、桂冬卿赴凯歌路加非馆看杂戏。有一女，拖翠裙，系红带，所歌一曲，音义未详，但见句句以手拍口，作接吻声，而通园看戏者亦皆效之，殊觉可哂。

二十二日甲午，晴。午后街游，瞥见人家园内立一木架，高一丈五尺，宽一丈一尺，于横梁之中点贯以二索，索端系以木棍，人坐其上。以手曳索，后一人任意推挽，则前后摇荡如波起伏。有时力大，棍与梁平，凉即波〔彼〕中之秋千也。

二十三日乙未，晴。记：巴里城自马达兰大街南行约十数里，至邦麻晒大街，房屋新齐，人烟稠密，而市廛华美，装饰金碧。多有外罩大玻璃，厚二寸，高二丈馀，阔亦如之。入夜，阴。

二十四日丙申，终朝大雨。通城向无丐者，间有二三小孩乞食于市，或曳胡笳，或弹琵琶，闻皆来自意大利。入夜雨止，仍阴。

红酒一瓶
纳税数分

二十五日丁酉，大雨如昨。记：法京税课颇重，如红酒一瓶，尚须纳银数分。闻英国税课虽重，而日用煤米等项皆无税。

二十六日戊戌，阴。晚随志钦宪往加非馆看杂戏，其所演者与他处同。惟一男一女，效雌雄猫鸣，宛然如生，

或蹲或伏，与物逼肖。至彼此牵衣伸手接吻，又如猫之雌求雄状。

二十七日己亥，大雨如注。记：法京一种童戏，名曰“玩熊”。数人中拟一人为熊，被以熊服，立于石上。一人
为熊主，以长索曳之。余人
为猴，被以猴服，将巾挽成结子，用以击熊。先熊主以掌三击熊背云：“我曳我熊，谁敢来击，长索不松。”言毕，众猴以结击之，若熊不脱索而能获一猴者，则猴化为熊，熊化为猴矣。

玩熊

二十八日庚子，大雨。记：外邦诗文，率多比拟，无定式，诗每首数十韵不等，每句字数亦不等。缘西文有一言一音者，有一言数音者。如英国二韵诗，还以华音，系“尔里图倍，尔里图赖，美万海西，委西安外”^①。译以华文即“早睡早起，令人康健，义利兼收”之意。若虚实共还，则“额尔里图倍达，额尔里图赖斯，美克万海拉西，威拉西安大外斯”^②。文之章法，修短不等，大抵以新奇者为贵。

外邦诗文
无定式

未正雨止，仍阴。

二十九日辛丑，阴。记：西俗将作一事，有须先赌誓者，其人即取其圣经一本，放于案上，以左手按之，右手指天曰：“实，全心实，无他，实而已。”言毕，持书以口啜

^①“尔里图倍”句原文为：Early to bed, early to rise, makes you healthy, wealthy and wise. ^②“额尔里图倍达”句原文同上。

之，乃止。自誓之后，行止有犯不实不信者，官可捉而入监数日，罚钱若许。

到处皆呼
爸爸妈妈

三十日壬寅，阴。尝思天下五大洲，邦国不下二百馀，其中风土人情，语言文字，在在相同。乃明随游欧罗巴、阿美里加、阿非里加三大洲，沿途所闻，有不谋而合者。如英国小儿呼父曰“爸爸”，呼母曰“妈妈”，至法、俄、布、美亦同，虽音之轻重高下不等，而字则无不同。是天下生民之所重者父也母也，而人不以孝为念者，盍亦思其本乎？再英文呼父曰“法自尔”，呼母曰“妈自尔”。法文呼父曰“佩阿”，呼母曰“美阿”。俄文呼父曰“鄂帖司”，呼母曰“妈其”。布文呼父曰“法达尔”，呼母曰“妈大尔”。美与英同。

四 月

污蔑华人
食鼠而食

初一日癸卯，阴。午后，法国总署委员郎碧叶来拜。伊言，日昨偶阅新闻纸，内云：“贵国钦差到华盛顿时，曾载鼠三车，未详确否？又闻到此后，日命华仆买鼠一二篮，不知如何烹调？乞明以教我。”明云：“天下各国人民，或遭兵燹，或遇水患，食鼠容或有之。然我国钦差在此，即有食鼠一说，不知购自何处，尚望再为访之。”郎云：“新闻纸间有无稽之谈，微君言，余几误矣。”免冠谢去。申初微风，晴。

初二日甲辰，晴。申正，合众国郑温孙请茶。郑系甘邦人，年近六旬，语言温厚，在此设帐已十馀年。所居楼

房，悉悬锦幕。壁上画四围缭绕，案上书万卷纷披，陈设烂然，可谓宏中而肆外矣。伊云：“闻君能合众语，今蒙光临，何幸如之。”

久仰华人

少焉，伊妇出拜，年可五十馀，眉目修洁，风情不减。伊云：“寒荆久仰华人，恨不一见。今晤芝颜，谅向往之心借此稍可酬矣。”其妻云：“久欲与汝泛槎华国，以瞻胜境。今见其人而未履其地，恐愿尚未慰也。”言毕，夫妻捧颐而笑。未几，妇人鼓琴而歌，其声清越，烈如箫管。戌正回寓。

初三日乙巳，晴。午后街游，遇二英国人，幼者笑云：“阿兄！看猪尾甚长。”长者叱之曰：“威良！可谓少不更事矣。汝知泰西于百年前亦有辫乎？只少短于此耳。再，汝言华辫为猪尾，则我面为猴脸矣。慎之！慎之！”威良诺诺。威良，幼者之乳名也。

阿兄责弟
不应辱华

初四日丙午，阴凉。记：泰西一种童戏，名曰“看见了”，其义未详。系以木板横于短墙之上，长约八九尺，两端距墙均等，各坐一人，令体重亦均等，彼此用力微摇，力等则两端起落必等。设一体重一体轻，令重者板端距墙与轻者板端距墙比；若轻与重比，亦不致有倾跌之虞。有时立二木桩，高八尺，上横铁梁，下垂木板，两端各置假马，被以锦鞞，佩以鸾铃，玩者立于板上，跃跨一马，再由此马跨于彼马，往返驰骤，剽疾异常。若二人各骑一匹，对曳一索，则两端起落同前。

初五日丁未，早，阴冷，未初晴。有法人罗鲁旺者来

拜。龙钟老叟，白发无须，颈瘤下垂，状如树瘿。据云：“三月前散步于郊，惊见华人以为奇，急归告人，众疑其谬。次日见新闻纸云，中国钦差已抵巴里，随带司员有能英法语者。遂急欲竭诚谒见，以慰生平渴想。奈私冗匆匆，延擱至今，始得快睹，亦远人之殊遇也。”语次，仆人进茶，见其颈瘤，掩口而笑。伊云：“不知贵国亦有此赘瘤否？”明云：“容或有之，据云山居多瘿，因饮泉水之不流者故耳。”伊云：“我本乡民，少有家资，因遭变故，四壁萧然。现移京城，授读为活，然所得馆金仍不敷用，亦儒生之数奇也。”明云：“公既抱负大才，定当大用，吉人天相，不日当乘时奋飞也。”伊微笑不语，移时辞去，并言其妻改日造访。

老叟竭诚谒见

初六日戊申，晴。午初街游，见数童作螺线戏。画图于地，形似螺螄，自外向内计三层，界以横线，分二十三节。玩者只足节节跃入，一步狭于一步，直至中心。再由中心向外跃出，一步阔于一步，总以迅疾者为能。酉初，阴云密布，微风颇冷。

初七日己酉，早晴，未初大雨倾盆，酉初雨止少晴。因而口占四韵云：“骤雨移时细，微风即刻生。游人擎雨盖，乡女售山樱。日色垂馀耀，天容现晚晴。快哉楼外净，把酒听邻笙。”

初八日庚戌，阴雨阵阵。记：西土马佩鸾铃于跨后，亦有戴白线织成之耳帽者，以防苍蝇之噬也。入夜，微风习习，稍凉。

初九日辛亥，雨，入夜晴。是时夜短昼永，戌初天黑，丑正即明，至寅正则日出矣。记：

乡民迷信

秦西乡民亦多信机祥。闻甲乙二人同耕于田，忽闻雀噪。甲云“雀向我鸣，兆主大吉”。乙曰“不然，是将报喜于余也”。互相口角，于是鸣诸教师，乃各奉贿以属之，教师各许左袒。一日两造赴于公庭，判云：“是雀之鸣，余一人之福也。”遂取所受之贿以示之，二人默然，始悟为雀所弄。

初十日壬子，晴。闻其朝廷荐举官民不和，恐激事变。

见土人食有一种菜蔬，名“阿尔梯稠”，形如芍药，其色绿，瓣如百合，其味苦，以水煮熟，醮牛乳而食之。

十一日癸丑，阴雨终日。闻法京妇女家道稍裕者，其梳裹妆饰，一切需人而理。若鬓发超群，裙衫别致，必缓步街游，以供途人顾盼，斯亦海淫之甚者矣。入夜雨止，微暖。

海淫？

十二日甲寅，晴。是日，系外国礼拜之期。街市游人填溢，鼎沸之声，异于他日。明步至柏路旺园，琼花映道，翠柳成蹊，好鸟鸣林，闲鸥戏水。游人席地而坐者，饮酒吸烟，互相歌唱，洵可乐也。

十三日乙卯，晴。晚，同联春卿、桂冬卿往加非馆看杂戏，群女歌舞，令人销魂。末有一男一女，着短服小帽，携手往来台上，作冰嬉状，轻快便利，与在湖上者同。戌正一刻回寓。

十四日丙辰，晴。酉初，英人瓜宽陌邀茶，彼此少叙。后令其子侄六人作种童戏，名曰“猜影”。系壁上悬布一方，方十尺。猜者坐短足榻，距壁三尺。另设小几，几上燃烛，距榻亦三尺。徐人行于几榻之间，举手扬足，或走或跳，作诸般耍，其影映于布上。坐者能辨影系某人，则令某为猜影之人矣。

驳斥诬蔑之言

十五日丁巳，晴。早，接罗鲁旺来函云：“即日午刻率妻邝氏来拜。”早饭后，与众坐谈，俄闻楼下车声聒耳，有西仆奔告曰：“莫四约罗至矣。”明即趋迎。其妻年约六旬，粗通笔墨，彼此讲论各国风土人情，颇为款洽。其妻问及中土溺幼女、食犬鼠一节，明皆一一以理驳之，妇面赧惭，谢曰：“窃笑传言之讹。然天下无稽之谈，往往有之，中外一辙，无足怪也。”谈及眷属，伊言生有二子一女。长子爱铎娶妻方氏；次子理英年尚幼，女名然安，已字户部局阔斯为妻，不日即于归矣。申刻辞去。

十六日戊午，晴，暖。记：西人相遇于途，若相距甚远，则以舌齿作嚙嚙之声；覩面，则以将指向上，内外摇之使来。又，其俗民彼此玩弄，有以手作六字形，大指触鼻，小指外伸，而左右摇其中之三指，未详何义。

卖花

十七日己未，晴。记：法京各戏园门首出售一种鲜花，束成甲字形，大小不一，名曰“柏欧嘎艾”，专为观剧者买给女优，其值甚昂。如某女优色艺超伦，欲寻阳台之梦，则令卖花者持送

后台，外附名刺住趾〔址〕一纸，上书“某敬送名花一束，聊表寸心，望祈晒收，守候回玉。”女接花后，必登台致谢。若送花之人归家不接女信，则知此女不荐枕席，因而价重连城。

十八日庚申，晴。记：法京一种童戏，如中国之射覆，名曰“如何爱，何处爱，何时爱”。人数不拘，猜者避于门外，余人在屋排坐，暗拟一物，不外饮食、衣服、器皿等，拟定则唤外者入。入则向首一人问“尔如何爱”，设所拟为床，则曰“我爱其暖”。问第二人，则曰“我爱其凉”。问第三人，则曰“我爱其厚”。问第四人，则曰“我爱其软”。陆续问毕，次问“尔爱在何处？”则答以我爱在房内、舱中、楼上等语，亦从首一人起，又陆续问毕。次问“汝爱在何时？”则答以染病、入夜、隆冬等语。三次问毕，则猜某物，合则与首一人互易，误则另拟另猜。

十九日辛酉，晴。按，泰西各国文字，体分大书小书。如英字A系大书，a系小书，

泰西文字
分大小写

读曰“阿”。N系大书，n系小书，读曰“那”。

若AN切音读曰“安”，则连书An。NA切音读曰“那”，则连书Na。凡句读起首以及地名、人名之第一字，皆用大书，如安南则书Annan，南京则书Nankin，蒲钦宪之名安臣则书Anson，法君之名拿破伦则书Napoleon，余皆仿此。

二十日壬戌，阴晴不定。按，泰西各国书籍，其句读勾勒，讲解甚烦。如某句意已足，则记“·”；意未足，则

记“，”；意虽未足，而义与上句粘合，则记“；”；又意未足，另补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语则记“？”；引证典籍，于句之前后记““ ””；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

二十一日癸亥，阴，凉。记：外国之命各物之非由本国所出、所创者，多有还音。或以产之地名为名者，如茶曰“替”，曰“义”；磁曰“斋纳”，曰“中国”；塔曰“陶尔”，曰“巴勾他”；鸦片烟曰“欧片亚”，曰“欧皮阳”；即如中土之呼萨皮雅、波罗蜜、褙褙、喀喇、啤叭等类。至于火轮车船、电气线等名，皆思其义以命其名也。

二十二日甲子，阴。午后，同廷辅臣、桂冬脚步至柏路旺园。青山堆髻，瀑布垂虹，花草连绵，蝴蝶对舞，较日昨来此，又易一番景象矣。

二十三日乙丑，阴雨阵阵。见西人男女之睡帽、汗衫、裘服，皆三两日一浣，极其洁净。闻领有以白纸造者，式与布同，其价甚廉，三五日一易。

二十四日丙寅，阴。未初，见邻居英人三升家园内，六七小儿同玩一种童戏，系五六名坐成圆形，中跪一人，名为“猎户”，俯首于一人腿上，手执一哨。他人接其哨，暗将一针扎于衣裤之上。扎后吹哨，令寻其针。如获，则扎者变为猎户矣。

二十五日丁卯，晴。午初，乘车往八宝巷第十九号拜罗鲁旺。百辆盈门，悬花结彩。门者通告，伊率眷属倒屣而

迎，携手问讯，延入高楼。坐客男女数十名，伊悉为告之。俄见细奴掩口与之耳语，伊笑曰：“弱息欲见华人，望勿深罪。再，今夕适值于归，不意红鸾星动，又有贵人照命，光宠多矣。”明云：“不知今夕嘉礼，惭无以贺，殊觉歉仄。”语次有雏鬟扶女出，微口之，银履花冠，缟衣若雪，绝世容华，含羞不语。邝氏笑云：“妮子见人，向不羞涩。今见华人，何忽作此态？”众皆大笑。少间，酒筵告备，伊遂延入客厅。二十八人，环席而坐，玉碗金瓯，辉映几案，山珍海错，味比椒兰。高悬电灯百盏，如开光明世界。酒数巡，伊云：“值此良宵佳会，盍鼓琴以侑之？”其子媳各唱一曲，声皆清亮。俄一老姬云：“既系女公子良辰，宜令歌唱以娱嘉宾。”众掖之出，女返身入室，作娇声求免。邝氏再三迫之，乃遮面而出，立于琴左，才启口，不觉面红耳赤，如醉桃花，众皆隐笑而罢。复让酌酒，明力辞去。未抵寓，而鸡已鸣矣。

参加婚礼

二十六日戊辰，晴，热。柏路旺园有驰马之赌，胜者得法方五万馀开，计银六千五百馀两。终朝凯歌路一带，车辆喧阗，密如蝼蚁。

跑马赌博

申初一刻，蒲钦宪与柏协理赴英都公干。

二十七日己巳，晴，大热。挥汗如雨，如中土之酷暑。见糖果肆出售蜜栗甚大，藉以银纸小盘，每双价值一方，计银一钱三分。又有沙糖搏成果状，饰以五色，每枚价亦一方。

二十八日庚午，晴，热如昨。谨按国语呼烟草曰“淡

巴菰”，英国呼“秃巴沟”，法国呼“他巴格”，布国呼“塔巴”，俄国呼“特巴夏”，美与英同，音皆相似，究不知是物缘起。申刻稍凉，起风。

二十九日辛未，晴。按：法京大小楼房，不下千万间，而窗牖皆嵌玻璃，绝不糊纸张，内外洞见，一律晶莹，可免风雨飘摇之患矣。

英人谈游泳之法

已初，有英人拜森布来谈，谈及泅水一节。据云，泅水一技，虽近于戏，一则历练胆识，一则拯救危险。英国四面临海，在在江湖，人之擅此技者，计通国不过十分之二。而南海一带，土人驾舟，时而跃舟入水，时而纵身登舟，上下自如，永无覆溺之患，可谓于此道三折肱矣。要之，泅水一道，另有练习章程，非若水族之天性使然也。泅水之难，第一在调摄呼吸，一须胆壮，一须力强，一须心敏，一须性稳，然后舞蹈于波浪之中，无不宛转如意，而身体为之舒畅。或有谓泅水不利于瘦弱者，而医生云：“长习此技，不惟增长膂力，且能辟除厉疫。”此言深为可取。至于泅水之法，有一定节制，不可放纵。饱腹莫泅。欲泅宜疾趋河，于脱衣之后，宜急投水。未入水先浸头，或入水即浸首，在水中随时浸之尤妙，冷天尤宜切记。春秋融和之候，在水中以一小时为限，莫待寒战。如面色发暗，即为受冷之据。再，水既经他人泅过者，莫再泅浮。未熟此技者，莫入深水，莫历多时。水之齐眉者，尽可往来游戏。身未出水，切莫曲身摸脚。大抵被

初学须知

溺者，多是疲软无能，或师心自用，以致灭顶之凶。初学演习之时，总在五、六、七、八四个月，馀时水寒沁骨，恐不能耐。今将各法论于左：

第一论投水。未曾习泅，先须习水。初学不可效娴熟者突然冲入，须寻水之澄清者，知其浅深之度，以水浸首，然后渐渐踏入。未到水底，欲起一足，先以一足试其深度，如此步步留心，向岸浮去。至于水中用力，固论水之浅深，尤论体之肥瘠。肥者较瘠者用力稍多，因体重于水故也。

第二论重心。无论身之俯仰斜正，须令得其重心，方浮而不沉。医士云：“肺为四肢之重心”。凡泅者投水，向后渐渐仰首，身与水平，先左右摇手以舒其气，俟臂力用足时，再二手过首，足指外露，平浮水面。无论历几何时，不令手足少动，则身体平直，无有倾覆之患。盖五体前后均称，而肺之重心定矣。譬如造舟，必令其头尾匀停，方能驶行水面。人之浮于水面，或随浪起落，或随潮进退，其浮法有形如一字者，系令二足在前，二手在项后爬水，每一爬水，势催前往。有形如1字者，其身下沉水内，俟水面与颞平，则舒臂如翼，令身直竖。缘立浮之头出水面者，比卧浮之手足出水面者吃力较多，或交其二股、抱其二臂均可。以上皆令身均称，不偏不倚，一如行于地平。二法在淡水中既能浮行，在咸水中更觉容易，而立浮兼能救急。如沐浴一时气虚，或无意倾跌落水，则可平身用力上浮，不致有险。

掌握重心

利用器具

第三论助器。溺水固倚臂力，而佐以气袄、气髻^①、轻木等物，更觉轻易。凡溺水者莫半落水而直腰，有头重脚轻之患；莫久入水而惰力，有内轻外重之虞。诚以生死系于呼吸，比操舟之技尤难。其鼻口固不可入水，亦不可力求避水，即口中偶有些水，或下咽腹中，或放入气管均可，至多不过一二口而已。往往有因助气之物而溺者，一由胸前之轻木随绳移至臀后，一由所用之气袄、气髻被风吹扁，以泄内气，致使水之托力不胜其体，顷刻之间，葬于鱼腹。教者或同浮水面，手托其颞，演习一切法则；或在舟中手持轻木，联之以带，束其腕，令其如法自浮。数日后，查有进益，则无庸托亦无庸束矣。又有一法，以索钉于两岸，贯以小舟，坐板之上横束一杠，端置一环，环系一带，以结学者之臂。舟行水面，学者投水，往来而溺，教者持杠以指示之。俟技熟后，并可带舟向岸而溺。

平 溺

第四论平溺。入水之后，面既向岸，则前胸渐渐压水，举首浮颞水面，直其臂，交其手，合其掌，或手背向上而横并，如此两臂前推，逾远逾妙。推时十指稍松，免致被水所阻。再，掌向外，二臂前后上下推拥，左右使力须均，曲身在水如叩头然，继而平直，自然前去。俟手在水内推回，再行直腿。腿直之时，再行撒手。有云每一前行，首当入水一次，

^①气袄、气髻：救生衣、救生圈。

其说非是。因推动之力，激为前行之状，无须俯首浸水。其首扬掌外，如桨之平，距水面勿切近。旁人视之，似未向后推水而身自然前行。此法其行虽缓，其进反速。又有不按此法而能速者，如将手用力，推足近于水面，其声必大，身不少动而行速。初学总以前法为是。

第五论斜泅。此法始于野人，英国间或用之，呼为乐法。因久浮力倦，用之以便速到彼岸。其法系将右手从后上直出水，举至极处，用力拍入水内，前行以阻水力。手入水内，力稍缓而下向，当时身向右斜。右腿向后直至极处，令右手与右腿参相直，则身作戈字形。再换左手上直，左腿后直。每换一手，过水二尺，总以水面少起泡为妙。

其他姿势

第六论旁泅。泅者力倦，佐以旁浮。其法系将左肩立起，令右手在水面前推，松其掌，向胸前推水，左手亦稍摇动，大指向下作桨形，向脚推水。虽按常法，脚向外踏，却永随左手击水。以上二法，较之平浮皆难，学者亦当熟习。

第七论足行仰泅。身入水中，首向后仰，以手推水，足即浮于水面，自然前行。亦须时而举首前视，看无险阻。此法久历时刻，不觉费力。又式，以手抽水激于胸上，上下作成弓形，再曲膝蹠水，亦自然前行，较之前式则加速矣。

仰泳

第八论首行仰泅。其法有三：第一法，入水之后，首向后仰，令足上浮，二臂分倚胯边，二手爬水如摇橹然，

继以手向足推，再抽回挠水，倚于两胯，直行前去甚速。第二法，首欲前往，先曲其膝，令手由膝出水直至极处，次由顶上入水回至膝旁，以肩为圆心，于水中作半圆形，周而复始。然手至膝时，须急上伸，否则分量不均，而身下沉矣。此法颇能舒畅筋骨，流通经络，如左右二手分用尤妙。第三法，略如第二法，但手由顶上入水，回至膝边时，须用力向上激水。至手出水过顶，则二腿后踢，手既入水，腿即缩回。另有一法，系仰卧水面，或二臂抄起，或二手抱肘倚于项下，或三折其身，向胸卷腿，逾高逾妙。俟用力足时，再渐舒其腿，亦须十分用力。一则不需手力，一则前行甚远，或手持重物渡水，或后面有人追逐，用此法良便。

倒 泅

第九论倒泅。或岸上，或舟中举手过头，倒浸入水，其身与水面成角四十五度，入水后转回水面甚易。在水任意泅浮，务须得其重心。凡泅水之要诀，入水即举手顶上，以免不虞。入水后，每一分先举手在顶上相合，作△字形，次渐开其手作倒书人字如洋V字形，次平其臂作⊥字形，次敛其臂作人字形。其首前行之处，不必过于手在顶上所指之点。再，每前行，手必先在上者，一则以杀水势，一则以免前阻。初学者将首浸入池内，旁人勤呼数目等字令其闻知；泅者知有人照料，可以在水久浸。倘一时气塞，急抽回水外，俟少吸天气^①再浸。入水后，务须闭口，鼓腮张肺，令气

^①天气：空气。

积于腹中；良久可以少吹，以出其气，因水中无气可吸故耳。或云，入水不能张目，此说非是。水光虽能令目迷离，然既入水中，则浮光不能折回，可以任意开闭，无论咸水淡水皆然。故学者总以张目入水为法。演习不过数次，自无惆怅之患矣。

第十论拔溺。身在水中，须令直矗，上时步步如登梯，其首与项自能上托。又须以手上下左右推弄，辅助而行，一如鱼之鼓鬣扬鬣，游行吐沫矣。

第十一论疗疾。腿有不仁之疾者，若溺水时发作抽筋转缩，可尽力直伸其腿，庶可止痛。如疾不少瘥，或挺身上飘，以手支持待救，或尽力以手拍水回岸。至不能以背浮水，则扬头水面，以手向下击水，不用脚力。至身弱学此技者，先习防难之法，或一足溺，或一足一手溺，或只用二手溺。

教 生

第十二论救难。设有被溺之人，须潜踪蹑其后，以扶持之。若不小心，恐彼情急攫我，以致彼此两伤。既援之后，切莫鼻之出水，恐已（己）力败；须以臂挟于身后，尽力前往，莫延时刻。既携上岸，若彼昏迷不醒，再按以下仁心堂所设之法而救之。

第十三论回生。凡溺而濒于死者，率由于痰壅气塞。故救之者，先令换气，使天气入于口鼻，则苏而得生。既苏之后，须急付衣褥以暖其体，大约需时四刻，可以望生。今缕陈其详：如莫失时，莫粗心，莫持其足，莫摇其身，莫以盐酒拭体，莫令受烟气。第一先控水，净其口鼻，以绳

束舌于口外，则天气可入。次寻近室，仰面平置榻上，肩下衬以高枕，令内气不塞。次曲其腿，令上举遇于顶上，以便气入肺内。二秒后，再行彻回，渐渐置于腮旁。又需二秒之时，以便催气出肺。如此陆续往返，俟其自苏能喘，则以热水浴之。再如前换气，俟二十秒后，扶身坐起，再以凉水湿其面，置樟脑于其鼻，或鼻烟，或喂以盐，或以翎毛探其喉，皆所以通其气也。再以冷热水更替温之。至于包裹溺者，用干麻布，于其胸前、肋下、踝骨用热水瓶、厚毡、气罈以暖之。再用有力之人，搓揉两臂，勿令间断。俟其气转，再给滚水与酒或加非令其下咽，则有生还之乐矣。再当喘气时，用大芥麻膏药贴于胸前或肩下，颇助呼吸。

人工呼吸

和衣而溺

第十四论馀事。假如学者习熟，力强胆壮，可令服衣而溺。入水后不必格外用力，自能如法浮沉。倘日后偶然落水，或拯救沉溺，皆有裨益。试观走兽落水，初若恐惧，未几亦能泅浮上岸。至若他类昆虫鳞介之能浮水面者，率皆与人泅水同。

或云，人之欲学此技者，其教师莫善于虾蟆与田鸡。言毕大笑。未初，辞去。盖彼即一水学教师也。

五 月

初一日壬申，晴。午初，志、孙两钦宪携联春卿及王子显等驾火轮舟〔？〕驰至三克路村，游览花园，赴园主之约也。亥初一刻回。见法京药肆皆卖鸦片烟土，系专为疗

疾而设，讨保方售，虽医生亦然。入夜，阴凉。

初二日癸酉，阴。闻昨晚亥刻，马达兰大街有白衣贫民二百馀名，齐声歌唱，喧哗作乱。因朝廷荐举不公，以致官民不和。官兵前往弹压，被伤损者六七人，拆毁商铺、气灯若许，子正始定。约今夕如再哗变，则将施放枪炮，以叛逆论。至晚行人稀少，市廛早闭，家家有戒严之心，以防不测。

贫民作乱
官兵弹压

初三日甲戌，晴。闻昨晚平静，彻夜无哗，各巷口皆有马兵驻扎，查拿奸宄，国王独乘单马车往来梭巡，天明入宫。

初四日乙亥，晴。初，法民之作乱也，系国王介弟翟勒木者主使。伊应举而官未举，匿怨于心，煽惑愚民，以泄其忿。闻已出奔比国，而英、比各国，又从而盛之。怙恶不悛，吾知不免矣。

初五日丙子，晴。明珠书“蒲龙艾虎”横幅，张于门首，以志令节。午后，步游柏路旺园。是日天气清和，游人稠密。后至小湖，市蒲艾暨草果各少许，携回公廨。晚馐有青鱼、海虾、梨橘、地棍等物。

蒲龙艾虎
过端阳

记：法国风俗，凡女适人在二十五岁以前，听父母之命，逾期则自主之。再，西国妇女每多专擅，然一生只能在婚书画押，呈报官府，馀则不许秉笔擅书押记。

初六日丁丑，晴。闻悍民作乱，连日被获者九百馀名，皆押入提督署内。当叛民未获也，王密令大索城内。官兵于各街巷阻止

“悍民”九
百人被捕

行人，约以三通鼓后，如有逗留不散，无论良莠，尽皆拿获。俟平定后，其良民由同里出具保结，一律省释，仍每人罚铜钱十文。其乱民监禁三月，再罚法圆数十开，始释。

初七日戊寅，阴雨，凉。记：一少女，未详姓字，久患癆瘵，不服药饵，故饰艳妆，以炫其美。前礼拜一日午后，携二三美少年，乘车游柏路旺园，忽大嗽一阵，出血数斗而卒。酉刻雨止，仍阴。

游戏之一

初八日己卯，阴雨，午后大风，微晴。记：泰西一种童戏，人数不拘，坐成圆形，有作译语者，则预拟各色人物，分给众人，订为暗识，如老者、老妇、小马、小狗、旅舍主人、男女奴仆、庖人、账目、楼门、马厩等。给毕，则撰成一段故事，如云昔有一老者与一老妇，素爱小马小狗。一日，乘车闲游，入旅舍，主人出迎，令男仆牵马入厩，女仆抱犬，引老妇登楼。又令庖人造饭，男仆饲马、女仆喂犬。饭后，老者老妇抱犬下楼散步，次与旅舍主人核算帐目。令男仆备车，女仆抱犬，同老者老妇出门。临行，赏男女仆夫庖人等钱各若干，老者老妇携手登车而归。每句所云人物，有与暗识合者，其人即刻起立，忘者罚。其中以呼名最多为妙。

〔稿本卷五终〕

己巳年五月初九日庚辰，细雨，未初晴。缓步行数里，抵思安河，过石桥。距西岸数武有养老院，所有老弱无依被伤兵勇，皆养育之。四面环绕石楼，楼皆五层。正面尤高，作塔形，顶饰黄金，内厝法国先君拿破仑第一石椁，

有宿兵守护。官给衣食，其被伤不能步行者，各给自行小木车。楼下有铁阑三面，以屏石

拿破仑墓

门，阑下石阶，列铁炮十二尊，喷炮二尊，皆先君与他国交战夺获者。门阑之间栽植花木，列炮数尊。内有中国铜炮一尊，长约丈许，上镌字云：“道光二十一年四月江西省铸造”。另一行云：“广东省佛〔佛字下疑脱一山字〕铸造铜炉行苏献廷黄元伦卢廷杰吴敏扬造重三千斤”。又安南炮二尊，各长一丈二尺，上镌字云：“二十四封度炮嘉永七岁次甲寅季春于江都葛饰别墅铸之”。字皆八分，健劲之至。其年号嘉永，未详何代。或云日本，俟考。炮之红门下有三点一横，式作 $\cdot\cdot\cdot$ 。又青铜炮一尊，长一丈四尺，卧龙鼻，将军帽，帽顶横镌小字云：“丁巳孟夏谷日造”。按字之文理、炮之形式，似中国物；而红门下凿二团龙，中一泰西王帽，下一洋字如N，未知为何国火器。

初十日辛巳，阴晴不定。巳正，蒲钦使与柏协理自英国回。见法京有种药水名“韦什邑”，与井水无异，常服之能理肝活血，系自韦什邑地方运来者。每十二瓶，计银一两五钱。

十一日壬午，晴。记：法国各省村镇，每年于先贤诞日中任择一日，陆续恭庆，在本地设立会场，奏乐燃灯，无分昼夜，男女跳舞，歌唱欢呼，约以八日或十五日方止。是日系先贤希拉卫生辰，应在巴里城北讷义村设立会场。长街七里，左右罗列各种玩艺，如打秋千、唱影戏、钻天椅、滚地球、打枪

纪念名人

射雀、卖艺玩熊，种种不一，笔难尽述。至于点心、糖酒、烟卷、加非，来趁食者，亦复不少。然卖者率以钱赌，无非打球、掷骰、抽签、押宝等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而来往乡民，拥挤如蚁。街左右设串珠灯二行，每串长约四丈，作人字形，横于街心，计七十馀串。一望灯火作（烛）天，照如白昼矣。

十二日癸未，阴雨。申正，晴。晚，同夙夔九、邹秋帆诸公步至凯歌路看马戏。见有六七名女子，率皆美丽，身着肉色绒衣，腰围锦鞞短裤，头戴鲜花，足登绉履，骑车作诸般戏，往来驰骤，剽捷异常。

十三日甲申，晴。记：泰西一种童戏名曰“斗鸡”。二人席地对坐，相距二尺，以巾缚其二腕，环抱其膝，肘膝之间横贯一棍，长约四尺，相向以足指对踢，其能踢倒他人者胜。

十四日乙酉，晴。见巴里大街有数铺秋冬开张而夏春关闭者。当关闭时，租于乡民，出售各种器皿，各色杂货，如盘碗、盅壶、刀锤、匙勺、梳篦、纸笔，种类虽多，工料率不坚实，而值甚廉。至于秋季，铺归原主，出售皮货、棉衣，以及山鸡、野猪、鱼鹿等物，系皆贩自他国。

钟表商请
发执照

十五日丙戌，晴。记：外国铺户所造货物，有精巧出奇、坚固异众者，自国王以至庶人，皆可书给一张执照，以诩其能，而造者持以为荣，由此可多获利。是日有法京赛北斗宝街路西第九号钟表局主人来，恳志、孙两钦宪赏给执照。钦宪允

之，即发执照一纸，长二尺五寸，宽一尺五寸，内云：

法国巴里钟表行主人培阿思制造钟表颇见精巧今中国
钦差施恩发此执照命为供奉中国官表局
此照发与培阿思收存

(志孙大人发(图书))

同 治己巳年五月

立

十六日丁亥，晴，暖。午刻，随志、孙两钦宪游讷义村。遥见男女结群，喧哗聒耳，有好事者追随前后左右，大声疾呼以为快。妇人则噤嘴不言，亦有强作笑语以求媚者。未正回寓。

十七日戊子，晴。柏协理拟回北京公干。志、孙两钦宪因日费繁重，令法俄二馆翻译官及供事各遣一名回京。又因英、美二国已过，英馆翻译官可以尽行先回。商诸蒲钦使，伊云：“能英语者亦可酌留一名，以备沿途翻译。”钦宪问夙夔九与明谁去谁留，明稟椿堂年迈，恳赐早归，以慰倚门之望。夔九亦如明稟，不获乃止。入夜微风，阴晴不定。

决定部分
人先回国

十八日己丑。未初，随志钦宪再游讷义村。北行抵思安河大桥，一路乡民环视尤众，随行尾缀之，有瞻恋弗舍，从驰数里者。归时见有卖炸糕者，鸡卵和面，烹以牛油，长四寸，宽三寸，中作井字花，厚约三分。

十九日庚寅，晴。午后，独游讷义村。内设赌局数十，其赌具名色不一。一种名获宝塔，系一木盘，周逾丈，环以铁阑，高约八寸，内立铁造回字形栏杆二十四，各长八

寸，高四寸。每二栏之间有一铁月洞门，共十二门，门后各浮立一木塔，高八寸，周四寸，门前横书塔名，如“伦敦”、“猷克”等。又于盘之中心立一转铃，铃作中字形，外备小炮子十二。凡赌者人数不拘多寡，设若六人，
赌具 则每人二炮子，各据二塔；四人则每人三炮子，各据三塔。赌时放一人之球于铃内，铃转则球自孔出，四面环绕起落。待球止后，除球主所据之塔不计外，凡被击倒者，一例纳钱若干；其不被击倒者，球主反纳钱若干。

又一种名击球，系一长方木盘，边高三寸，长四尺，宽二尺，内立铁月洞门十。赌者二人，以木锤击木球，以能穿过多门者为胜。

又一种名击钉，亦一木盘，作五瓣梅花形，带槌，有木檐。盘上以象牙作九白点，大如鸡卵，每点各识一数，由一至九，每点上嵌一木钉。赌者人数不拘多寡，各以绳绕木角，即俗名陀罗，由槌内放入，先行击倒木钉三四，后由空处穿出，直触盘边。若掷者力大，能切盘边转回，再击木钉几枚。俟每人击毕，统计所击倒木钉，以数多者为胜。

又一木盘，未详何名，周约八尺，围以直丝铁阑，高三寸，盘内罗列磁、锡、玻璃杯碗等器。盘有活机能转，盘外边横一铁针，长约二寸。赌者先给主人铜钱一枚，用力令盘转，俟其力减速，则针格于铁阑而盘定，赌者即取其针所向之物。然有转数次只得小卵盅一枚，或小玻璃（璃）碟一个。至于大碗、花瓶，鲜有赢者。

二十日辛卯，晴，暖。午后，有巴里通晒巷路北第五号皮靴店主人来，恳志、孙两钦宪赏给执照。因志钦宪与明等曾令各作华式皮靴一双，又因钟表局已得执照，彼敢来请也。是日，志、孙两钦宪即发执照一纸。内云：

皮靴店主
请发执照

塞司格司成做华靴甚属合式今中国
钦差发此执照命为供奉中国官靴局此照
同 治己巳五月

立

(志孙大人发(图书))

二十一日壬辰，阴。见法文小书一编，如中国《笑林广记》，惜明不深解法文，勉译四段。

法国笑话

一曰“蒙巾”。有三人同入酒肆，饭毕，彼此争给酒钱，许久不止。佣保劝云：“三位谅皆至契，不论谁给皆可，何让如此之久耶？”年长者云：“有一妙法，我三人排立，以巾遮汝之目，则汝摸何人，何人当给。”彼二人以为然。佣保无法，以巾遮目，摸索片时，一无所得，心急去巾，则三人已远颺无迹矣。

二曰“盗酒”。某储酒一瓶，以备不时之需，不意被黠者由底凿孔窃去，一时思饮，则已瓶之罄矣。某甚为诧异，有告以瓶底有孔者，某云：“瓶口在上，何得而下出耶？”

三曰“寻木”。一人将饭肆榻足坐折，主人责令偿之。伊云：“不日寻得佳木，必来赔补。”越年馀复过其肆，主人向伊索取。伊云：“吾年来穷岩搜干，冀得一遇，未见有木

腿倒生者。’

四曰“骑驴”。一人聪悟超群，有谏之者。彼云：“某不过小有才，我师胜我多矣。”众云：“愿见。”彼云：“俟来时，即请一叙。”一日，其师骑驴而过，坐于鞍后。众诘何不骑于鞍上，其师云：“因缰甚长，非鞍后则控御不便矣。”

教皇

二十二日癸巳，晴。记：掌天主教之总领，尊曰“教皇”，系由公举，居意大利之洛马^①城，其权与国君埒。派往各国使臣名曰“南求”^②。在各国传教者，有主教、神父等名。闻数十年前，教王在各国设有监牢。传教之人夜行街市，遇有私言谤毁其教者，立即捉入监中。其亲属戚友，虽密访不得而知也。由是人民不服，始除此弊。又，凡其头等传教者，皆将顶发剃去，如中土释教之持戒。

二十三日甲午，晴。记：法京一种童戏，名曰“瘸子点灯”。二人对跪，俱屈左腿于地，右手俱由右膝下穿过，一执已燃之灯，一执未燃之灯。令已燃者着其未燃，因各屈一膝，转动甚难，以致笑。

又一种名曰“放上了”。系一人以巾遮目，餘者列成一行，又一人暗执一物，以手拍各人之首曰“放上了，放上了，放上了。”暗放其物于一人之手，令遮目者猜在某人之手，合则胜，否则另立再猜。其人交物时，各给一名，曰“查理”在前，“朱安”在后，“麦立”在左，“鄂斯尔”在

①洛马：罗马。

②南求：Nuncio（教皇使节）。

右，“艾廉”居中，以便遮目者易猜。

二十四日乙未，晴。晚，有合众人那义斯夫妻与其友鲁百仁、毕达义约观剧，在贤马丹大街柏尔代园，见有高山大水，真马驰驱，日月阴晴，真假难辨。子正回寓。

二十五日丙申，晴，热。午正，同桂冬卿、廷辅臣游柏路旺园。步行数里，临眺山水，眼界为之一豁。因携酒果，遂藉草而谈，拇战欢呼，逾时始罢。申初回寓，知有王子显来拜。

二十六日丁酉，晴。午后，往探王子显。

见英国一妇，年约三旬。其夫田阿喜，隶浙江钱塘籍，以抛刀接刀为戏，在欧罗巴各国

田阿喜娶
英国妻子

卖艺，获利颇多。嫁彼九年，已生二子一女矣。其夫现在瑞典。伊因游历名胜，侨居巴里。未刻回寓，入夜阴。

二十七日戊戌，早阴，午后晴。记：西人拜客，入门免冠，以示恭敬。坐后，放其帽于腰后座旁，或两腿之间。去时合手问讯，曲致殷勤，出门乃冠。又闻西人云：三十年前，尚未设法造自来火。人在夜间看表，则集数萤于玻璃瓶内，看则摇瓶，以萤为灯。

二十八日己亥，晴。记：外国日用所需器皿，与中华大同小异，如扫帚、簸箕、铁锨、水桶、毛掸、竹篮等，甚属坚固。惟簸箕造以马口铁，后按木柄，作甲字形，用之尤为便当。

二十九日庚子，晴。晚，充砚农约观剧，情文备至，悦目赏心。戏散，在对面加非馆内小酌，遇粤人刘姓者，

年近四旬，已易西服。据云，在此七年，已娶洋女而生二子焉。亥正回寓。

六 月

“茶花儿”

初一日辛丑，晴，暖。晚约塔木庵、廷辅臣、邹秋帆、亢砚农在蟒马街娃丽戏园观剧。所演戏文名“茶花儿”，男女装饰如粤人，屋宇器皿亦皆粤式。其事系管理香港事务大臣之女，私于法国庖丁，事觉鸣之于官，官将其女女焉。厨工之妻不允，遂起争端；后因戚友调处，各为嫡室，乃和。

初二日壬寅，晴。申刻，志、孙两钦宪携联春卿同德协理乘火轮车往布莱圆庄，拜会侯爵德理文。其人富而好礼，广览华书，延川省李某为记室，〈离骚〉、〈原道〉业经翻成卷帙，亦有志之士也。是日未回。

川省李某
翻译离骚

初三日癸卯，晴。记：泰西妇女多将发束为数筒，垂于脑后以为美。闻其束发之法，将发绕于圆棍之上，棍长盈尺，径寸许，外覆湿布以铁烙之。少刻揭布去棍，发皆成筒。再，幼童幼女，临睡以纸裹发，曲弯成卷，晨起去纸，则皆反卷成花。

初四日甲辰，晴。记：巴里书肆，每年出售“住址簿”。所有通城绅富士商姓名，皆编入字典。欲查某人，即循其笔画而检之。如：水景住木桥胡同第二十七号，江曦住果子巷第十三号，江潮住柏林寺第六十六号，汪千顷住柏林

寺第六十七号，沈登云住柳树井第百零四号，洛邝氏住椿树胡同第二百一十三号，以上姓氏皆隶水部，
闾巷皆隶木部，馀可类推。是日申初，志、
孙两钦宪由布莱固庄回。

住址簿

初五日乙巳，晴。午后，同凤夔九诸同人步游郊外，谷蔬畅茂，花卉芬芳，度陇越阡，心神骀宕。约行数里，入一乡村，屋宇虽小，率皆整洁，乡民以华人为罕见，遂相惊异，俄而男女绕视者接踵而来。出村缓步而归，途中见一人遥作招状，趋视之郎碧叶也。延入高楼，陈设华美，四面花园，树林阴翳。据云，系伊外父卢郎别墅。语次，一老者入，免冠让坐，词气温和，即郎之外父。伊云：“久拟遨游中土，以慰私怀，不意客冬抱恙，其事遂寝。日昨少瘥，即理行装，刻日而发。众谓新瘥未应远涉，俟明春再议可耳。”后各进黄酒一杯，糖果数枚，饮毕辞归。

初六日丙午，晴，大热。按西俗，房屋陈设，总以新奇为贵，踵事增华，伊于胡底。至于酬酢往来，亦无不浮夸相尚，习而成风，蔑视先民矩矱，斯亦世道人心之一变也。入夜，阴。

奢侈之风

初七日丁未，晴。晚，随志、孙两钦宪往法人艾圭戒家小酌，夜半而归。记：泰西儿童多以打木圈为戏，大小不一，大者周约六尺，以木棍击之，棍长盈尺。现有以铁造圈，内系铜铃数枚，二人对击，相距数武，以能触倒他圈者为胜。

初八日戊申，晴。晚随志、孙两钦宪往法人伊利孙家

晚饌。彼曾游历中国，能华言。食毕，见一小女高盈尺，

十三齡女
高仅盈尺

据云，已十三龄矣，其父母以奇货居之，观者令其携来，须与法圆百开。又一小儿约十岁，几上横置竹筒十根，中穿细线，令以双

木棍敲之，音调颇佳。亥正回寓。

初九日己酉，晴。午后，门者忽通有法人高思义者乞贖。据言，前妻肉氏产后暴卒，继聘光氏，于五日前染疫而亡，乏资营葬，特恳惠赐，以便瘞埋，则生死均感矣。隔窗视之，其人囚首丧面，似欲泣状，乃给法方十圆，免冠叩谢而去。

晚，同桂冬卿诸公往加非馆看杂戏，见甲乙二人各持双棍，长三四尺，中连皮带，将棍作叉字形，掷起甚高，甲接乙棍，乙接甲棍，再掷再接，回环不已，殊觉可观。亥初回寓。

初十日庚戌，晴。午正，德协理请志、孙两钦宪晚饌。伊家居乡，颇觉幽静，食有鸡鱼酒果甚佳。同座数人，语言欢畅。戌刻回寓。

十一日辛亥，晴。记：外国各城皆有地理书，与北京《都门记略》大同小异，开卷首载地图，东西南朔，一一详注，了如指掌。后书分数段，所有宫府、官署、礼拜堂、花园、商铺，系何名目，坐落何处，咸按字母，阅者一览即知，无须向导矣。

城市指南

十二日壬子，晴。早，蒲钦使之外父李文模眷属由合

众国来，相见甚亲。酉正，随志、孙两钦宪往鳞马街娃丽戏园观剧，复看“茶花儿”戏。是夕甚热，食有冰乳、梨、橘。

十三日癸丑，晴。是时炎帝司令，天气酷热如北京，而巴里之树已有脱皮落叶者矣，殊不可解。再，地少蝻蝉蚊蠓，而有臭虫。

十四日甲寅，晴。午正，志、孙两钦宪与蒲钦使及李文模眷属往看城中地道，系运通城污秽之物以达江海。上置筒管，通各间巷，两旁有墙，下有轨道，纯以铁石建造。所有工匠乘坐车船，可以往来。当日在马达兰礼拜堂旁揭铁盖登铁梯入，地沟颇宽阔，悬有灯烛，车船皆由人曳，行二十馀里，往来颇快。申正回寓，入夜阴凉。

下水道

十五日乙卯，早阴，午后晴。步游三路旺街，见杂货肆中出售孩童玩具暨笔墨、刀锤等物。有一种名飞砣者，系圆牛皮一块，大盈掌，两首各联一带，一长一短。据云，以长者束石于皮上，持短者轮摇三四次，释手石即飞起，以之击人甚重。又一种名“猎马弓”，系一曲木棍，长盈尺，两首一圆一扁。向物掷去，则驾风旋转飞起，少刻转回，则距掷者五六尺。另一种未详何名，系以木作几字形，下横皮带绞一木棍，顶放些须黄蜡，上放木猫或木鼠。置于暖地，蜡松则棍起，令物跃起甚高。

飞去来器

十六日丙辰，晴。闻泰西一种玩艺，名曰“字战”。人

数不拘多寡，分为二项，一为主，一为匠，列成两行。为匠者设法易主为匠，先私议须执某艺。议毕，行中首匠即向主告以一二省书之字。如业木匠，则告以一横斤字心；业铁匠，则告以金旁亅字边；业药家，则告以艹宀俱为头；业成衣，则告以从戊又从一。如是说毕，即转告众匠云：

“众匠人，将工作，没多言，待工过。”言罢，各匠按首匠所言之字，一一以五官四肢比拟作工，一时手舞足蹈，式样不同，如哑人然。作工良久，为主者不能辨其所业何艺，则令众匠停息，以俟为主者徐猜。如仍茫然不解，则首匠

游戏二种

即指明所报字义。若为主者误猜，或首匠错报，则匠易为主，主易为匠。

又一种名曰“棍剪对舞”。人数不拘多寡，一人立于门外，余在屋中暗藏一物。藏毕则齐声呼云：“豌豆熟，猪肉熟，须速来食。”寻者入门，门内二行，左持火剪，右举火棍，彼此对击，合声奏乐。俟寻者距藏物之处甚近，则乐声更急，或以言语烦扰，以乱其心，令寻者捉摸不定。寻得者胜，否则再藏再觅。

入夜，阴。亥刻，细雨一阵。

十七日丁巳，阴晴不定，暖。是日，系泰西礼拜之期，街市闹热。午后，志、孙两钦宪步游马达兰大街，塔木庵，庄松如游贤日满街，桂冬卿诸君往访王子显，明同廷辅臣雇马游柏路旺园，往来游行八九里，未正回寓。少坐，复乘马街游。行数武，抵儒素芬街。因西马有三缰，中一缰通于马口，联以衔铁，能束其舌而扼其唇。不意明误曳其

缰，马忽直立，致明坠镫，幸马未惊逸。明觉头眩腰痛，遂雇车回寓，令仆将马送回。

坠马受伤

众云，可以彼此在院往来掖行数次，再连服华药数丸，当日必觉轻减。而蒲钦使与柏、德二协理不胜悬念，令急寻法医调治。众遂扶明上楼，和衣而卧。申刻，志、孙两钦宪回，闻其事，遂登楼看视，面嘱安心调摄云云。入夜微雨，凉。

十八日戊午，晴。早，德协理同二医来，一名戴马盖，年约四旬，一名卜乐昂，年约三旬，各举表诊脉毕，同言症系郁闷在心，急血瘀头，宜设法缓治。明闻其说非，欲用华药，众不允。

十九日己未，晴。巳刻，二医至，携有浴盆白布。据云，不用汤剂，只须温水浸身，冰布蒙首，不日即愈，遂令明解衣施治。明

温水浸身
冰布蒙头

再三求免不允，乃惨然饮泣，悔恨无及。因思自今以往，惟有任命听天而已。坠马一事，可为前车之鉴。一为双亲在堂，不保身体者鉴；一为客游在外，不慎起居者鉴；一为少不更事，任性妄为者鉴。若能邀天之福，不药有喜，是亦祖宗积德之所致也。

二十日庚申，晴。医生日来二次，治法如前，须二时之久，方竣其事。明仍觉眩晕，每饭只食薄粥少许。

二十一日辛酉，晴。连日以冰追取瘀血，是日放二十四枚马蝗于耳后以吸之。初放时，各大四五分，少刻盈寸，取下置于水盆，则形皆缩小，而血盈盆矣。被吸之时，痛

二十四枚
马蝗吸血

楚异常。明因无力支持，甘受其苦而已。

二十二日壬戌，早晴，午后阴。是日明觉肢体无力，神思迷惘，虽薄粥亦不能下咽矣。

二十三日癸亥，晴。明终日不食不语，惟饮凉水数匙，入夜则谵语发狂矣。

二十四日甲子，晴，风。当日蒙志、孙两钦宪雇一女仆，年近五旬，名郭利元，令其昼夜服侍，颇著殷勤。

二十五日乙丑，晴。明近日耳干口闭，目瞪身僵。诸公日夜看视，惟有忧叹而已。

二十六日丙寅，晴，暖。二医仍以冰布蒙首，蝗虫吸血，诸公阻之不得。

二十七日丁卯，晴。午后，王子显前来探病，云：“前日偶见新闻纸内言，阁下染此意外之疾，为之不胜诧异。本应早来问候，奈因私务繁冗，惟望即日一效如初也。”彼用华言，而明答以法语，奇甚。

二十八日戊辰，阴。早有蒲钦使之妻弟李威木前来疗治。其人素耽医书，自称中国大夫，然学医尚未三折其肱，故于一切疑难病症不能悉中欸窍也。

骗子

二十九日己巳，阴雨，未刻晴。忽有法国医生，未详姓字，手持药水长绳，踵门请谒。据云，以绳量身，灌以药水，即日奏效。众不信，乃去。毛遂自荐，虽云济世苦心，无乃孟浪甚矣。

三十日庚午，晴。数日不语，是日午后，忽大声作狂

语云：“夫人之骄奢贪欲，不忧德之不建，不患货之不盈，不救垂危之难，而取顷刻之欢者，比比皆然。吾恐不免于难，其子孙将亦无遗类矣。”言毕大笑，闻者不解。敲床再问，则瞑目不复言矣。

七 月

初一日辛未，晴。近日西人之相识者，皆来探望。见明病状，皆惨然而去。

初二日壬申，晴。早，又蒙志、孙两钦宪雇一女仆，年约三旬，名瓜大麻拉，与郭利元同为服侍。明虽在昏愤之中，不禁铭感之矣。

初三日癸酉，晴。迩来瘦骨支床，面无人色，不食不语，命如悬丝。据戴医云：“病转增剧，调理匪易。”为之浩叹者良久。

瘦骨支床

初四日甲戌，晴。据卜医云：“项目皆伤，性命难保。”众问有法治否？卜云：“须仍以温水浴身，俟马蝗吸尽瘀血后，再行设法医治。”

初五日乙亥，晴。早，一老者自陈姓多名爱善，专理内科，携有药水一瓶，以之疗病，可使不日而瘳。华人未详来历，转询西人，据云系哄骗者，莫纳其言。午刻，戴马盖至，询系何药？伊云：“委系良药，然病已沉重，不宜令彼知之；若知，则马蝗、冰布，无所施其伎俩矣。”众对曰“唯唯”，华人皆暗叹不已。

初六日丙子，早晴，午后阴，王子显复来探问，见明

形容枯槁，卧比尸骸，叹惜良久而去。入夜，晴。

初七日丁丑，晴。闻当日众见新闻纸内载，法医与华人疗病，误用马蝗吸血云云。

病势危重
议论纷纭

初八日戊寅，晴。华人见明病重，欲令邹秋帆调治，公稟志钦宪。钦宪云：“凡人疗病，堂赖一医；若一国三公，彼此歧见，恐反为患。矧中西药性迥异，詎可参用？”众皆唯唯而退。入夜，阴雨。

初九日己卯，早阴，未初晴。日来西人之问候者，有云二医素皆著名，宜坚信者；有云宜改弦更张，而另聘名医者。议论纷纭，不知伊谁之适从矣。西人有由此而反目者。

初十日庚辰，晴。午后，郝富携其妻来，问二医系用何药？疗以何法？众具实告之。伊张口直视，许久不言，似诧异状。继而笑云：“此乃善法也。”叹惜而去。

十一日辛巳，晴。记：自病后，因日日浴身冰头，二医乃令女仆将明身着裘服日易一次。

十二日壬午，晴。诸君见明病危，朝不保夕，遂令仆人再稟志钦宪，必求华医疗治。钦宪云：“既欲易医，须众人公稟方可。”于是夙夔九十一位联名具稟，连服华药二剂，症虽不能立愈，而痛楚稍减。入夜大风。

华人公稟
暗服中药

十三日癸未，晴。每日华药煎熟，入夜方令华仆悄声灌服。至白昼，则仍浴身冰头，任其疗治而已。

十四日甲申，晴。明始能言，仍多佶屈。经柏协理劝浴，明乃手击其面，以腿激其水，遂致协理衣裤尽湿。明心惟有诵佛而已。

十五日乙酉，晴。早，明忽向仆索冠履公服，置于座右，注目看视，不知何故。

十六日丙戌，晴。午刻，高恩携其妻来，云：“久闻染疾，奈公私繁冗，不克探望，祈为原宥。”明以华言答之：“夫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我心本来坦白，无所营求。汝之不来诿不容乎？若多欲少容，处处苛责，则人皆有自危之心，吾知其不免矣。”高闻不解，转询众人，众人以狂语答之。

十七日丁亥，晴。早，明告庖丁蒸馒头三枚，持之不食，但嗅而已。

十八日戊子，晴。明连服华药，五内稍清，闭目存神，而头减眩晕矣。由此观之，二医疗治之法，未能协宜也。入夜，阴雨。

连服中药
五内稍清

十九日己丑，早阴，巳正晴。近日明虽能言，而呼人之名字，每致错误。

二十日庚寅，晴。庖丁问明所食，明告以炙人首、鱼狼心，众皆讶以为奇。

二十一日辛卯，晴。戴医见明稍愈，乃送糖饼一匣，并云，伊偶抱恙，过二三日再来。

二十二日壬辰，晴。明觉病愈九分，语言渐次清楚，欲饮华粥。众仆闻之甚喜，咸具酒馔而进。午后，明告德、

柏二协理暨戴、卜二医，愿服华药，不欲冰水调治。彼此目视良久，勉从之。

二十三日癸巳，晴。早，蒲钦使来云：“柏协理同廷、塔诸君拟于二十六日起程，阁下病未大愈，可仍往伦敦暂寓，以便调养。”明坚请同行，并告以病躯虽弱，幸不晕船，况一帆风顺，当不致河伯为祟也。

二十四日甲午，晴。明病虽渐愈，四肢疲弱不能支撑。奈久卧床茵，头目又觉昏晕，遂披衣令人扶行屋内。才数步，即不克自主矣。

二十五日乙未，晴。二医辞别，明拜谢拯救之德。二人面红耳赤，免冠鞠躬而去。明具公服往各钦宪暨诸友屋内叩别。是夕整顿行装，颇行劳瘁。子初一刻始眠。

二十六日丙申，晴。早食薄粥少许。申初，同柏协理暨塔木庵、廷辅臣、庄松如诸君率领仆役九名乘车起程。行十馀里，入火轮车客厅少坐。夙夔九诸君饯别，目送数里，挥泪而去。申正开车，走一夜，德协理与同行焉。

启程返国

记：自病后至今，凡诸友顾问，相识探望，医生调治，以及明之一言一语，病中情状，皆由华仆祝寿逐日记载，幸不遗失，故明得缕晰书之。

二十七日丁酉，晴。午正至马赛拉海口^①，下火轮车，乘马车行数里入拉佩店，早晚食中华面汤，饮三鞭酒。入夜，并食面包少许。

^①马赛拉海口：马赛港。

归程记

二十八日戊戌，晴。巳初，乘马车行八九里，至码头登火轮船。船名“北吕司”，长约二十馀丈，宽二丈五尺。午刻，德协理辞回。未正开船，水平无波，船行甚稳。出口微凉。

登“北吕司”号

二十九日己亥，晴，平。水色深蓝。记：通船男女四百馀名，中有意大里国女优一班，计老幼数十，昼夜喧哗震耳，不堪其扰矣。

八月

初一日庚子，晴，平。明病虽大愈，而舟次之苦，甚于轮蹄。终日卧于舱内，惟看书以消烦闷。饮食渐健于前，但新愈后，不敢多食耳。

初二日辛丑，晴。晨起临窗，水平船稳，一望无际，莽莽苍苍，宵来已过墨西拿矣。

初三日壬寅，晴。水平如昨。是夕睡魔回避，雄鸡已

唱，犹未安眠。因口占五律云：“入夜舟行疾，轮飞永不停。烟喷千丈黑，光闪一灯青。每恨天难晓，谁知我独醒。茫茫沧海路，乡念几时宁？”

美国人谈
桃花源记

初四日癸卯，晴，平。明因畏风，不登船面，镇日危坐舱床，闲读古文至《桃花源》，不禁有出世之想。忆前在合众国时，有土人马尔丹者，能华言，谈及此文，其意以匿迹韬光者为愚，航海登山者为智，以是见西人好事喜动而不喜静矣。

初五日甲辰，晴。巳刻，抵埃及边界阿来三它呀海口^①，下船乘双马车入店，名“上高”。所食有甜瓜，大如倭瓜，味酸而色黑。申初，乘马车至轮车客厅少坐。酉刻登火轮车，行一夜。

过苏伊士
入红海

初六日乙巳，晴。午初，至苏耳士^②，下车步入“达路布”店早饭，只食糖浸面包数块而已。未刻，乘小轮车，行数里登大轮船。船名“泰格”，系前次回国所乘者。当晚上货，人语喧哗，终夜不息。

初七日丙午，晴，暖。卯初上货毕，辰正开船入红海。隔窗眺望，水色深蓝，遥见断云横岭，巨浸接天。入夜微阴，热比初伏。

初八日丁未，晴。明每日晨起饮热牛乳一盂；辰刻、未刻饮面汤二碗；巳刻、申刻食有牛羊鸡鱼二盘，面包数

①阿来三它呀海口：亚力山大港。

②苏耳士：苏伊士。

块；入夜食糕点少许，饮食渐如平日矣。

初九日戊申，早，阴，巳初晴。水黑色。午后，令人扶登船面而坐，四面汪洋，杳无涯际，清光逼人，眉宇眼界为之一空。

初十日己酉，晴。水平如昨，其色蓝。尝思地球之上，水居五分之三。水之所以停蓄而不泄者，实赖地心之力。小而涧溪沼沚，大而河汉江淮，无不朝宗于海。江洋浩淼，不泽细流，是海为百川之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明今绕行地球，遍历诸海，举古书所未载者，皆亲履而目睹之。设非朝廷诏准通商，安能杭一苇之舟而驰域外之观哉？今稳渡重洋，书此数语，盖幸之也。

观于海者
难为水

十一日庚戌，晴，平。夜亥刻，船行误入海口，往来冲突，绕数百里，主客皆惊，天明始出。

十二日辛亥，晴。水平船稳，天水一色。辰初，至亚丁住船。见山色如初，只增房屋二三而已。上下货物，装运煤水，喧哗聒耳，连宵达旦。

十三日壬子，晴。辰正开船，出口左右连峰，云烟围绕，遥望水平如镜，一片光明。入夜稍风，船觉簸扬，则同船女客之能起者，十无三四矣。

女客多
不能起

十四日癸丑，晴。早，船仍簸扬，水色黑。午后平稳。入夜阴凉，

十五日甲寅，晴，凉。早起狂风巨浪，船遂簸扬，午后

稍平，入夜仍摇，而行甚疾，盖旁风加以帆力也。忆明自丙寅泛槎后，历五海二洋，所遇飓风巨浸，骇人心目，而船之摇荡簸扬濒于掩（淹）覆者，不知凡几。《十洲记》云：“宴海无风，而洪波百丈”。东方朔不我欺哉！由今思之，数年泽国，履险如夷，一则仰赖圣主洪福，二则天后海神往来垂佑也。

跳子棋

十六日乙卯，晴。船摇如昨。午后，见同船二洋人着棋，其名未详，系一木盘，方尺五，纵横八行。每行八方，黑白相间，共计六十四方。两边各十二木子，色分黑白。玩者各放白方之上，子皆按步斜行。如本子在第一方，敌子在第二方，则本子超进第三方，敌子被其所获。若第四方又有敌子，则本子再超进一方，又获敌子一枚。敌子二枚相连者则不许超进。子已进者，不许退；应复者，不许放。如此深入敌境，至末位则命此子为勇将，再加一本子于上，则此子可以进退攻守。要之以获尽敌子，或限敌令其不能前进，或本子尽抵敌境末位为胜。入夜，船微稳。

十七日丙辰，晴。风稍息，水仍扬波。现行印度洋，近乎赤道，溯自开辟以来，未闻有结冰之事。而慕容晃当日出征，海为结冰，或亦天使之然也。

再，英、法二国，相距百馀里，其近处四五十里，因港狭山高，易生风浪。二国议造铁栈，以便火轮车往来，迄未成功。而《三齐略》言，秦皇作石桥于海上，未知真否。

十八日丁巳，晴。风静浪恬。见英人贺乐持西贡新闻纸一张，系英法文，无汉字。

译安南人
作西文诗

内有安南著名大夫诗一章，语有可采，姑译其略云：“堪怜世上人，梦里度光阴。夭寿穷通判，都关一点心。既无登仙意，营营求名利。日夜逐纷华，费尽三寸气。欺人人恒欺，伤人亦伤己。为人第一宜讲求，正直道德与仁义。世风日下心不古，事事皆思己有益。心机耗尽不遑恤，名利到手而已矣。所谓人子孝亲今有几？人臣忠君今有几？骨肉视如秦越人，结纳更难得知己。同室有异心，一片怀私意。人不我轧我倾人，千秋万古伊胡底？如此世界为人难，难难难难难又难。既得杖头有馀钱，沽酒且学醉中仙，尚可安常守分度馀年。”

十九日戊午，阴。水平无波。巳初，细雨一阵，廉纤如丝。记：泰西赌具亦有牙牌，共二十八张，长一寸，广五分，面象牙，背乌木，相合而成点数，分为两截，以铜帽钉钉之。其与中土同者，如五六、一三、四四、四六、一六、三三、一五、六六、一一，以及七八九各点，惟四五六各点皆上空，下截有数。外有一六点，上二下四；一五点，上一下四。有上空下截一点者曰星星，有空面无点者曰空白。赌者人数不拘多寡，先将牌面覆于几上，任取一张，视牌点几何，数至某，某为首，张数均分，上法与华土同，以全上无馀或涂数最少者为胜。其轮上而点数不符者，则不上亦不扣，乃呼曰“去”，以便他人接上。

泰西牙牌

二十日己未，水平船稳。早见黑云突起，片刻浓合四围，俄而电掣雷鸣，大雨如注，海路难辨，船主即令停轮。午刻微止，船始开行。入夜，晴。

印人著
东西风土记

二十一日庚申，晴，平。已初阴，复大雨滂沱。船主令缓船行，以避澎湃之势。逾刻，雨势稍杀，而凉生焉。远山如涤，大地无尘，心旷神怡，别一世界矣。傍午雨止，有印度人辛存丹者来拜，解英语，谈次出所著《东西风土记》以示，叙各国人情风景，井井有条，洵称善本。惟尊本国国王以钦崇等字，而称他国亦用之，明殊诧异，详诘其故，辛曰：“知君心地忠直，敢进斯言。”言之貌若甚戚者：“缘我邦自古称五印度，为寰宇之一大佛国。不意数十年来，与他邦交接，时势屡更，至今五印度之能自主者只馀其二；而通国之皈依佛教者，不过十分之四而已。皆由人心不古，奸诡丛生，以致国势衰弱。予本我国望族，兄弟职守，率由文武两途而进。惟予不才，思以异路借博殊荣，以酬国恩

印度洋务

于万一。不意自谙习洋务后，渐被物议，甚至以外教目之。予因感奋，爰著是书，以冀后人采取。至尊称诸国与我邦无所区别，亦势所不得已也。然本国之阅是书者，仍不无瑕疵。然不如是，又恐外人蛊惑，以启疆域之患。是以尔日详细斟酌，不禁踌躇再四也。”明与悲惜者良久，曰：“世途既然难涉，君何不隐于山谷而以琴书自娱耶？”辛曰：“噫！虽有是心，奈家道亦贫，耕渔又非所业，聊借此以养生耳。”话间闻已

摇铃三次，遂同去晚酌。入夜，晴。

二十二日辛酉，阴，凉。卯初，抵锡兰住船。巳初晴，出舱眺望，两岸石壁削立如屏，初经雨洗，苍翠宜人。此地与赤道相近，

锡兰住船

时令虽迁，而候气不易，故青林翠竹，冬夏碧绿盈眸。惜明体弱，弗克登岸一游，而花树丛丛，香闻百里，疑有反魂树也。入夜上下货物，灌水运煤，人语喧哗，彻夜不息。

二十三日壬戌，晴。是日，同船男女优伶上岸者五十馀名。酉初开船，出口顺风。

记：泰西另种围棋，名“巴戛满”。木盘黑质金花，方尺六，两边各十二等边三角形，各黑白相间，其尖角相对，亦黑白相间。每角由尖至底，叠容四子，两边由一至六为内角，内角尖相对。在左坐者以右为本界，在右坐者以左为本界。二人各十五匾圆木子，一纯黑，一纯白。各放二子于第一内角，互放五子于第六内角，互放三子于第八外角，各放五子于第十二外角。二人各一骰筒，长二寸，周三寸，用二骰彼此续掷，计其点数。如二骰数不同者，则并其数为所行之步；数同者，则倍其共数为所行之步。其所行之位，从所移子之本位横行，

泰西围棋

掷骰计点

本位系黑角则横数黑角，本位系白角则横数白角。或置于敌界之空位，或置于敌界有子之位。上置一子，则本角敌子可动；若置二子，则本角敌子不可动。其所行之步，如掷两个二点，倍之得八，移一子则行八步，移二子各行四

步，移四子各行二步，移八子各行一步。如掷一个三点，一个五点，并之得八，或移一子行八步，或移二子一行三步、一行四步，不可各行四步并一行二步、一行六步，亦不可移行三子或四子，馀可类推。若数至应移之角，已有五子不可再叠，则回至本角不动，不另移，亦不另掷。所贵先为计算，则无失矣。其行法，总以子各归本界内角为准，以全至内角而敌子尚有未尽归者为胜。

晚餐得食西瓜，不大，皮青肉黄，味不甚甘而香。

泰西象棋

二十四日癸亥，晴。水平如镜。记：泰西象棋名“柴艾斯”^①，相传由阿拉必亚国^②所造。系木盘，方尺五，纵横八行，每界黑白相间。子用木质或象牙，圆面径寸，高寸五，有黑白各半者，亦有黄红各半者。共三十二子，各一王、一妃、二教师、二勇士、二卫所、八卒。其王妃、教师各以其服之冠置于架上；卫所形如塔；勇士刻一马头，亦置架上；兵则形如瓶；以上俱系连子刻成。其子以王为尊，逐步而行，直斜上下左右皆可，往来能获敌人。次为妃，其行亦直斜上下左右皆可，惟不能获勇士；但所行之步远近任意，其权势较大于王。卫所为妃之要地，只许直行上下左右。教师只许斜行，不许还行，俱远近任意。以上皆在白方者行白方，在黑方者行黑方。勇士四面斜行，所行之方不论黑白。兵则起首或一步或二步直行，后则逐步而行，其获敌人左

^①柴艾斯，chess，国际象棋。

^②阿拉必亚国，阿拉伯。

右皆可，不许还行；行至敌界末位，可任封为王、为妃暨教师、勇士、卫所皆可，其权即与所封之位同。其胜负与中土之象棋同。入夜微风，凉似孟秋。

二十五日甲子，晴，暖。船行甚稳，水色深蓝。晨，登舱楼眺望，见汪洋浩渺，水色连天。因口占一联云：“海角鳞云疑是岸，日边蜃气化为楼。”申刻，见正东风篷一只，系亦北行者。

口占一联

二十六日乙丑，晴，平。闻二十二日在锡兰接伦敦电信云，有英国火轮船名“甘那达大”者，于初七日辰初从苏耳士开行，途中落后。船主不喜，抵红海时，令人添火催轮，改行捷径，抄出我舟之前。不意误走海上山顶，即刻船断，覆水者不知其数，可为进锐者戒。入夜微风，海不扬波。

二十七日丙寅，晴。水平无波，其色深绿。巳初，见右边大山，长数百里，悬崖削壁，云树苍茫，以千里镜窥之，知己抵苏门达腊矣。左一小山，稍远。酉初一刻，阴云密布而凉。

苏门答腊

二十八日丁卯，寅初晴。卯正阴，大雨，巳刻止。午后又雨，申正止。是日，水色黑而极平，入夜大雾迷漫，海路难辨，恐船误行歧路，启铁釜放蒸气，停行三次。子初一刻，微晴。

二十九日戊辰，晴。卯初，见东方一带长山，虽不高峻而林木葱茏，后有高峰，连云映日，迷离掩映，远不可跻，系暹罗

新加坡

国①之南界也。水极平，其色蓝黄。已刻，遇北行风篷船二只，不甚大。又见西面飘一木案极大，不知何人所遗者。午后渐近西山，有六七小岛，松柏成林，查无人迹。戊初一刻抵新嘉坡，在海口外住船以待潮。入夜，微风而暖。

九 月

初一日己巳，晴。寅正开船，未入口，住船三次，因气筒有损，以致船腹右肋不出馀水。卯刻，引水人至，整理气机，始进口。辰初住船。天气甚热。午后，
华人街买点金楹帖乘车街游十馀里，至华人街，在“朱广兰”肆内买点金楹帖二副，遂入“新莲香”饭肆少坐，申初回船。入夜下货毕，即移船口内，恐落潮故也。酉初大雨一阵，颇凉。

初二日庚午，晴。早，仍有许多货客驾小舟登船。巳初开行，水色先黄后蓝，平定无波。迨日凉风渐至，身觉清爽，耳目似亦效灵，始敢拄杖独行。虽食西饌，而华面仍不欲撤。午后，遥见海面飘青毡洋帽一顶，不知由何船被风吹落者。

初三日辛未，阴。丑正雷电交作，大雨倾盆，海面翻浪，山顶凝云。后因雨疾，天海迷漫，主人恐对面来舟，令船缓行鸣哨。卯刻天晴，微有凉风。终日水平船稳。酉正复阴，入夜大雨一阵。

①暹罗国：泰国。

初四日壬申，阴。辰初一刻，见东面小山四座甚远。巳正大雨，午正晴。戌刻，路近海口，见左右山顶建立灯楼，船遂停泊。明书楹帖二副以遣兴。

初五日癸酉，晴。早见月吐半珪，照临西北，山横远黛，隐见东南。丑正开船入口，寅初引水人至，查看水火。一路左右密树，海水澄清，天空云净，遥见二三渔舟而已。辰初一刻至西贡。住船后，明驾小舟登岸，乘车往拜张沃生，抵其旧肆。

西贡访旧

据土人云：“现移路北新楼。”步行数武，远见楼高四层，极广大，屋宇皆如西式，造门曳铃而沃生出焉。延入之，会见伊戚友金、郑、姜、华六七人，彼此欢然道故。语次具饌而进，外备药粥一盂，味甘香，其名未详。据云：“此粥群药修合，功能助气养神。”又云：“时届季秋，早晚凉爽，正午酷热，最易受瘟。况君新愈，更宜谨身，少缓须臾，俟热退凉生，再行可也。”

申初，众约同车游二十馀里，沿途建造洋楼，道路宽坦，新种树株，一律新齐，治理一切，悉仿泰西，皆法人来此开辟者。夫以膏腴之壤，置若石田，甘役于人而不悔，不亦僨乎？不知耕耨虽有三时之苦，而恒产可得九年之储。土人苟返而思之，则野无旷土，国无游民矣。

途次，入一大园，其名未详，花木丛杂，扑鼻芬芳，可爱者颇多，能识者少半。后有铁栅木笼，所蓄虎鹿鹰隼，以及各色鸟兽廿馀种。酉初归，所备饮饌颇丰盛，惜明不能多食，略为染指而已。戌刻，约看粤剧，班名“悦新风”，明固辞不获，

悦新风班
演湖广调

至则高张席棚，男女蚁聚。所演之剧，俗名“湖广调”，虽系优孟衣冠，亦颇赏心悦目，声音节奏，与京班大同小异。门首有华人与土人数百，出售糕点、干鲜果品、槟榔等物。丑初戏散，辞谢回船，时小雨。

初六日甲戌，晴。早，张沃生来饯别，馈鲜槟榔二枝，椰子六个。卯初开船，巳正出口，水平船稳，西面频见长山，岭岭相衔，峰峰矗起。

初七日乙亥，晴。逆风大作，船为簸扬。水色深蓝。西面远山高出云表，直接天空，殊奇观也。未正阴，水色黑，风息船稳。入夜大雨，亥初止。

初八日丙子，晴。浪虽减高，而风未少杀，故船行较慢。入夜极冷。见粤人由安南国来而卧于船面者，老幼计一百三十馀名。

初九日丁丑，晴，平。因连日逆风，致水驿不克依限而行。计由昨日午正至今日午正，只行六百四十一里，馀六百六十六里，约明日未刻可抵香港。若风变方向，易逆为顺，则辰刻亦可抵。

香港换船

初十日戊寅，晴。卯初，遥见远近大小山峰无数，水色先蓝后黄，甚平。巳初抵香港，进口停泊，见四面楼房以及华洋舟艇，增益于前，堪比金山。申初，登法国公司轮船，名“菊铺蕾司”，长三十馀丈，广四丈馀，坚实快捷，洵水程之飞将军也。

十一日己卯，阴晴不定，稍凉。辰初开船出口，见华人男女老幼，驾大小风篷者数十只。再，同舟之西人渐少，只柏协理、金登干、汉南、司北和四人皆晓华文，外有意大里、法郎西^① 僧尼十二名。

十二日庚辰，晴，凉。逆风又作，船为簸扬。船首低昂，不时进水。晚过弟兄岛，入闽浙界。一路见捕鱼船百馀只。酉初，遇泰西风篷、火轮各一只。

十三日辛巳，晴，冷，逆风。巳刻，遥见北面长山绵亘数十里，水色先青后黑。申初，见南北二小山，其名未详。又遇西行风篷一只。

十四日壬午，晴，逆风。水微平，色深绿。巳刻，遇西行风篷一只。终日北面连山不绝，如在面前，令人应接不暇。申初，水色变黄。

十五日癸未，阴。辰初，细雨一阵。过分水洋，水平无波，色黑黄屡易。再，左右时有小山起伏，司事者小心查看，设法避石，恐蹈危险。途遇中土风篷大小数十只。时旁风作，轮船亦挂风篷五个，以速其行。

午后缓行，又遇泰西风篷火轮六只，中土风篷大小无数。酉正一刻至吴淞口，仰见海灯

轮船亦
挂风篷

高悬，远接云汉，左右沙堤，树林丛密。住船后，中土税关轮船至，将所寄各国书札什物携去，客人亦有同去者。

十六日甲申，晴，辰初阴雨。巳刻，潮长船开。未初，

^①法郎西：法兰西。

潮退船止，申正又开。酉刻，至同孚码头傍岸。戌初雨止。时上海令已备公廨，遣人专候矣。明乘肩舆行十馀里，至东兴圣街，宿于京江栈。天甚凉。

上海欢迎
英国王子

十七日乙酉，晴。午刻，明拜会涂朗轩观察(宗瀛)，朱桐岗大令(凤梯)，及孙砚农(文田)、狄妥玛、柏协理诸位。时海关岸边安设木棚，罗列几案，一切陈设华丽。因英国世子由中华回国，道出于沪，故备此以待之。入夜椒装。天阴，稍冷。

十八日丙戌，阴。涂朗轩诸位答拜。午初，乘肩舆至海关，驾杉板行三四里，登“南浔”轮船，系丙寅冬由沪北上乘过者。未初晴，英国世子至，海关放炮以迎之。

绿色白
十字旗

晚，皓月当空，水天一色。见各国船桅皆挂花旗，计三十馀种。中土海关与船只前挂一旗，绿色长方，中界白十字，后挂花旗廿馀方以为识。

十九日丁亥，阴晴不定。卯初一刻开船，出口旁风甚大，遇风篷三只，皆亦北行者。终日微波，水色淡黄。入夜，细雨一阵。

二十日戊子，晴，平。水色深蓝。辰正，至黑水洋，逆风，船微摇荡。未初一刻，遇风篷六只。申正遥见西面一小山，绿树葱茏。

二十一日己丑，晴。辰初，至烟台，进口住船，上下货物。所见华洋楼房船只，亦觉增益于前。闻有二轮船，一名“九江”，一名“满洲”，皆于十六日由沪开轮，今早始

到，不知因何而慢也。巳正，本船装卸毕，即开行。出口水平，色葱绿。申初，超过“九江”、“满洲”二船，其行愈疾。盖英国轮船喜速行，每多遇险；而法郎西、合众二国轮船虽慢行，永不遇险。

二十二日庚寅，晴。寅刻，入大沽口。午正抵天津，至紫竹林住船。申初，驾小舟至北浮桥，宿于宏盛店。亥初，柏协理回京。

二十三日辛卯，晴。明因病久未整容，至此始行剃发。辰初，往谒崇地山官保，随派委员隋青选（字采廷）代觅车辆。去此，拜会刘彦山大令（杰）。未初，皆答拜。

抵天津
谒崇厚

二十四日壬辰，晴。早起束装，午初一刻登车起程。申初，至浦口早尖。酉正，宿于杨村，冷甚。

二十五日癸巳，阴晴不定。寅正起程，巳刻至河西务早尖。午刻风大起，尘沙蔽目。酉正宿于张家湾。入夜风止，颇凉。

二十六日甲午，晴。寅初起程，辰刻至于家卫早尖。午正进广渠门，入崇文门，抵家。父子兄弟相见，悲喜交加。回忆海国再游，如一梦耳。

家人相见
悲喜交集

〔稿本卷六终〕